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笛福文选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笛福文选

徐式谷 译



1984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笛 福 文 选
徐 式 谷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统一书号：3017·50

1960年12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4年1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168千
印数7,300册　印张6 7/8 插页4
定价：1.35元

«笛福文选»序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誕生，距今恰好是三百年了。他生活在英国历史上的轉折时期。在他出生前二十年，英国开始了第一次有巨大影响的資产阶級革命，資产阶級以暴力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政权，杀掉国王，实現資产阶級专政。在他出生的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二世又在本国反动貴族和法国王室的帮助下恢复了反动的統治，他和他的继承者詹姆斯二世，与議会中的資产阶級、新貴族一直进行着或明或暗的斗爭。資产阶級終于在 1688 年再次赶走了斯图亚特王室。迎立了威廉三世。此后在英国就确立了实质上是資产阶級专政的君主立宪制。英国資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更加迅速。在笛福生活的时期，英国的工商业和航海业增长很快，如出口貨总值 1705 年为五百三十余万鎊，而 1713 年至 1714 年已达七百六十九万余鎊；海关收入 1666 年为三十九万鎊，而以后十七年平均每年为五十五万余鎊；进口棉花在十八世紀初每年約为一百万磅，而到 1764 年已达三百八十万磅；煤鉄产量与商船吨位的增长幅度也大致如是。在笛福晚年，工业革命开始以后，生产增长更加迅速。英国巳逐漸由农业国轉变为工业国。与此同时，农民大批破产。人口向城市集中，兴起了許多工商业城市。資本主义生产每一步进展，統治阶級所得的每一个英鎊，都是以本国劳动群众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汗为代价的，以国內自耕农的破产、对工人极为殘酷的剝削，以連年进行的殖民战爭，以对殖民地殘暴的压榨換来的。

笛福为之欢呼的 1688 年的政变，实际上是資产阶級与貴族妥

协的产物。在这次妥协中,“政治的战利品——职位、肥缺、厚俸——都是由土地貴族名門取得,其条件只是要充分維护金融工商业中等阶級的經济利益。”① 英国社会最上层就是拥有大地产的貴族。他們与資产阶級妥协的基础是:一方面为資产阶級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使农业的发展适合工业与貿易的需要。貴族大地主中間最反动的一翼希望反动的斯图亚特王室复辟,其余一部分則是“資产阶級的貴族代表”。这是“官方地統治着”英国的阶級。“非官方地統治着”英国的是資产阶級。它与貴族在利害关系上还有一定程度的矛盾,但是归根結底,政府的一切法令最終还是为这个阶級的利益服务的。1688年参加妥协的,只是資产阶級中的一部分,即金融資产阶級,其中有銀行家、殖民公司,特别是东印度公司的大股东、大商人等。这是資产阶級的上层,他們以巨大的財富左右国家大政方針。在笛福的时代,工业还处于手工工場阶段,主要工业,即紡織业的生产过程还有一大部分分散在农戶进行,工业資产阶級的力量还很薄弱(只是在工业革命以后,在1830年左右,工业資产阶級才左右了国家政治局势,最終改变了貴族与資产阶級之間、資产阶級內部的金融資产阶級与工业資产阶級之間的力量对比)。中下层資产阶級在政治上是沒有地位的。統治着农村的是乡紳。农民因为圈地运动大量破产,到1750年左右,自耕农实际上已經絕迹。工业无产阶級方在形成,还沒有成为政治力量。占人口絕大多数的无产阶級、半无产阶級与农民享受不到絲毫政治权益。选举权只給予有一定财产的人,十八世紀中叶,每四十八人才有一人有选举权。下院的議席可以用金錢买卖,选举也多为当地貴族、乡紳所操纵。許多几乎沒有人居住的村鎮仍可以选举議員。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英文本导言。见《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06頁。

这样“腐朽的选区”产生的議員，几乎占了全部下院議席的一半。而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却不能选举議員。这种現象在笛福的《不列顛島周游記》中有所反映。整个英国是土地貴族、金融寡头的天下。

笛福无論从出身、教养，还是从經历方面說，都屬于資产阶級中下层。在1688年以后的英国，中小商人、企业主、手工业者等以及后来的工业資产阶級都不是当权派。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在对劳动人民与殖民地人民的剝削上，与大資产阶級、資产阶級化的貴族沒有分歧。但是他們沒有社会地位，政治权利也受到很大限制。这个阶层的人，許多是“不从国教者”，即信奉英国国教会以外的其他基督教新教教派。根据当时的法律，他們不能担任公职。下院的議席也为乡紳、地主与大商人所独占。他們往往根据統治阶級从未兌現的“权利宣言”，借口“人民”、“宪法”或“宗教自由”来爭取自己的政治权利。在經济上反对壟断，主張自由貿易。笛福的父亲是倫敦的一个肉店老板，是一个“不从国教者”。笛福在“不从国教者”所立的学校里受教育，以后就經商。在威廉三世到英国时，他已是倫敦較体面的商人了。他經营过袜子批发，烟、酒进口，航海保險等，到1692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和其他原因而破产。以后他为威廉三世所用，奔跑于英国和苏格兰，写論文支持政府的行动，并且为答复反动势力嘲駡威廉非英国人而写了有名的长詩《眞正的英国人》。他用威廉給他的报酬开办了一个磚瓦厂，又逐漸富裕起来。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安娜女王继位。笛福在这一年12月1日出版了《惩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徑》，受到了托利党①人、国务秘

① 托利党和輝格党是当时的两个政党，它們都是代表統治阶級利益的，其界限不是很严格的。一般說托利党更多代表大地主、門閥貴族和英国国教会的正統派，其极右翼主张斯图亚特王室复辟。輝格党更多代表“金融貴族”資产阶級上层，非国教教徒的利益。当时有所謂“地产利益”与“金融利益”、“高教会”与“低教会”之說，即指此。笛福就其政治主张来說是輝格党。

书那庭干伯爵的迫害，他再一次破产。这件事影响了笛福后半生的生活道路。

《懲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徑》是一篇諷刺文，是对主張限制非国教教徒的托利党人的攻击。我們知道，当时英国的政治斗爭，往往以宗教斗爭为其表現形式，封建貴族与資产阶級都慣于以宗教为名謀求自己的阶級利益。当时的欧洲君主专制的王室都是信奉基督教旧教(天主教)的，如法国、西班牙，而新教国家多是資产阶級比較有力量的国家，如英、荷等国。信奉旧教的反动的斯图亚特王室統治英国的时候，資产阶級掌握的議会在1673年通过了"宣誓法"，規定只有按英国国教会仪式領圣餐的人才能担任行政与軍事职务，其目的在防止拥护斯图亚特王室专制的、亲法的天主教徒掌权。1688年政变以后又通过了"容忍法"，規定国教会以外的新教徒只要每年在国教会教堂領圣餐一次(即所謂"間或服从国教")也可以担任公职。在当时非国教会的新教徒多半是資产阶級、特别是中小資产阶級分子，而輝格党是主張对他們"容忍"的，托利党则主張对他們加以限制。1702年，在下院占多数的托利党为了树立該党巩固的統治，在下院通过了"防止間或服从国教法"，目的是排除可左右选举的各市鎮的行政官中的非国教会教徒，而代之以当地地主，这就可以保証托利党的多数席位。在这时笛福的《懲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徑》出版了。他装作一个极右的托利党人的口气，故甚其詞地提出了鎮压不从国教教徒的办法——包括将其首領处以极刑。他还用了許多夸張的詞句，使人看出破綻，覚得这些意見过分頑固，十分可笑。据說，初发表时許多不从国教者看了憤怒异常，而一些托利党人反而很高兴。如果眞有其事的話，那末，这是由于这些人根本不懂得諷刺。笛福在这里用的本是常用的一种笔法。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 为了抗議英国統治阶級对爱

尔兰极为殘酷的剝削，使爱尔兰人民赤貧如洗，写了《一个謙卑的建議》，憤怒地提出以小孩作食物，或出口，以解决貧穷問題。同样，笛福建議用在英国久已絕迹的对异教徒殘酷的迫害办法来暴露托利党人，眞正的意思是反对限制信仰，主張宗教自由，而最終目的則是維护信仰其他新教教派的工商业者的政治权利。

执政的托利党人当然懂得他說的是什么意思，担任国务秘书的那庭干伯爵在 1703 年 1 月 3 日下了逮捕状。笛福一面躲藏起来，一面写信給那庭干，請求原諒。他說，如果实在不能求得寬恕，則希望以紳士待他，不要使他受"监禁、枷刑之类的懲罰，那对我比死还坏"。为了"贖罪"他建議自己出錢装备一队騎兵，由他亲自率領为女王效忠。那庭干以更积极的搜捕来回答。笛福終于在 5 月里被捕。7 月初法庭判决的处罰恰是他最害怕的"监禁、枷刑"，此外还有罰款，并要他"保証以后七年中行为端正"。这个判决按当时标准也是过苛的。在执行前后，那庭干几次亲自审詢，甚至破例到獄中去审問。其間曾有政界要人为他說項，枷刑示众的执行两次延期。那庭干的目的是要笛福招认这篇文章是新去世的威廉三世时得势的輝格党首領主使他写的，以便对輝格党进行打击，其次才是懲治敢于反对执政党、主張宗教自由、要求开明政治的笛福。那庭干沒有得到什么口供，于是笛福从 7 月 29 日至 31 日每天上午 11 点至下午 2 点之間分别在三处鬧市受到枷刑示众的侮辱。

所謂枷刑，就是让犯人站在临时在鬧市搭起的高台上，头和两手分别放在枷板的三个洞里，枷板由一个高过人肩的架子支着。通常，看热鬧的人群对受刑者叫駡，向他投擲髒东西。但是，当笛福站在这里的时候，周圍却是一大群同情的市民，对他欢呼，向他献花，为他祝酒。他的《枷刑頌》也在这一天出版，在观众中出售。

在这首有名的长詩里，他攻击执政者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煽动人們迫害宗教异己的牧师、作家，貽誤軍机的腐敗无能的将領，操纵証券市場的投机奸商，昏庸徇私的法官与治安官，酗酒的和好色的牧师，陷害好人的律师……等等，这些該受枷刑的人消遙自在，而敢于說出眞理的人反而受害。他說，这样不公平的刑罰只能教人作恶。至于迫害他的掌权者，今天的法律虽然不能奈何他們，也不允許人諷刺他們，但在将来失势时他們总要受到懲处。笛福这首为自己辯护的詩是对构成这場政治迫害的反动政客的抗議书，它揭露了上层社会某些罪恶和当时政治的腐敗。这首詩是笛福最有力量的作品之一。

这場官司使笛福的磚瓦厂倒閉，他再次破产。枷刑示众以后，他无錢交付罰款，仍被关在獄中。9月里，当时任下議院发言人的罗伯特·哈萊写信給財政大臣葛德芬伯爵，建議秘密以女王的名义送他一笔錢交上罰款，这样可以控制住笛福，幷使他为他們效力。葛德芬同意了这种作法。笛福就这样在11月被釋，正式釋放书次年（1704年）七月始发下。此后他就被政客牢牢抓住。安娜女王时他先后为葛德芬和哈萊所用，替他們办报紙，到全国各地，特别是苏格兰进行調查动向、影响輿論之类的工作。为促成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幷，他出了不少气力。安娜女王逝世后，汉諾威王室的乔治一世继位，輝格党人得势。笛福因为替托利党的哈萊內閣作过事，这时又一次被捕，但不久即被釋。

笛福一生和二十六种报刊有过程度不同的关系，写了大量的报刊文字，此外他还写了許多小册子与专著。他写作的数量是惊人的。他还不断地經营商业，但都沒有成功。他在后世主要是以小說家为人所知，而他第一部长篇小說《魯濱孙漂流記》是在他五

十九岁时(1719年)才出版的。这部小說受到了讀者热烈的欢迎，他就接着写了《續集》。此后他大致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写了不少长篇小說，其中比較有名的有:《摩尔·弗兰德斯》、《倫敦大疫記》等。

直到晚年，他还是負債累累，最后避債离家，1731年客死在外。

笛福一生的活动是多方面的。单是他的文字工作就包括了政治、經济、文学、历史等方面。但是中心思想、基本主張却不复杂，那就是一切为資本主义发展，为資产阶級利益。不管他为哪个內閣服务，这一点是不变的。他是相当典型的新兴資产阶級的代言人。

十七、十八世紀之交正是英国資本主义生产开始大規模发展的时候。英国的面貌比起封建时期已有了显著的变化，落后的、保守的势力咒詛这种变化，想使英国退回封建时代。笛福則欢迎这种变化，并且歌頌它。例如当时有一个議員提出一件提案，主張使貧民定居在各自的教区进行生产，使各教区作到衣物自产自用。笛福指出:这是“叫我們返回原始状态，使每一村落自成一邦，与四周互不依賴。这样，五个农民各作一种最普通的行业就能供給全教区的衣食，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你們称之为貿易的东西呢?这个办法就要使我們已有的二百万人失业”。他认为苏格兰貧穷的原因就是貧民的衣著是靠自产原料、自紡、自織。[①]可以看出笛福是多少意識到从封建社会到資本主义社会的轉变。他指出当英国还不懂貿易的时候，英国人分作主人与奴僕，农奴为領主服劳役，过着乞丐似的生活，对領主絕对服从。那时不鼓励制造业，“裁縫是唯一

① 笛福:《評論报》1709年7月9日，见《評論报摺华》(The Best of Defoe's Review, ed. W. L. Payne, 1951)，第143頁、145頁。

的商人，而鞋匠是最大的制造业者”。而一旦英国人开始从事商业和制造业，英国的面貌就有了很大的改变：穷人挣工資，而不是以劳役換取衣食，对地主不再服役而是交租；建立了手工业师徒关系等等。[①] 笛福当然不了解这一切变化是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他把它首先归之于貿易、制造业，把社会发展的功績給予商人。他对資本主义的发展只是一味歌頌，似乎它既給富人也給穷人带来幸福，他根本看不見資本主义发展給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因地主养羊或改进种植方式而进行的圈地运动所造成的破产与赤貧化，他也看不到手工业工人所受到的殘酷剝削。这是他資产阶級本性的表現。但是，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反动、保守封建意識代表者的开倒車的思想比較起来，他的思想有一定进步性，它反映了新兴阶級的阶級意識。

他认为貿易是社会进化、国家富强的根本原因。他的口号是：貿易就是一切。在他卷帙浩繁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論貿易的，他一再表示貿易是他最喜欢写的題目。他的基本观点是：“貿易鼓励工业，促进发明，雇用人民，增进劳动，付給工資”，[②] 人民有工作，就不会到处流浪，人口就会增加，消費也随之增加，物价就会上漲，地租也会因之而提高。所以貿易使国家富强，对全国富人貧民都有好处。他认为貿易是关鍵，但不是唯一的。貿易和土地有不可分割互相滋养的关系；土地提供原料，貿易提供市場。“如果貿易与土地，卽本国的財富，分裂不一致，則整个国家就会停滞”。[③] 这里可注意的是，他所理解的农业已經是为資本主义服务的

① 参看笛福《英国商业計划》(A Plan of English Commerce, Shakespeare Head Press ed., 1927)，第34—37頁；摩尔：《笛福：近代世界的公民》(J. R. Moore: Daniel Defoe: Citizen of the Modern World, 1958)，第306頁。

② 《英国商业計划》，第13頁。

③ 《評論报摺华》，第113－114頁。

农业了。他也指出貿易与制造业、航海业是母与女的关系。我們可以从他在1710年9月5日寄給罗伯特·哈莱的关于发展苏格兰的意見中看到他具体的意見:

"我們說的促进苏格兰的发展,就是增加人民的財富,这只有促进貿易才能作到。貿易带回財富,增加人民的就业使他們安居本国"……

办法是:

"促进貿易:航海业与对外貿易

制造业,使貧民做工

农业:改变耕作方法

种植、圈地、修整土地

接枝、飼养乳牛等"①

所以笛福給一个国家提出的富强之道,是以商业、尤其是海外貿易业为中心,带动工业、航海业和农业发展的資本主义发展道路。笛福在他的一生中还提出了不少具体发展資本主义經济、反映商人利益的意見,包括收在本书中的«計划論»(1698年)。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中央銀行,对于資本主义发展是有利的,可以使商人免于受高利貸者的重利盘剝,关于保險、破产、商民法庭等也都是为了保护商人、特別是中小商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年金局实际上是一种保險企业的性质。至于海員登記,是为了保証海外貿易商有足够的水手,并且压低海員工資的措施,对海員是談不上有什么好处的。

既然笛福认为貿易是使国家富强的中心环节,他就必須解决商品的市場問題。他提出的主要办法就是扩張殖民地,掠夺殖民

① «笛福书信集»(The Letters of Daniel Defoe, Ed. G. H. Healey, 1955),第278—279頁。

地，与落后地区的民族进行貿易。威廉三世是积极推行与法国、西班牙等国爭夺殖民地的政策的，华尔特·罗利爵士也是伊利沙伯女王时代著名的殖民者。这样的人物最为笛福所崇拜。他自己曾經营过与殖民地的貿易，而鼓吹殖民也就成为他一生最有兴趣的事情之一。在政治、經济著述中，他宣傳殖民地的重要性；在給大臣的函件里，他提出占領殖民地的具体意見；在文学作品里，他塑造了殖民主义者魯濱孙的形象。在他临死前增訂出版的《英国商业計划》是他討論商业問題的系統著作。他的殖民主义的思想在这里也表現得最完整。在这本书的緒論里，他抱怨英国在夺取、发展殖民地方面还不如西班牙、葡萄牙积极。他說，"开化那些我們和其他欧洲人已經占領的国家，让赤身的野人穿衣服，教会野蛮民族怎样生活"，这样就使得"那些民族每年需要我們供給的毛織品及其他貨物都要比前一年多一些"。[1] 他向当时的財政大臣牛津伯爵（即罗伯特·哈莱）建議占領智利为殖民地，除了地理条件好以外，他还提到"当地居民是商业的基础"。[2] 他們可以用金子与毛貨交換紡織品，此外还可以利用智利为基地与秘魯人、西班牙人作生意。很明显，他把殖民地当作市場，占領了之后，还要"教当地人民如何生活"，也就是說让他們用英国貨。他特別强調穿衣問題，这是因为紡織品是当时英国主要的出口貨。

他把販卖非洲的黑种人为奴隶当作合理合法的事，认为他們是"英国商业在其非洲工厂的产品"，并且按"头"来算帳以証明这笔"生意"每年会带来巨額利潤，应該加以大力发展。在他看来这不但可以使商人賺錢，而且可以使在美洲的殖民者的庄园得到几乎

① 《英国商业計划》緒論，第 xi 頁。

② 《笛福书信集》，第 347 頁。

是无代价的劳动力。只要有利潤可賺，就是合理合法的事，这是典型的資产阶級邏輯。他塑造的英雄魯濱孙就是到非洲买奴隶，船失事而到了荒島。在笛福心目中白种人是有文化的优等民族，欧洲是世界的中心。他眼里只看到了利潤，而对蓄奴制度这种最不文明的、惨无人道的罪恶却无动于衷，极力支持。这是笛福思想中最反动的一面。

笛福的政治思想的中心就是給进行貿易的人，亦即資产阶級，特别是中小資产阶級爭取政治权利与社会地位，表現得最明显的是他反对門第、等級制度，而对商人及其他資产阶級的人物作了最露骨的称頌。他认为把人分作紳士(包括貴族、世家、爵士、乡紳，軍人与牧师也勉强算入这一范圍)与平民(包括工商业者、劳动人民)是关于"門第的胡說"。他根据《圣經》，說人类的始祖亚当的家里就已有了工匠，挪亚就是航海业的始祖，那时的人都从事生产，并沒有貴族与工匠之分。后来世上人口增多，分散到各地，这就有了商业。其次，他认为現代商业是很重要的社会职业，貴族沒落了可以变为商人，而商人发家与貴族联姻又可成为貴族。这里，我們可以看出他也象其他一些資产阶級启蒙运动者一样，利用《圣經》向貴族为資产阶級爭取社会平等。反对封建等級观念，这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笛福后来从事文学工作，他的論敌說他"愚蠢不文"、不懂希腊文、拉丁文，这是因为他不是上流社会的牛津、劍桥等学校出身，而是在不从国教派学校里受教育的。他也被他們輕蔑地称为"袜商"。在当时社会上尽管資产阶級已經成为統治阶級中的一部分，愈来愈多的大資产阶級分子成为显貴，但是一般工商业者仍然被貴族、世家所輕視。笛福反对等級观念、門第观念，是为了让資产阶級、特别是中小資产阶級爬上統治地位，当然不是为劳动人民爭人权。在他的著作中，他每有机会就頌贊商人，例

如，他在《計划論》里說商人是“最聪敏”、“最能干”的人。[①]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还說“匠人与手工业工人确实是奴隶，紳士是国家的犁手，而商人却是权利、学問与財富的支柱与促进者”。商人“由于对事与人的普遍知識，有資格担任国家的各种工作”，[②] 总之，他把商人看作最有用、最有知識、最能干的人，“我們的商人就是君王”。[③] 在他的文学作品里，他也用形象对商人作了无保留的頌贊。这里笛福象一切剝削阶級的代言人一样，把世界进步归于自己的阶級。劳动人民創造历史的功績，則被完全抹煞。

在政治权利問題上，他认为最高权利应屬于“人民”。他所謂的“人民”，就是資产阶級。1701年，为了抗議托利党占多数的下院非法扣押肯特郡的請願代表，他写了致下院的《备忘录》，并亲自带人送到下院。1702年，又写了《論英国人民集体的原始权利》。在这两篇文章里，他强調“人民”的权利，他說“英国人民既不是国王的，也不是議会的奴隶”、“人民是主人”，而下院議員是“人民的僕人”，如果他們違法或侵犯了“人民”的自由，“人民”有权处理，也有权用非常的办法制止专制。这两篇文章写于笛福淪为內閣大臣工具以前，此后他很少写出这样的作品。这里所反映的基本思想是“权利宣言”中肯定下来而又經过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理論化的保护資产阶級“人权”的思想。这种思想在笛福所处的启蒙时代，曾經起过进步的作用，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和資产阶級革命有过很大的影响。但其实质不过是保护資产阶級的私有財产，保护他們的政治权利与貿易自由。笛福本人就明白的宣称說：“合法地賺錢，就必須合法地再去賺。屬民誠实地劳动，誠实地占有，就应

① 本书第68頁。
② 《評論报摘华》，第124、125頁。
③ 《英国商业計划》，第7頁。

当让他們安享屬于他們的財物。这就是我們所說的法律、自由、产权，以及現代常用的类似名詞的基础；这就是議会、宪法、政府与服从的目的；这就是世界秩序的眞正基础，但願維持它永远是我們的权利……”①十分明显，他认为一切政治权利、政权机构等归根到底是保护私有財产，实质上是保护剝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即所謂“合法的賺錢”、“誠实地劳动”、“誠实地占有”)。这誠然比国王、封建貴族、无限制的专制权利要进步些，对发展当时还是新兴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但同时，它也具有反动的欺騙作用，它用“人民”等詞句掩盖了資产阶級压迫、剝削劳动人民的眞相，麻痹劳动人民反对剝削阶級的斗爭。

笛福对国家政策的基本看法是維持“国內統一，国外有力”。他拥护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合并；主張貴族、地主与資产阶級合作，而不要分裂。对外要有实力，要保持“势力均衡”，即不許欧洲任何国家，特别是法国，过于强大。要有实力对付法国、西班牙两个殖民帝国，夺取他們的殖民地，至少要他們承认英国可以和他們的殖民地自由进行貿易。

笛福对許多社会問題的看法，也反映出新兴資产阶級的一般精神面貌。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对封建制度傳留着的社会黑暗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发和批判。在比«計划論»晚两天出版的、現存的他最早的小册子«穷人的呼吁»中，他所批評的酗酒、瀆神、嫖妓等社会現象虽然不是社会上的本质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批評貴族、乡紳、治安官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人，却还要“治人”，他批評执法者对穷人的不公正，形成了“刑不上大夫”的不平等現象。他在«計划論»里指出許多富人可以不納税，却要穷人承担賦税，

① «評論报摘华»，第133頁。

因而主張切实按財产征稅。至于对当时主要社会問題之一，即貧民問題，他强調人口多是一件好事，是国家富强的基本条件。貧民問題可以通过发展貿易以扩大生产来解决。他承认犯罪問題的根本原因是貧穷，认为人人都有工作就可以解决这个問題。当然他不会了解失业是和資本主义如影随形地联在一起的。他对妇女問題、教育問題的見解，在当时来看，也是頗能一新耳目的。此外他还揭露了选举制度的腐敗、商业投机等等当时社会的一些黑暗現象。

笛福的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是《魯濱孙漂流記》。小說的主人公魯濱孙是一个不安于現状的人。他不听父亲的劝告，不願在家享受中产阶級的小康生活，一心想到外面去。他几次航海經商，后来在巴西购置了种植园。这时他本可以定居下来，但他一經別人提議，又去非洲販运奴隶，遇險独自到了无人的荒島。在島上他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他以頑强的毅力与艰苦的劳动改进了自己的生活处境。荒島上一旦有了第二个人，他就儼然以島的占有者的姿态出現了。魯濱孙的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是以追求个人处境的改善、創造个人占有的財富为基础的。魯濱孙又是一个早期殖民者的代表人物，他用殖民者慣用的物质与精神武器，即火枪和基督教征服当地土人，让星期五"甘心"作他的奴僕。《魯濱孙漂流記》是笛福对自己的阶級所作的贊歌。他把商人殖民者写成开辟世界的英雄人物。小說提出的一种积极的、进取的精神与当时占統治地位的阻碍发展、安于現状的封建保守思想形成鮮明的对照。然而，作品毫无隐諱地肯定了利己主义、殖民主义，把占有和利潤当作一切积极行为的最根本的动力。《魯濱孙漂流記》形象地反映了新兴的資产阶級的精神面貌。这部小說在当时和后世都受到广泛的欢迎。笛福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說家，他实际上起了英国現

实主义小説的奠基人的作用，对后来的小説发展很有影响。

笛福是洛克、謝弗茨貝利(Shaftesbury, 1621—1683) 和博林布魯克 (Bolingbroke, 1678—1751) 的同时代人，他們的自由思想曾經給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很大的影响。偉大的科学家牛頓也是他的同时代人。他所处的时代是启蒙运动时代，是英国資产阶級刚刚与貴族实現妥协的时代，是近代工业无产阶級方在形成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封建殘余的势力还存在着，反封建的資产阶級的进步作用还沒有消失。笛福肯定了社会进步，批判了那些留恋封建庄园的自給經济的反动保守观念，批評了封建門第观念。对科学技术的进展，他也是抱着肯定的态度。他的政治、經济观点是适应当时資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的。作为在政治上沒有权力的中小資产阶級的一分子，他在某些地方与大資产阶級(金融貴族)有一定的矛盾。反对壟断，要求中、小資产阶級的政治經济利益应該受到保障。他的宗教自由的主張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个要求。同时資产阶級一切唯利是图、利己主义在他身上得到充分的表現。十九世紀作家斯各脫(Walter Scott, 1771—1832)說，魯濱孙算帳要算到最后的三个辨士。笛福也是这样。他冷冰冰地計算利潤，只要产生利潤，殖民地与本国劳动人民受到的殘暴的压榨是不在他的眼下的，他把資本主义的剝削看作神圣的权利，把殖民主义、蓄奴制度看作美妙的秩序。金錢是他的偶象，私有財产是他的圣地。他的一切主張都是从資产阶級的利益出发的。

笛福一生最关心的是发展資本主义經济的問題。他的基本的政治、經济观点，在他前后的著述中大体上是一致的，他的政治生活的变动对此沒有发生多大的影响。但是，整个說来，以早期作品較为銳利、有力，本书所选的四篇文章都是他的早期作品，以后所写的一些政論文章，很多是在内閣大臣授意下写出的，是維护政府

政策的。这些著述就失去了象本书所选的前三篇文章以及致下院的《备忘录》等早期著作的鋒芒。笛福的政論文章和文学作品一样，带着鮮明的資产阶級性质。我們从他的著作中可以了解新兴資产阶級有相当代表性的政治、經济观点；可以看到資产阶級在上升时期对封建意識的否定、对社会发展的肯定，和它与生俱来的剝削、战爭、殖民主义、利己主义等阶級性的种种表現。英国是一个典型的資本主义国家，通过笛福的作品，了解資本主义上升时期資产阶級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情况，就更有它的意义。

楊耀民
1960 年 11 月

目　录

懲治不从国教者[1]的捷徑

或

为确立国教提出的建議

罗格·萊斯特兰治爵士[2]在他的«寓言集»中給我們讲过一个公鸡和馬的故事。有一次，人們把一只公鸡放到馬厩里，让它和几匹馬住在一起。看来馬房里并沒有为它預备的鸡架或別的設备，于是公鸡只好栖息地上。結果，几匹馬挤挤撞撞地搶地盘，那只公鸡眼看生命难保。因此便郑重地忠告它們說："先生們啊，为了避免你們踏伤我、或者是我踩坏你們，咱們大家都安靜点儿不要乱动吧！"

現在世間有些人已經丧权失势，无枝可依，不再高人一等，他們成天提心吊胆，生怕进一步受到应得的懲治（他們这样想确实有其理由）。因此开始和«伊索寓言»中的公鸡一样，大談什么"和解与团結"，鼓吹什么"基督徒的溫和之道"。可是他們忘記了在他們执掌权柄的时候，这些美德却是被他們拒之于千里之外的。

到今天，世界上最純洁和最昌盛的教会横遭摧殘已經将近十

① "不从国教者"主要指的是不信从英国国教的其他基督教新教教徒。这个名詞在1688年以后，特别是"容忍法"通过以后才开始流行于英国。尽管不从国教者和国教派之間的斗争极为錯綜复杂，但是主要反映的是資产阶級和貴族之間的冲突。——譯者

② 罗格·萊斯特兰治爵士（1616—1704），英国复辟时期保皇党短文作家，曾經翻譯过許多世界文学名著。——譯者

四年了[①]。它的光荣和安宁受到了威胁、攻击和侵害，有那么一些人趁着一时好运，对它百般侮辱，把它踏在脚下。但是它以不可战胜的坚韌精神忍受着恶人的辱駡。結果，上帝終于听見了它的祈禱，把它从异邦人[②]的压迫下解救出来。

現在，这些人发覺大势已去，他們的好日子完結了，我国已經有了一位英国国教的忠实教徒和朋友，眞正的英国皇族貴胄[③]即位。他們看出英国国教的正当憤慨将給自己带来什么危險，于是大声疾呼，叫嚷什么和解、团結、寬容、仁爱等等，好象国教对她的敌人纵容得时間还不够长似的，应該对这一窩險恶的毒蛇继續哺育下去，直到它們嗞嗞地反噬养育着它們的母亲。

不，先生們，讲寬容的时期过去了，寬容你們的期限已經結束！如果你們当眞盼望和解、溫和与仁爱，那你們早就該以身作則。

在以往的十四年中，我們从来也沒有听到过这种教誨，我們所領略到的只是你們那个"容忍法"[④]的威胁和恐吓。你們曾經告訴我們說，你們和别人一样，同样是依法建立的教会；你們曾經对着我們的教堂門口修建起你們那些虛伪的异教徒礼拜堂。国教和它的教徒受尽了指責，被迫立下各种誓言和书面誓約，发誓断絕原来的各种关系等等；那时候，你們的"怜憫、寬容和仁慈"到哪里去了？你們为什么不把这些恩惠施給英国国教敏感的良心呢？要知道，英国国教发起誓来不会象你們制定誓約那样迅速，当他們宣誓效忠

① 本文写于1702年，"将近十四年"这句話指的是从1688年威廉执政以后对不从国教者較为寬容的这一段时期。——譯者

② 指威廉·三世，他在1688年来英国之前是荷兰的亲王。——譯者

③ 指詹姆斯二世的女儿安娜女王，这里着重提出她是"英国人"，其实暗含着对貴族集团的諷刺。笛福在1701年写了一篇諷刺詩《眞正的英国人》，嘲弄貴族这种可笑的观念。——譯者

④ "容忍法"于1689年通过，规定給不从国教者以自由礼拜的权利。——譯者

自己的正統合法的君主[①]以后，在这位君主还在世的时候便不能背弃原来的誓言，向你們那大杂燴式的荷兰政府宣誓服从。你們夺去了这些人的教会俸祿，迫使他們一家老小忍饥挨餓。你們对他們的产业加倍征稅，用这些錢去进行一場不容他們过問而你們从中也一无成就的战爭[②]。你們凭什么理由用你們新創出的那套詭辯政治迫使民众違背自己的良心，象法国的叛教者[③]一样，为了吃飯不得不犯背教之罪。現在形势轉变为不利于你們了，你們却来这一套"切不可对别人迫害啦，这不是基督徒的精神啦！"等等。

你們杀害了一个君主[④]，廢黜了另一个君主[⑤]，又立了第三个伪君[⑥]，却居然还有臉来希望得到第四位君主的重用和信任。一个人要是不知道你們这一派的习性，对于你們这种厚顏无耻和愚蠢透頂的打算一定会万分吃惊。

你們把你們那位荷兰君主完全变成了一个俱乐部国王，这种做法，已經使日后任何王子看透你們的原則，引以为戒而避免被你們操纵。謝天謝地，当今的女王沒有落在你們的掌握之中，她知道你們的根底，会留神你們的。

毫无疑問，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本身对其治下国民中的任何一部分人都具有执行法律的权力，也有資格具有这种权力。我国的那个狂热的党派大嚷大叫的所謂"迫害"，只不过是政府执行我

① 指被驅出国的詹姆斯二世。——譯者

② 指英荷联盟的对法战爭。这次战爭受到英国資产阶級的支持拥护，在安娜女王即位后这場战爭仍然继續进行。——譯者

③ 路易十四于1685年廢除确立信教自由的"南特勅令"，法国的新教徒中有人迫于威胁，只好改变信仰。——譯者

④ 指英国資产阶級革命时期的查理·斯图亚特，他于1649年1月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譯者

⑤ 指1688年政变中被迫退位的詹姆斯二世。——譯者

⑥ 指1688年进入英国的威廉三世。——譯者

国原有的法律[1]，幷且执行得不再那么軟弱溫和罢了。他們对这种措施极尽夸大之能事，好象連法国的胡格諾教徒[2]所遭受的痛苦都比不上他們似的。当初这些人自願同意制訂这些法律，后来却又故意触犯，对这种人执行国家原有的法律决不能叫做"迫害"，只能說是"公正"。但是"公正"在任何作奸犯科的家伙看来永远都是"暴虐"，因为每个人在他自己的眼睛里都是无辜的，英国最初执行懲治"不从国教者"的法律是在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时代，說真的，那时他們最坏的遭遇是什么呢？也只不过是依照他們自己的請求，让他們到新英格兰去建立一块新殖民地，給与他們种种优越的特权、补助金和适当的权力，保护他們，为他們抵御一切侵略者，不向他們征收一文錢捐稅。这就是英国国教的殘酷！唉，致命的仁慈啊！国王查理一世那位圣君就断送在这一点上了。假如当初詹姆斯国王把英国的所有清教徒都送到西印度群島去，我們就会有一个全国一統的純正教会，英国国教就会保持住她的完整。

看看他們是怎样报答老王这种仁慈待遇的吧！他們拿起武器来反对小王，把他打敗、追捕、俘虏、囚禁，最后竟至悍然杀害了奉天承命的一国之主。他們毁灭了政府的灵魂和本质，拥立一个卑鄙的騙子[3]，他旣沒有君临天下的資格，又不懂治国的經綸，只能用野蛮的暴力、阴謀詭計和血腥而肆无忌惮的国务会議来弥补这种缺陷。

---

① 1639年通过的"容忍法"幷沒有全部明令废除对宗教的限制，但当时对宗教有迫害性的各种法律大都无形中被擱置起来，虽未废除也不执行了。这里所說的"原有的法律"指的就是这些被弃置到一边的宗教迫害的法令。——譯者

② 法国的基督教新教教派。路易十四废除"南特勅令"以后，对胡格諾教派大肆血腥迫害：如用酷刑逼他們改做弥撒，拆散他們的家庭，男的送上船去搖桨，妇孺被捆绑起来逼着改变信仰等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譯者

③ 指后来被推为护国主的克倫威尔。——譯者

要是国王詹姆斯一世充分执行了法律，对他們进行严峻的惩处，就可以把他們从国內清除，而結果很明显：他的儿子就决不会被他們杀害，一代国祚也不会断絕。断送了他的后嗣，破坏了国家安宁的，就是由于他对他們失之过寬。一个人一定会这样想：不从国教者的心里既然明白，他們曾以国内战争和难以容忍的暴虐迫害两次报答我們早先的寬厚，要是仍然以为我們还会听信他們的甜言蜜語和哀求而和他們讲什么"和解、寬容"的話，那他們可眞够不知耻的了。

不，以往的事实教訓我們不能再对他們寬大为怀了。在他們得势的时候，他們沒有一次对国教不是尽量苛刻对待和竭力排挤侮弄的：在他們成立共和国[①]的那段得意时期中，他們对信从英国国教的保皇的貴族讲过什么"和解、寬容"嗎？他們当初又是怎样綁架英国貴族勒索錢財，而不管这些人是否眞正为国王打过仗；怎样逼迫人們拿出自己的产业来免禍，害得他們全家挨餓的呢？他們当初是如何对待英国国教的圣职人員的呢？他們解除牧师的职务，侵吞教会的財产，把教会的土地拿去分給他們的士兵，把国教的牧师从教堂中逐出去挨餓……。現在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时候了！

仁慈和博爱是英国国教一貫遵循的原則，显而易見，她对于不从国教者已經实踐了这种美德，甚至都超过了他們应得的限度，直到她本身感到匱乏，实际上苛待了自己的教徒；尤其是已經提到的国王詹姆斯一世，实在寬厚得太过分，如果他早把我国的淸教徒淸除干凈(他早就有这样做的机会)，他們就不可能象后来那样欺凌国教了。

① 指查理二世复辟前的共和政治时期，自1649年起到1659年止。——译者

在国王查理二世时代，国教是如何以德报怨的呢？它不究既往，寬恕了他們那种血腥的罪恶，除去僭用法庭名义的弑逆者以外[1]，沒有一个人为那場不应有的战爭所流的全部鮮血受到过懲处。詹姆斯国王皇恩浩蕩，寬仁大德，撫助他們，寵信他們，任用他們，行仁政，輕刑典，有时候甚至不听議会的劝諫，給他們以信教的自由。但是他們又是怎样恩将仇报的呢？他們筹划了卑鄙的萊府阴謀[2]，企图廢黜和刺杀国王以及他的继承人。

仁慈就象是这支皇族的先天品质一样，詹姆斯国王即位以后，也对他們特別恩寵，連他們和蒙茂斯公爵[3]串通謀反这件事都沒有使国王对他們严加追究。这位想錯了的君主打算用仁爱和溫情来感化他們，明令公布給予他們普遍的自由[4]，宁願委屈英国国教而不願让他們不滿，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他們是以什么报答他的。

前一朝（威廉三世）的情况人們記忆犹新，无需多加贅述。他們干了些什么呢？他們打着和国教同心协力[5]平息民憤的幌子，和一些誤入歧途的紳士們联合起来把事情弄到如此极端的地步，竟至廢黜了那位已故的国王，好象不把那位国王搞垮就不足以平民

① 1649年，英国革命势力为审判国王罪行，曾成立了由一百三十五人組成的最高特別法庭。复辟后，十二名曾經参与判决查理一世死刑的人被反动势力处死，而且連克倫威尔的尸体都受到了侮辱。所以下一句話显然与事实不符，是笛福的諷刺。——譯者

② 1681年輝格党人的議会被解散后，一部分軍人密謀在萊府（Ray House）暗杀查理二世，并未成功。——譯者

③ 1685年，蒙茂斯公爵发动反对詹姆斯二世的武装政变，失敗后，蒙茂斯本人被捕处死。——譯者

④ ⑤ 詹姆斯二世蓄意恢复罗馬天主教，他发布“信教自由会”正是为了实现这一阴謀，所以招致国教派和清教徒的一致反对（英国在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后，国教与罗馬教廷断絕了关系）。所謂“和国教同心协力”，指的就是这件事。在策划迎接威廉入英的时候，有一部分托利党人参加。文中所說的“誤入歧途的紳士”就是指的这些人。——譯者

憤似的。这就是他們的癖性和他們所說的和解与仁爱的一个实例。而在他們的国王当政时期，他們的气焰高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們如何钻进了一切有利可图的重要部門，怎样用曲意奉承博得国王的寵信，优先占据国家要津，以及他們如何独霸牧师的职位，特别是他們的政績多么可怜，所有这些事实都彰明昭著，不需要我們再作任何評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向我們談了这么多的"仁慈"、"寬容"和"团結精神"，而他們自己在这方面做得怎样呢？这在苏格兰表現得极为明显。如果有人想要看看不从国教者的仁爱精神，那就請他仔細看看苏格兰吧！他們完全征服了那里的教会，粉碎了各派神圣的教团，鎮压了主教派教社，取得了絕对的胜利。他們并且认为战败者已經一蹶不振万难再起了，这种情况也并非完全沒有可能，不过他們也許会发現自己是想錯了[①]。現在，我們可以向他們那些厚顏无耻的宣傳家和观察家提出一个再适当不过的問題：請問，主教派教徒在苏格兰得到了苏格兰长老会教社多少寬恕和恩惠呢？然而我敢代替英国国教担保，不从国教者在这里仍然会得到同样多的寬恕和照顾，尽管他們理当受到排斥。

从一篇記載苏格兰主教派牧师的痛苦情况的短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曾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他們不仅失去了教会的俸祿，而且在某些地方亲身遭到劫掠和侮辱。凡是不信奉苏格兰国教的牧师都被赶出了教会，他們拖着一大家子人，生活沒有一点着落，連勉强能够糊口的救济金都得不到。这帮人的殘酷行徑难以一一

① 在苏格兰，长期以来存在着复杂的宗教紛爭。威廉入英后，鉴于詹姆斯党在苏格兰的势力庞大，便出兵苏格兰，粉碎了詹姆斯党人的力量，立长老会为苏格兰国教。虽然其他教派受到一定的排挤，但威廉实行的主要仍是信教自由政策，而且使政教分离，以世俗人代替教士掌握政权。不久以后，苏格兰便与英国合并。——譯者

列举，在这篇短文里就不打算多談了。

現在他們感到自己大禍临头了，为了不使那片遙远的烏云也出現在英国的上空，他們实行了真正的长老派政策，鼓吹英格兰苏格兰合并，让英国教会和苏格兰教会合而为一，让他們的长老派議員坐进我們的下議院，让他們那些装腔作势的僧侣参加我們的教士会議。假如再让我們这些狂热的輝格党政治家继續掌权的話，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眞是只有上帝知道了。不过，我們希望現在用不着再担这分心了。

某些异教派有这么一种打算，他們开始恐吓我們說：如果我們不和他們携手合作，他們就要在王位继承問題上和我們再启争端①，一待女王陛下百年之后，他們便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挑选一个国王。

如果他們不肯同意，我們就强迫他們同意，我們要让他們知道我們有能力这样做，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到目前为止，这些王国的王室②并沒有否认自己的继承权，他們可以重新继承王位。如果苏格兰不想拥戴有继承权的君主，而要自行推选政府，那么英国便可以不顾他們那个荒謬的践祚令，支持拥有正当权利的继承人，帮助他即位，因为英国并沒有答应在这方面受任何約束。

这就是这些紳士們的嘴臉，这就是他們在国内外对待教会的方式。現在，让我們看一看他們硬說我們应該照顾他們，应該继續对他們容忍所举出的理由吧！

---

① 1701年，托利党和輝格党在王位問題上达成协議，通过"践祚令"，规定安娜女王如无子嗣，则以汉諾威家族入继。这說明資产阶級和貴族縉紳都反对維护罗馬天主教的国王。但当时也有不少托利党人希望斯图亚特氏复辟。——譯者

② 指兼領英国和苏格兰国王的斯图亚特家族，例如詹姆斯一世即苏格兰王的詹姆斯六世，詹姆斯二世同时为苏格兰的詹姆斯七世。——譯者

首先，他們說他們人数众多，在国民中占的比例很大，因此我們不能鎮压他們。

关于这个問題，可以作如下駁斥：

1. 他們并沒有法国的新教徒那样多，可是法国国王却能够迅速地把他們从国内清除出去，直到現今我們也沒有发現法国国王对他們有什么怀念①。

同时，我并不认为他們的人数眞有他們所吹噓的那样多。他們的党派要多于他們的人数，那些誤入歧途的教徒受他們甜言蜜語的欺騙和引誘，暫时和他們結成一伙，扩大了他們的党羽。然而，一旦政府当眞动起手来，这些人便会睜开眼睛，象人們常說的那样：树倒猢猻散。

2. 人数越多，危險越大，所以就更加需要对他們进行鎮压。由于我們沒有及早把他們彻底消灭，上帝已經让我們受够了他們的騷扰。

3. 如果我們不准备鎮压他們仅仅是因为担心我們的力量，那我們就理該先試一下，看看我們到底有沒有这个力量。在我看来，这件事并不困难，如果合适的話，我可以列举各項具体实行的方案和手段，不过我深信政府一定会想出种种有效的措施，把这些禍根从我国国土上連根挖掉。

其次，他們的另一个理由是：現在正值战时，我們需要联合起来反抗共同的敌人②。

我們的回答是：如果不是他們挑衅，这个敌人并不会与我們为敌。人家本来挺安稳，絲毫也沒有打扰或侵犯我們，我們不知道为

① 路易十四对新教教徒的迫害引起人民大量逃亡国外，若干年間，偷出国境者达数十万人之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工匠和商人，使法国的国力受到很大損失。——譯者

② 指和英国作战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譯者

什么要和人家輕动干戈。

此外，我們坚信沒有他們的帮助，我們也对付得了这个敌人。因此，我們凭什么因为有外敌当前就要和他們联合呢？如果我們不和他們联合，难道他們就要倒向敌人那边去嗎？他們要是那样的話，我們倒非常滿意，而且毫无疑問，我們必将在准备对付敌人的同时也要对付他們。沒有他們比有他們要好得多。

而且，如果說我們有大敌当前，那么为安全起見，就越发需要先清除私敌。旣然有了外患，就更不能容許有內忧。

在反对廢除旧币的时候，就曾有人提出一項重要的理由：現在正値战时，国家这項措施过于冒險，万一我們不能控制全局，那就要天下大乱了。可是結果証明，危險并不象估計的那样严重，局面是可以控制的，得到的成果是合算的。同样，鎭压不从国教者并不是一件比这更困难的事情，而且对于公众来說也一样是当务之急。輝格党主义、宗派組織、分立主义，这些东西象旧币一样一天不被摒除，我国就一天不能出現稳定、持續、統一而又平靜的局面。

如果尽談困难，就会把他們这一党的力量想象得过于强大可怕，因而使自己减了勇气，其实他們已經完全无权无势了。远远看来，往往是困难重重，可是当我們冷靜地对它們加以仔細的分析，剝去它們那唬人的外衣以后，它們就沒什么了不起的。

我們不会被困难吓倒。有了我們自己和他們的經驗，現代的人們要比过去聪明多了。国王査理一世要是采取更加审愼的措施，早就把这一党人鎭压了下去。总之，論武力他們不値一提，他們的蒙茂斯、沙夫兹勃里[1]和阿吉尔[2]这輩人已成过去，他們的荷

① 沙夫兹勃里（1621—1683），輝格党的政治領袖。——譯者

② 这里可能指的是苏格兰貴族，威廉三世的积极支持者阿契鮑德·坎普尔·阿吉尔（1651—1703）。——譯者

兰避难所也已完蛋大吉，上天已經为他們的毁灭安排好了条件，如果我們不抓住这个天賜良机，就是我們莫大的罪过，等日后我們想起当初本来有机会根除自己的死敌，为英国国教做一件天大的好事，而我們却白白放过去了的时候，可就悔之莫及了，到那时，恐怕我們就只有悲叹“时乎时乎不再来”了。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很普遍的反对意見。

> 第一，女王已經答应让他們继續享有信教自由的权利，并且她也告訴过我們她将严守自己的諾言。

女王陛下願意做什么，我們当然无权过問，但是她作为教会領袖应当怎样做，却是另一回事。女王陛下已經答应保护和捍卫英国国教，实际上，如果不消灭不从国教者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她当然就得撤回一項諾言，以便遵行另一項[①]。但是，針对这种吹毛求疵的說法，更有效的回答是：女王陛下从来也沒有答应过維持信教自由可以損害国教，相反地，它恰恰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的，即：信教自由决不能和女王陛下宣布过要特别加以保护的国教的昌盛和安全相冲突。如果这二者不能并存，很显然，女王陛下的意图便是支持、保护、捍卫和确立国教。而我們认为这二者是不可能并存的。

> 也許有人会說：目前教会并沒有受到不从国教者的威胁，因此一切可以从长計議。但是这个理由也站不住脚。

1. 假如危險的确存在，那么，我們非但不能因为它还要隔些时候才发生便不加过問，反而要尽快防患于未然，不然的話，以后再动手，时間便可能太晚了。

---

① 瑪丽·安娜于1702年即位后，在第一篇演說中說，她将保护一切臣民，但她又說：“教养与心趣使朕忠于英国国教，故最热心于国教者，朕将最加眷顾。朕保护臣民虽一視同仁，对此等人将格外照顾”。——譯者

2. 眼前摆着大好良机，也許还是教会巩固自己消灭敌人的空前未有的唯一良机。

国民的代表們現在已經有了机会，一切善良的人所盼望的，英国紳士可以为英国国教效力的时刻来到了。現在，他們得到了一个信奉英国国教的女王的保护和鼓励。

当有人来給你的妹妹提出婚事的时候，你打算替她怎么做呢？[1]

如果你想建立世上最好的基督教会，

如果你想鎮压狂热的异端精神，

如果你想把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吮吸着母亲鮮血的小毒虫从我国消灭干净，

如果你想使自己的子孙后代不受宗派和叛逆的危害，

那么，現在是时候了！

这种騷扰治安的异教徒莠草长期侵扰着教会的安宁，侵害了良好的谷物，現在是根除它們的时候了！

> 但是，另一个沒有主見的反对者說：这样做岂不是要重新恢复火刑，恢复火焚异教徒的法令了嗎？这种举动性质未免有些殘酷，在全世界面前显得太野蛮了。

我的回答是：这是一种对冷血的毒蛇或癩蛤蟆的殘酷，因为从它們那种有毒的本性来看，弄死这些东西就是对邻人的仁慈。我們要弄死它們，并非由于自己受到了什么损害，而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并不是为了它們已經干出什么坏事，而是为了它們可能要犯的罪恶。

毒蛇、癩蛤蟆这类东西会伤害人的身体，毒死嬌嫩的生命；而

---

① 据圣經《創世紀》第34章，希未人示剑先强奸了雅各的女儿底拿，然后才向雅各来說亲。底拿的两个哥哥为了替妹妹报仇，用計杀尽了示剑族的男人。——譯者

这些家伙們却毒害人的灵魂，侵蝕我們的子孙，誘惑我們的孩子，破坏我們的眞正幸福和未来吉运，使普天下的人全都受到玷污！

难道对于这些虫豸还要讲什么法律嗎？有些野兽是行猎取乐的对象，狩猎者給它們以奔跑的余地，但是对于某些野兽，人們却要尽可能使用一切狠毒的方法冷不防地給它們当头一击。

我幷不提倡火刑，但是，正如斯奇庇奥[1]在談到迦太基时所說的一样："我們一定要消灭迦太基"。如果我們想过太平日子，想做上帝的僕人或者享受自己的权利，就非得把他們从这片国土上消灭干净不可。至于方式問題，那些有权替上帝执法懲罰国家和教会之敌的人自会斟酌，我就不多談了。

但是，如果我們受这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所蒙惑，害怕得到一个殘暴的恶名，因而不敢对他們执行正义的制裁，結果便会一无所获。这对于我們的后代，我們心爱的儿女来說，将是一种更加殘酷和野蛮的行为，就象我們責怪自己的先辈一样，他們也要責怪我們，埋怨說："你們在一位眞正信奉英国国教的女王的庇护和恩寵下，本来有可能把这帮該死的蟊賊从世界上消灭掉的，可是你們却出于愚蠢的怜憫，饒恕了他們；当然囉，这是因为你們不願意太殘忍。而現在呢，我們的教会却受到了压迫，我們的宗教被人踐踏，我們的財产遭到搶掠，我們的人横遭抓捕，被投入监獄，送上絞架和断头台。你們寬恕了这些亚摩利人[2]，却害苦了我們。事实証明，你們对他們的仁慈就是对你們可怜的后代的殘忍"。

---

① 斯奇庇奥（公元前185—129），罗馬大将，于第三次布匿战争中毁灭了迦太基城。但是这句話却是老人加图說的，他在出使迦太基时看到該城的繁荣，认为它和罗馬的利益不能两立，因此主张毁灭迦太基，他在元老院每次演說結束时都要說一句"迦太基一定要被毁灭"。笛福在这里弄錯了人。——譯者

② 据圣經，这是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之間专事搶掠的一支游牧民族。——譯者

当我們的子孙后代落到这伙凶殘的坏蛋手中，当我們的教会被一片宗派、分立、狂热和混乱所吞沒，当我們的政府为外国人所窃据，我們的君主政体退化成共和国，那时候，这种譴責将是多么公正啊！

如果我們执意要饒恕这伙恶人的話，那倒不如让我們自己把子孙召集到一起，进行一次大屠杀更加来得合理，因为旣然是我們把他們带到世界上来，让他們过自由生活，那么也該由我們把他們打发走，而不要由于我們的因循苟安和疏忽，使他們遭到别人的杀戮，却还要嚷什么"这是慈悲啊！"

溫良慈悲的摩西[①]，是那么憤怒地冲进营帳，杀掉了三千零三名他心爱的以色列人当中的偶象崇拜者，这是什么緣故呢？杀一儆百以防止全軍复灭，这就是对其余的人的仁慈。

如果我們把眼前这些灵魂受了毒害的人从国土上肃清，日后将会使多少万个灵魂免于被沾染、誘惑而得救啊！

在这方面的作法上，如果只是愚蠢地、不痛不痒地罰他們几个錢是无济于事的。这种办法成全了他們的面子，便宜了他們。但是如果規定：敢于参加非国教徒的宗教聚会、讲道或听道者，一經查知立即处以絞刑或罰做划船苦力，而不是只罰一笔錢繳几个小角子了事，那样一来，宗教受难者就不会有現在这么多了，殉道精神也就不时兴了。那些为謀取地方长官和市长职位而願意上教堂的人，宁願上四十次教堂也不願被絞死[②]。

至于說对不参加圣餐礼的人每月处以五先令的罰金，对不上教堂的人每周处以一先令的罰金，这眞是一种聞所未聞的办法，它

---

① 据圣經記載，以色列人先知摩西，听說有人拜金牛偶象，便摔碎法板，怒不可遏地杀了三千人。事见《出埃及記》第32章。——譯者

② 根据"鉴定法"，凡担任公职者必須上教堂参加圣礼。——譯者

只会更容易誘使人們背弃信仰，这是在让他們用这么几个錢来换取他們可以越軌的自由。如果他們的行为清白无罪，那么，我們为什么不給与他們充分的自由呢？如果有罪，不論出多少錢也不能了結，因为那样一来就等于在向人們出售对上帝和政府犯罪的自由。

如果这是一件滔天大罪，侵害了国家的安宁与繁盛、上帝的光荣、教会的利益和灵魂的幸福，那么就让我們把它列入死罪，給以应得的懲处吧！

我們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把人送上絞架，为了一些不值一提的瑣事把人們流放，但是对于一件触犯上帝和教会，危害世界繁荣和宗教尊严的大罪却只处以五先令的罰金，这实在是一个基督教政府的莫大耻辱，連我在把这件事告訴后人的时候，也不禁扼腕叹息。

如果有人敢于違抗上帝，瀆犯教会仪式，反对国教，不听尊长告戒，就让我們按照这类死罪应得的懲处对他們明正典刑吧！这样，宗教才会昌隆，这个分裂的国家才可以不久再度統一。

尽管如此，这項法律的"殘酷"和"野蛮"的恶名仍然会很快消失。我并不认为英国所有的不从国教者都应該被絞死或放逐。在鎮压叛乱和暴动时，只要把几个首恶分子严办一下，暴徒便会一哄而散。在这里也一样，只要懲办几个頑固分子以儆效尤，大众便会俯首貼耳了，而严刑峻法也就可以适可而止。

为了把这样做的理由摆得清清楚楚，不容有什么辯駁，让我們再来看一看我国国民何以分裂成許多党派，看看他們主張脫离国教的理由是否正当，也看看我們說英国国教受着这一派的侮辱和侵扰是否有理由。

他們的领导牧师之一，一个学識和他們之中大多数人相同的

人，在一本題为《間或服从国教①的研究》的辯論小册子里的第27頁上說：难道国教所信仰和非国教徒所礼拜的是两种宗教嗎？它們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它們都具有同一的宗教本质，惟一不同的只是某些无关重要的仪式和教規罢了。在第28頁上他又說：宗教要义一共有三十九条，三十六条包含教义眞諦的，我們全都同意；只有三条外加的附录，我們稍有二詞。

現在，假如按照他們的話来說，英国国教旣是眞正的教会，它們之間的差异又仅仅是在某些无关重要的教仪和教規上，那么我們有什么理由认为他們会因为这些小事忍受絞刑、划船苦役、体刑和流放呢？毫无疑問，他們会更加聪明的；就連他們自己的原則都不足以在这方面支持他們，因此他們肯定会奉公守法，明哲保身。所以，尽管一开始显得有些暴虐，到下一代也就覚得沒什么了。这样一来，傳染病将被肃清。宿疾一旦治愈，也就不需要再动手术。可是如果他們胆敢以身試法，自寻死路，那么全世界都将譴責他們的执迷不悟，因为他們从自己的原則里都找不到立足的依据。

这样，我們就可以不必老背着“殘酷”的恶名，而敌党实际也受到了鎭压，他們屡次在我国兴風作浪的情况也就会得到防止。

他們依仗自己的人多有錢而飞揚跋扈，可是这远远不是說服我們容忍他們的理由，相反地，这正是对我們的警告，我們必須刻不容緩地使他們老老实实地服从統一的教会，要不就把他們从身旁清除。

感謝上帝，現在他們失去了往日的威風(他們之所以能够得势，也完全是我們自己的过錯)，如今这些破坏国家安宁的家伙有了被消灭的可能，在这件事上上帝和英国国教似乎联合起来了，

① 出自“間或服从国教法”。按照此法，凡曾在国教教堂参加圣餐而得担任国家官职的人，如再参加非国教徒的礼拜，就要被处以极重的罰金。——譯者

因此，看来現在我們已經把握住了这样的时机。

为此，当今女王陛下似乎是专为王位預备的，以便通过她的手重新恢复教会和国民的权利。

为此，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局面就发生了空前未有的改变；政府要員、一般百姓和圣职人員都异口同声地同意下面的看法：我們的教会即将抬起头来了。

为此，上帝給了我們这样一个从未有过的女王，給了我們这样的議会、教士会議和貴族。

如果我們錯过了这个良机，結果又将怎样呢？在王位継承方面，前途是頗不乐观的，如果再来一个荷兰国王，那时我們再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荒唐的幻想，当然就更談不上这样办了。即使未来入継大統的王室非常偏向于我們，他們終归也是外国人，而且为王位物色一个有利于国家的英明的外国人需要花費許多年的时間，誰能說得出，英国王位上再出現一位象当今女王对待英国国教这样热情坦率、溫厚和衷心热爱的君主，这中間要隔多少年代呢？

所以，現在是英国国教的教友們千載难逢的良机，他們应該想到用这样的方式来确立和維护国教，使得她不会再受外国人欺凌，不再为宗派、分立主义和謬誤的教义所分裂。

我自然非常高兴能用溫和順利的手段达到这一目的，不过伤口已經糜烂，生机已經开始死亡，只有对敗坏的肢体操刀一割，才能完全治愈沉疴。一切溫和怜憫的方法，一切苦口婆心的劝說都不会起任何作用。

不从国教者的影响已經非常深入人心，因此他們蔑視国教，对我們的教堂深恶痛絕。不仅如此，在他們的教导之下，連他們的子孙也对我們的神圣宗教养成了这样一种嫌恶的偏見，以致一般无知之徒以为我們都是偶象崇拜者、膜拜邪神的人，认为走进我們的

教堂就是一种罪过。

有些不从国教者对于国教教堂和教堂內的庄严礼拜仪式的厌恶，比最早的基督教徒嫌恶异教徒的神庙和献給偶象的祭肉，或者少数人的厌恶猪肉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执迷不悟和公然自认为异教徒的情况一定要全部肃清。这伙人每天肆无忌憚地亵瀆全能的上帝，侮辱对他的神圣崇拜，这种現象一天不消除，就是我們一天沒有对自己的上帝和我們所热爱的英国国教尽到职責。

假如我們坐視他們在国家內部沉溺于盲目信仰、謬見和执迷不悟之中，容許他們公然与我們为敌，那么，到适当的时候他們就可能重新作出以往的罪恶，发生我国宗教完全毁灭的危險。倘使眞是这样，我們又怎能对得起上帝，怎能对得起教会和我們的孩子呢？

現在这种情况和我們过去受罗馬教会(經过改革，我們已經摆脫了它)的势力統治时期，两者之間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說一个失之于过右，那么另一个就失之于过左。不論它們是什么性质，让迷誤人的宗教在我們当中有安身立命之地，都同样危害眞理。

旣然这两者都是我們的教会和安宁的敌人，为什么我們不把一个狂热派① 和耶稣会会員② 同样看成是有罪的呢？为什么奉行七大圣典的教皇派③ 就要比不奉行任何圣典的教友派④ 更坏呢？

---

① 狂热派本来是公元四世紀至八世紀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一带的一个基督教派。这个狂热的教派行乞游方，相信人只有通过不断祷告才能得救，这里泛指清教徒。——譯者

② 耶稣会是十六世紀成立的一个天主教派，在英国一貫被嫌弃。——譯者

③ 教皇派是反对宗教改革、崇信罗馬教皇的天主教徒，七大圣典是：洗礼、按手式、圣餐、懺悔、临終涂油礼、圣职、結婚式。——譯者

④ 1650 年英国的乔治·福克斯創立的一个教派，又称战栗派。——譯者

为什么修道院就比非国教徒礼拜堂更加不可容忍呢？——唉，英国国教呵，一边是天主教，一边是分立主义的宗派，看你一直是怎样被釘在两个强盗中間的吧①！

現在，让我們把这些强盗釘上十字架吧！誤入歧途的人只要幡然悔悟，怜憫的大門永远是为他敞开的，让那些执迷不悟的人受到无情的鎮压吧！

我們的母亲是这样神圣，却受人欺压。一切因此而义憤塡膺的、忠实于她的儿子們，硬起你們的心腸来消灭压迫她的家伙吧！

願全能的上帝使一切站在眞理一面的朋友同仇敌愾，举起討伐猖獗的反基督分子的大旗，使得异教徒的后代永远从这片国土上被剪除干淨！



① 借用耶穌和两个强盜一同釘在十字架上的典故。——譯者

枷 刑 頌

喂，象征耻辱的皇枷，向你打个招呼，
你要对付的本来是想入非非的狂徒，
大丈夫却不把你放在心上，
戴上你也决不会感到痛苦。
当众受刑不見得就等于丢掉臉面，
无罪而受辱对一个人并不能損害分毫，
这不过是空鬧一場，引大家哈哈一笑，
聰敏和有見識的人永不会被它吓倒。
美德藐視人間的一切譏嘲，
清白愈受到誹謗身价愈高。

我高站在你的皇凳[①] 上举目眺望，
看看命运之神的安排会是什么模样，
真是天道难测，人事无常，
我們的見解只是鼠目寸光：
老实人倒成了歹徒看热鬧的对象，
这全是因为世人糊塗荒唐。
什么人什么罪在这里都視若同等，
罪恶經常逞凶，善良反倒遭到严懲，
看看那些市井暴徒是如何黑白不分，

---

① 这是指戴頸手枷者所站的高凳。——譯者

全是些以嘲笑别人为乐的流氓恶棍。
烏合之众那能够胸有城府,評事論人,
髒人只会說髒話,是非和法律一概不問。

有时候,为了叫誹謗更象眞話而魚目混珠,
你那高貴的枷孔里边鎖过几个倒楣的歹徒;
然而在党同伐异,法律都趋炎附势的时光,
誰能够从刑罰上弄清功过曲直?
連法律都学会了看風使舵、卑躬屈膝,
往日的功績今天都成了杀人的罪孽;
时势不同,行为的色彩也变幻不定,
此一时的罪恶本是彼一时的功勛。
你本是威風凜凜的国家大刑,
坏蛋良民对你却都不畏敬;
因为前一种人都是欺法玩刑的慣犯,
后一种人由于淸白无辜而理得心安。

在你那虎口般大張着的枷孔里,
每一代的国事犯受过多少熬煎?
　单凭吉凶禍福判断人的善恶,
　世人在这上面受到过多大欺騙?
偉大的刑具啊,請你告訴我們
怎样想通国法的公正;
巴斯特威克[1]、普魯恩、亨特、荷林斯比帕依[2]和普里

① 約翰·巴斯特威克(1593—?),由于写书攻击大主教和罗馬教皇,被削去双耳,戴頸手枷示众,并終身被监禁。——譯者

② 均为戴过頸手枷的人,事迹不詳。——譯者

恩①,

都是品德高尙純洁无瑕的好人,

他們有才气,有見識,机智絕倫,

后人里有几个比得上他們的学問?

他們和以后臭名远揚的富勒②与奧茨③,

难道应該受到你同样的懲治?

飽学的賽尔丹④曾陷身法网,

就連他也差点被你鎖上,

眼看他就要登上你那巍峨的宝座,

可惜你份內沒有那样多的荣光。

偉大的賽尔丹是一代圣賢,

一旦他在你的台上胜利出現,

那么,賽尔丹站过的地方誰还会躲閃,

从此,誰戴上你也就再不会滿腔憤怨。

遭冤獄,受迫害,无损于一个人的名望,

你不能使眞理和正直受到任何損伤。

要給別人臉上抹黑不是件好玩的勾当,

一不小心,害人者自己会弄得滿身骯髒。

那无辜被枷号示众的牺牲者啊,

---

① 威廉·普里恩(1600—1669),法学家和考古学家,也是由于著书立說而受到迫害,曾两次戴頸手枷示众。——譯者

② 威廉·富勒,十七世紀英国的一个告密者,曾于1691年末誣告許多显要人物謀叛,1702年被高等法院判处重刑,并戴上頸手枷示众。——譯者

③ 提托斯·奧茨(死于1705年),告密者,曾于1678年密告所謂"教皇派阴謀案"。1685年受枷刑。——譯者

④ 約翰·賽尔丹(1584—1654),名学者和考古学家,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两朝,都曾經因为得罪国王下獄,但沒有受到枷刑。——譯者

判你刑的人受的譴責要比你更加难当。

假如說你是专門使人受辱的刑具，
那么侮辱人的人就先要自覚无趣，
誹謗者本身应該臉紅，
如果他的誹謗沒有成功。
有的人理当受到同样的桎梏，
让他們全站上来，我們才都滿足。

应該把著名的薩契維尔[①]枷号示众，
让他把煽动民众的号角也拿在手中，
因为在我国是他首倡了十字軍运动。
他首先站在英国国教的讲坛上咒詛，
咒詛那一切不信从国教的党徒，
說魔鬼跟上了他們，劫运注定，
带头喊出了消灭异教徒的捷徑。
还有那位明断的书刊副檢查长，
看他表現得多么热心腸，
他利用自己的权柄为它[②]祝福，
把出版法的規定都抛到了一旁，
他把教会的批准給了这一本文稿，
就象教皇为出征土耳其的大軍軍旗禱告。

---

① 安娜女王即位后不久，英国国教方面就开始了声討异己的叫嚣，叫嚣得最厉害的就是牧师薩契維尔。——譯者

② 指笛福那本騙了书刊检查官的諷刺作品《懲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譯者

应該让那些狂热的博士們[1]也到这里戴枷佇立，
由于发表激烈的学說，他們已經声名狼藉；
那些被人非难的教授同样該在这里当众枷系[2]
他們当卖魚潑妇[3]的老师最为适宜。
　啊，你眞是地地道道的英国刑械，
　暗带着几分英国人的气质和色彩，
　你是那样愚蠢，眼看报应就要到来。
英国人自有一套独特的习性，
他們擅长的是改良，而不是发明；
所以他們让你体現了英国人的特性，
造出你这个怪物来使世人胆战心惊。

应該让一切政治家都来受一受枷刑，
他們是那样优柔寡断，太不果敢坚定，
这些人出卖了国家的陆海三軍，
白白錯过了所有誅除异己的捷徑。
有的士兵只想領薪餉而不願打仗，
让这类人也来把頸手枷的滋味尝尝。
还有那些专吃空額的上校和事务长，
他們先欺騙自己的国家又欺騙国王。
再連你們舰队里那些貪生怕死的船长也算上，
天哪，这些人集合到一起声势将是多么雄壮。

---

① 这里指的是那些狂热地主张迫害不从国教者的基督教学者。——譯者

② 指那些主张严厉鎮压不从国教者的神学院教授。——譯者

③ 倫敦别林斯門魚市的一般卖魚妇以善于謾罵出名，她們使用的語言特別粗野。——譯者

有的人放普因蒂[①]逃回了布勒斯特[②]

却让卡塔黑納[③]受到了惨重的損伤。

有的人把我們的土耳其船队[④]卖給了敌方，

让被出卖的泰尔瑪希[⑤]在卡馬利[⑥]身負重創；

多隆[⑦]出动的船舰很难被他們截到，

他們不是姗姗来迟就是赶到得太早。

这些人都是建立过奇勛的英雄好汉，

本应当流芳百世，現在的声名却在消滅，

所以不能褫夺他們应有的权限，

要让你的威力試一試他們的男儿虎胆。

为什么不把这些人送上你那寬大的枷刑台，

让他們知道知道今天的法律到底多么厉害？

难道說只因为他們的罪行隔了不少年代，

愚鈍的法律就輕易地把它們忘怀？

那么让我們看一看現代聞名的事件，

尽管人物更換了，手腕也不象从前；

　我們的舰队花費人力和財力，出海放洋，

　难道只是为了白白地到海上閑逛一趟？

---

①②③　法国海軍司令普因蒂男爵于1697年远征背叛西班牙的卡塔黑納（西班牙东南部一城市），大获全胜后返国途中，被拥有絕对优势的英国海軍舰队包围，但他指揮灵活，竟能率領舰队逃出重围，平安返回布勒斯特（法国第一大軍港）。——譯者

④　英国海軍上将罗克护送的一支土耳其船队，于1693年在圣丸桑角附近受到法国海軍的突然袭击，英方战敗。当时人們怀疑其中有通敌阴謀。——譯者

⑤⑥　卡馬利是法国地名，英国泰尔瑪希将軍于1694年在这里的一次战斗中負重伤。泰尔瑪希怀疑自己是被人出卖了。——譯者

⑦　多隆是法国第二大軍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初期，英荷海軍联軍久战无功，往往截不住由多隆出动的法国海軍。——譯者

我們的商船都丢光了，护航队才安排停当，
才調动海軍保卫我們的沿海免受劫掠。
最近有些英雄从海上凱旋归来，
如果按罪論处，他們也該被你制裁，
报紙应該把他們的所作所为全部公开，
証明这些人罪有应得，懲办他們决非誣栽。
把他們在圣瑪丽港战役[1]中的丑事加以公布，
再把他們卤获的战利品列在一旁供人观睹，
把奥蒙德[2]的告示在他們的头上高悬，
看見他們受枷刑，他心里也一定情願。
請一位丹青妙手給我們画一幅
修女被奸汚，城市遭搶劫的兵燹图，
看！英国的荣誉受到多大損害；
可耻的乱軍回国后却逍遙法外。

以下是在維戈[3]作过战的海軍兵将，
現在該輪到他們威風凛凛地戴枷上場；
他們曾經登上西班牙大帆船肆意劫掠，
先搶光了西班牙人，然后又蒙騙了女王。
看看他們作战到底是如何勇敢吧，

① 1702年8月，英国海軍远征卡迪斯，占領了圣瑪丽港，英国軍队在該地奸淫擄掠，无恶不作。——譯者

② 奥蒙德公爵是指揮远征卡迪斯英軍的司令官，他虽然一再下令严禁劫掠，仍沒有維持住軍紀。——譯者

③ 維戈是西班牙西北部的海港。1702年10月，英荷海軍联軍在此阻击法国和西班牙舰队，在奥蒙德登陆进攻的配合下大获全胜，击沉和卤获了許多艘西班牙大帆船和法国軍舰。英荷海軍官兵大发了一笔横財，但是带回国上繳政府的战利品却少得可怜，一时輿論大嘩。——譯者

八十艘軍舰才把二十二艘战船打垮，
就象一个龙騎兵和两个騎馬的丘八，
在庞普洛納① 打敗一个西班牙娃娃。
这还全亏奥蒙德有运筹帷幄的将才！
首先是他带兵登陆，别的人无功可夸。
那一仗得到的战利品，誰知道一共有多少？
繳給国家的只是九牛一毛，大部分都被人中飽。
他們蒙騙自己的指揮官毫无忌禁，
如果让这些盜賊都走上台来受刑，
他們那該会多么拥挤，数目定叫人吃惊，
很快会超过倫敦市长就职日熙攘的市民。

有些人由于他們的头脑实在愚鈍，
也应該站上你那懲恶揚善的刑凳：
譬如說，当别人搶劫时，他們却两眼发楞，
眼看人家搶光了一切，他們可沒有撈到一文。
　还有我們那位中将②
本想平蕩妖魔，却鬧得鷄飞狗跳牆；
有一小部分責任理应由他承当，
如果他軍紀严明，便該把他們就地杀光，
那才能維护住軍紀，也不損他的声望，
这比在維戈获得的所有战利品都要高强。

① 庞普洛納是当时西班牙納瓦尔的都城，这里的龙騎兵可能暗指奥地利，两个騎兵指英国与荷兰，"西班牙娃娃"指受到英荷奥联盟进攻的西班牙国王路易十四的孙儿腓力。——譯者

② 指奥蒙德。——譯者

現在請欢快地鼓动你那木头翅膀，
欢迎那些操纵一切的大賈巨商。
他們鬧得天怒人怨，举国遭殃，
把一个基督教政府的顏面丢光。
这些金融股票的騙子手和經紀人，
倚仗着四万張双联証券作为后盾，
我們的銀行和公司只能俯首帖耳，百依百顺，
要不然，他們有种种捷徑叫别人倒閉关門。
我們的股票眞正的价值究竟值多少，
写在他們的帳簿上不差毫分；
他們这些抛球人① 在幕后一搞，
虛假的牌价就变得忽低忽高。
让他們站上你那高聳的塔楼吧！
让他們手拿証券，背披熊皮，
挂起一張告示，恭整地写上：
他們应該永远站立在那里，
直到他們答出下面的疑謎②：
在利大本小的时候，股票价值何以会降低，
当商船遭到意外，价格怎么反而要漲起？

啊，执法的巨怪，昂起头来不用畏惧！
用不着再鬼鬼祟祟地作假弄虛，

① 和下句有关，牌价犹如皮球，被他們任意抬高压低，就象抛球人一样。——譯者

② 据希腊神話，妖怪斯芬克思經常用难解的謎語問难行人，答不出的人都要被它杀死。上一句的"熊皮"意思就是要把經紀人打扮成妖怪对他們反問。——譯者

說出你的不滿吧，来它个干脆爽利，
向即将召开的議会提出你的控訴动議；
　告訴他們紙鈔如何代替了硬币，
　打九折貼現，利息却索取八厘①，
　告訴他們爱尔兰的运輸国債还沒有償淸，
　假票据得到签署，还存着一大堆糊塗賬。
　告訴他們举国都希望看到他們
　把眞正的罪魁交給你痛加严懲，
　而不要加害为他們写历史的好人。

对于那些法官也应該来个“請君入甕”，
他們責在护法却不把国法放在眼中，
草菅人命，断案决獄时全不秉公，
擅作威福，知法犯法实在是难容。
还有那些治安推事独霸一方气焰万丈，
让他們都坐上你輝煌的御輦玩耍一趟；
让这些人全都戴上枷高兴一場，
把他們的紫袍朱服先擱在一旁。
保护感化院的职責不能让这类法官担負，
要他們感化的娼妓往往会先被他們奸污。
他們滿嘴髒字，醉醺醺地坐堂問案，
其实他們的罪恶远超过被审的人犯：
让他們两手拿着贓物枷号示众，
給他們这种懲处完全地道天公！

① 英格兰銀行成立之初，以八厘年利貸款給政府，并經营票据貼現。笛福在《計划論》中就曾表示过他对英格兰銀行的不滿。——譯者

把酗酒的教士放上你的讲坛吧!
他把福音书讲成了淫猥的笑話;
让他的教友在那里把他撤职查問,
尽管他們不喜欢看到他現眼丢人。
让他在那里宣讲什么"記住死亡"吧[①],
这一次让他以身示儆,不要他大讲理論。
　再下面把那些好色的牧师带上場,
他們劝善戒淫,自己却淫乱放蕩;
这些上帝的儿子們每天都搞些下流勾当,
旣私通有夫之妇,又勾引年輕姑娘。
让这些家伙們站上来給万人嘲罵吧,
也好让别人免戴綠头巾保全住声望。
有个埃斯吉尔[②]弃法律改习福音,
洞察死亡的深谷,看透迷茫的幽冥,
让我們把他也枷上叫人們有所顧忌,
他竟敢侵犯教区牧师的神圣天地;
通过他那一套嶄新的教义眞諦,
我們才知道自己原来其傻无比:
老凱倫[③]将不再摆渡亡灵,
埃斯吉尔已經发現了升天捷徑。
嗨,你們那些庄严的葬仪和丧钟,
还有那墓石和紀念碑全都无用,

---

① 教士传教时常說的口头禅,意思是警告人們要时刻記住死亡,因而对死后的审判心怀戒惧不犯罪恶。——譯者

② 埃斯吉尔(1650?—1733),本来是法学士,后来改习神学,曾經写了一本小册子,証明人可以不必死亡,而能通过"捷径"肉身升天。——譯者

③ 希腊神話中在史塔克斯河上渡亡灵去冥府的神。——譯者

坟墓的装飾完全是一場虛空，
埃斯吉尔决不热衷这套虛荣。
尽管牧师們在一旁暴跳如雷，万分气恼，
他却要把灵柩变成一輛馬車，弄得热热鬧鬧，
誰能够接受这一套奧秘的玄說？
沒有人能参悟，也沒有人信服；
把他登上你的名单，枷着他永远不放，
直到他凭自己的修炼使肉身升进天堂。

如果一个可怜的作者受你熬煎，
只是因为世人不了解他的意見，
那么，你該懲罰的人还不完全，
除非这些家伙也戴着木枷出現：
他們常把自己的信仰背弃，
以致都不能了解他們自己。
这些宁示的后人[①]狂暴殘忍，
建筑起罗馬要压倒巴比倫，
《捷徑》[②]的眞正作者恰恰就是他們；
他們鼓吹杀戮而不容别人皈依正教，
枷上这些好勇斗狠之流吧，不許他們逃掉，
非要他們把这个教会啞謎說个分曉：
他們为什么要对不从国教者发动声討，
而不肯让那些人全都信从国教。

---

① “宁示的后人”指圣經中宁示的孙子耶戶。他把国王約兰的全家老小以及兄弟杀得干干淨淨，又用計把崇信巴力的人全部杀光，事见《列王紀》下。——譯者

② 即《懲治不从国教者的捷径》。——譯者

因为他們所痛恨的緩和局面一旦出現，
他們这类人的末运从而也就要不可避免。
底下該輪到某些国教徒光临你的席位，
他們尽管最沒有节操，却成天“忠誠”滿嘴：
奴顏婢膝的順从和你的枷刑台正相搭配，
这二者都是当代的笑柄，恰好一对。
你只要把他們收拾一回，
就会叫这些人实践他們平日对别人的教誨。

接着再把某些律师带上你的法庭[1]，
他們全可以站上来，这些人最喜欢含沙射影，
　让他們把自己的罪恶一一赎回，
把他們的如簧之舌积下的血債完全还清。
　这些人都是衣冠楚楚的騙子手，
鼓动三寸舌就能把各种罪名胡編乱謅，
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到他們嘴里便大有来头。
　他們是政府豢养的恶狗，
殘害良善，鬧得鬼哭神愁。
　他們阴險毒辣，狡詐奸刁，
　說不尽的黑心，使不尽的花招，
他們慣用魔鬼的拿手法宝：
　先引誘，然后控告。
他們背信弃义，能够撕毁任何保証和誓言；
一旦强权当头，无法无天的暴力站在旁边，

① 这里的原文“Bar”是双关語，可以解作法庭律师席、被告席以及木栅。——译者

法律只能够唯唯諾諾，委曲求全，
一心希冀公正的人豈不是发了瘋癲。

那里坐着一位老爷大名鼎鼎，
要知他的人品，看他的行动胜过打听姓名，
他大声疾呼，白白費尽苦心
想要重新恢复鞭笞酷刑。
这类刑律早已經被我們廢除，
他却要以此来引誘寬仁的政府。
这家伙对耶穌基督都是滿不介乎，
目无国法当然就沒有可怪之处。
他要是当上法官，将会多么殘酷横暴，
单看他現在的行动就可以明了。
　現在該让劳維尔[1]也到这里来丟一丟臉，
把惠特涅[2]的馬匹牵到他的眼前，
让他在那里飲尽这一滿杯苦酒，不剩下一滴一点，
敎訓他不要再那样囂張和愚蠢，要稍知收斂。

当所有这些英雄都走过你的舞台，
你已經諷刺了我們整个的一代，
現在請暫且等一等那些赫赫有名的諸公，
他們正大权在握，提名姓恐怕不能見容。

---

①② 这里可能指的是薩拉希尔·劳維尔（1619？—1713），他在1692年被选为倫敦市法院推事。詹姆斯·惠特涅是英国有名的大盜，曾几次請求政府赦免，願以若干頁馬和壮汉为政府服务，但始終沒有被赦免，于1692年被判死刑。据說劳維尔在判决前曾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說。笛福在这里可能只是插科打諢，隨意取笑法官几句，而无其他深意；也可能是責备法官不該拒絕强盜的請求。——譯者

他們不会受你摆布，我的詩也不敢对他們放肆，
这些人物地位显要，既不能法办也不能譏笑。
可是当他們一旦丧权失势，
就会对你那阴森的宝座敬畏备至，
等到他們落到你的手中，
人們就要把他們的俑象[1]吊上半空！

还有夏洛克[2]这位願为旧朝殉难的人，
不肯对新君宣誓表示忠忱，
最初他眞的欺騙了他的門生，
那些人可算是傻瓜，他可算是恶棍。
有些人认为他应当得到赦免，
因为他到底坚持到今天，
他違背自己的良心只是由于家室牵連，
这不过是他一时軟弱留下的終生污点。
让我們饒恕这位牧师吧，他还有一些良知，
他知道如果他再发一次誓言，就等于立下两个假誓，
他不願意把二者都破毁，一咬牙决心坚持，
凭上帝賭咒，他可沒有做出前后不一致的丑事。
为了他非比寻常的忠貞之德
吊死他吧，他戴上你未免不适合。
啊，你专替人宣揚丑名的喇叭，

① 群众对一些显要人物表示憤怒时，往往把他們的名字写在稻草人上，或画了他們的紙象，然后把草人或紙象烧掉或吊起。——譯者

② 威廉·夏洛克（1641—1707），英国牧师，1689年因不肯向新王威廉举行忠誠宣誓，被革职，但不久即借口英国国教承认事实上的政府，又向新朝屈服。——譯者

有权把每一个朝臣都加以揭发，
不要漏过一个，这些人全該示众戴枷，
他們向三个国王宣的誓，沒有一个不是虛假。
　各方面的叛徒都要受你的严懲，
一个人一旦失节，便永远不会再忠誠：
今天宣誓，明天就会把旧主背弃，
犯下背叛罪，永远也无法消弭。
这些趋炎附势的小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廉耻，
到时候他們可以向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国王宣誓。
　誰要以为他們忠貞可恃，
　那可眞是一个白痴。

让那些蠹国害民的富商大賈难逃劫数，
一个个都被你紧紧抱住，
不要让他們利用那巧取豪夺来的百万財富，
帮助他們逃脫这場侮辱和痛苦。
　这些人从小本經营变成了大富豪，
　到底怎么搞的那只有上帝知道；
　从一些鬼門路大捞一票，
　付出的代价却沒有多少。
他們为自己建造了公館富丽堂皇，
窃賊筑起了防范小偷的堅壁高牆：
花园、洞室、噴泉、茂林和散步場，
在那里，恶人躊躇滿志，歹徒淫乐放蕩，
这些人大吃大喝，过的生活胜过帝王，
揮霍他們那不义之財就象流水一样，

告訴他們，这些錢都是民脂民膏啊，可別遺忘，
告訴他們，“弥尼，提克勒”[1] 就写在牆上。

你要双重推进，让我們看真，
让我們旣认清罪恶又知道罪人。
把他們放到你那高高的宝座上以示严懲，
这些人只知道追求私利，对国家商业全然不問。
他們擅离职守，发双薪也于事无补[2]，
走这条捷徑使我們全都揹上了債务。

啊，偉大的展覽台換一換你那骯髒的場面，
在你的阶梯上某些女士也可能出現。
当美人儿在你的台上弯下腰風姿万千，
她要把台下卑賤的傻瓜全部笑遍。
把沙菲[3] 放上来！为了她那些华丽时衣，
她的丈夫每周要花二百鎊，实在令人惊异，
让她穿上五顏六色的綾罗綢緞上台来卖弄自己，
看她外表美丽嫵媚，骨子里却完全是个娼妓。
下一个該把風流的尤倫莉婭带到台上，
让她的馬車和六名僕从都立在一旁，
她早就想受到全城的景仰，
只叹她枉費了一番心腸。

---

[1] 据圣經《但以理书》，巴比倫王伯沙撒驕奢淫佚，一天正在大宴群臣，忽见白墻上出现手指头写了这几个字，意思是預言国将亡、王将死。——譯者

[2] 战时許多海員，不願从軍服役，願意在私人商船上服务。政府发双薪也招不来水手，笛福在《計划論》中也說过这种情况。——譯者

[3] 以下所举的該受枷刑的荒淫男女，名字全是作者假托的。——譯者

这个奢华的婊子妄想玷汚首要的席位，
在那里使我們全城的美人都黯无光輝。
　让她到这里来出足風头吧！
让她那狂妄的虛荣心在这里自我陶醉。

　下一个該让狄婀道娜登場，
使想要认識她的人都能在这里看到她的模样。
即使她不是地道的英国妓女又有何妨？
　这儿早就有法国窑姐儿来賞过光。
不要因为她打扮的华丽，仪态万方，
　就让她从公道的懲罰下脫身躲藏，
我們要拿她做一个以儆效尤的榜样，
警告外国妓女不要把英国的生意搶光。
让弗納特瑪塞和他那前呼后拥的随員，
爱莫能助地眼看她当众丢臉，
最后也高兴这个蕩妇有这么一天，
不再以为她聪慧絕倫，自己傻到頂点。
虽然他生来脑子小智能不全，
吃一塹长一智，誰都会得到經驗。

啊，你这专司譴責的先鋒，不要放过那些登徒子和蕩妇，
他們纵情恣欲，男女各自寻欢，荒淫极度；
让某某人永远圈在你的禁区里不許他越出一步，
直到他把他和妻子訂的契約一笔勾除，
直到他們夫妻俩把一个謎解釋清楚：
为什么双方都不能把自己的淫心收住，

两个人的欲望究竟多么高漲，
竟致彼此都不能滿足对方？
两个人这样約定，倒也互相体諒：
男的蓄妓女两对，女的养种馬一双。

何必用諷刺来匡世敎民，
或是通过法律来戒人不起恶心，
只要让他們对你表示出应有的恭敬，
这就是让我們洗心革面的无上捷徑。
让所有的恶棍和傻瓜都受受你的枷刑，
別的人就会循規蹈矩，服从美德的指引，
朋友就不会有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的行徑，
也不会有受雇的假証人給人乱加罪名。
奴僕再不敢出卖他們的主上，
再沒有人专作伪証受賄貪赃；
也不会有受害的作者在你的阶台上蒙受冤枉，
受刑的只是眞正的歹徒而不是臆測的流氓。
　糾正犯罪的恶果，防范乱紀的起因，
这是制訂刑律的首要願望；
　一切懲罰完全旨在預防，
只为了不使人再触法网。
但是当这些执法的大刑
并沒有枷上坏蛋的手頸，
反而使正人君子蒙辱受惊，
正义便一反其道，善恶倒行。
沒有一个人不知道你的本来职务：

懲办恶人，而不是叫人变成歹徒。

一旦你不再把罪恶制裁，
反倒慫恿人們为非作歹，
你那狰獰可怖的面目使人惊駭，
为了逃避受辱，人們只好变坏；
設制你的本意于是就一点也不存在，
正义固然丧失殆尽，法律也成了招牌。

由于害怕你，人們悍然把良心抛到了一边，
这样一来，你又有什么威風可言？
为了不戴上你当众丢臉，
一个人胆敢把坏事做全。
一个人如果承认了捏造的罪衍，
比眞正犯了这些罪还要卑鄙可怜，
有些人因为害怕你而不怕把自己的良心污染，
他們也許毫无心肝，却保全了臉面。

你就象是那虛声吓人的幽灵，
远远看去眞让人触目心惊：
其实不过是臆造的一种侮辱的幻影，
对付无辜者太重，懲办有罪者又太輕。
　让誰都不要由于受侮辱而满腔怨憤，
因为沒有罪过而受处罰并不会丢人。
啊，你这法律的怪物，站起来讲話吧！
打破你那长时期被人誤解的沉默，

告訴我們：站在你背脊上的人是誰？
　那样罪名累累，却又这样毫不惧愧；
　让我們看看别在他帽子上的告示吧，
把他受刑的原因告訴全人类：

告訴他們这是因为他过分敢作敢为，
說出了不該說的眞理，太直言不諱。
　請贊揚我国人的公道吧，
不为他們了解的人就等于有罪。
告訴他們他所以高站在那里戴着枷銬，
是因为他发了几句我們不願听的牢騷。
如果他少說一点，或是多說几句好話，
　他就会逍遙自在地保住自己的身家。
　告訴他們这就是他受的懲罰，
　还有更大的痛苦等待着他，
因为他死抱住沒用的节操是这样愚傻，
不肯出卖朋友，一心听信他們的話；

　懲办他就是为了杀鷄儆猴
使人不敢把自己的节操坚守，
等到需要人們出卖朋友的时候，
任誰都不会皺一皺眉头。
告訴大家：把他送上頸手枷的那些先生，
才眞应該被当代唾駡，幷且遭后人痛恨，
他們找不出他的罪証，
也不能对他进行审問。

穷人的呼吁

序　言

移風易俗[1]是一件十分光荣的、在目前又是絕对必要的工作，因此，象改革我們的貨币一样，这件事不能再有片刻拖延了。

目下恶习的洪流何以能泛濫全国，以及这种流毒何以能长期在居民生活中肆虐，情况十分明显，无論怎样也掩盖不住。因此，作者在以下几頁文字中企图說明如何以最直接的方法，即通过树立典范来达到移風易俗的目的。法律以懲罰令人有所戒惧，治安法官以强力迫使人們服从；但树立典范却是一种溫和与說服的手段，它通过一种潛移默化的、几乎是不知不覺的力量吸引人們改过向善。

如果还有其他拟議的补救方案更能奏效，那么，請凡是知道那些方案的人不妨把它們发表出来。同时，作者认为，人們如果凭良心公正地想一想，一定会贊同下面的建議，并且希望所有反对这些建議的人也都問一問自己的良心。

笛　福

穷人的呼吁

在探求一种傳染病的适当治疗方法时，医生告訴我們，首先必

① 1695年左右，英国的許多貴族、法官和乡紳，在倫敦等地成立了所謂的"移风易俗会"，声称要通过法律的力量来矫正当时的社会风气，但其打击鋒芒只指向一般貧苦人民，絲毫不触及道德敗坏的統治阶級。——譯者

須知道疾病的起因,它是从身体的哪一部分产生的、由哪种恶习引起的;等到找出了原因,就得把它排除掉,这样疾病的影响才会自行消灭;但如果排除病因的手段不能奏效,医生自然就要对于疾病本身和感到病痛的那一部分,着手采用适当的治疗办法了。

道德敗坏无疑是目前英国最流行的疾病:国王和議会是义不容辞的医生,而他們似乎也怀着高尚的願望,想把治疗工作担当起来。这是一件偉大的工作,很值得他們殫精竭虑;因为,这項工作一旦完成,其功勛将比这次流血战争[1]的一切胜利或这次体面媾和[2]的荣誉更能使英王增光。

但是,一个困于疾病的人如果不打算使用医生的药方,即使延医也是枉然;与此同理,国王企图使全国国民移風易俗的打算也会落空,除非他們願意改过迁善,服从他的各項命令。

为非作歹在我国已經有了悠久的历史,很难說出它的本原。

可是不管这件事情多么难办,我們还是容易回顾到一个时期,那时,我們一般說来还不象現在这样深染恶习;而如此追溯一下,就似乎足够查明我們現今何以会背道离德的原因了。

基督新教似乎有十足的理由可以自称为把严正的道德傳播到我們中間来的首創者;而把这种荣誉加在显然当之无愧的有功者头上也是十分公道的。习俗的改革有点象是宗教改革的自然結果:因为,旣然新教的教义不承认罗馬教皇有权假借免罪符来让人贖回千百种作为輕罪看待的罪过,不承认神甫为了免得麻煩上帝,可以不等到这些罪过上达天主就把它們一笔勾消,普通的恶行便失去了它們的合法保障,人們也便不能用从前那种低廉的代价来

---

[1] 指1689年开始的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法国,另一方是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世称"哈格斯堡联盟之战"。——譯者

[2] 指1697年9月締結的里斯維克条約。——譯者

胡作非为。新教本身有一种向善的自然趋势，把向善当作它自己起源神圣的明証，因此，在它占有稳固地位的一切国家，它已經抑制了邪恶和不道德行为。它已經使許多国家趋于文明，矯正了信教者的性情。基督教信仰和品德感化在世間一直携手并进；在世上其他文明政府和現今受新教統治的政府之間，存在着极明显的差别，因而它本身就能不言而喻地說明問題。

英国在爱德华六世当政时代开始而嗣后由伊丽莎白女王光荣完成的改革，使英国人的操行与交际达到如此严肃端方的地步，以致我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道德高度多半是不会再見于我們这个时代了。

在英王詹姆斯一世时代，由于宫廷喜欢風流韵事和逢場作戏，因而奢侈得以立足；而二十年承平时代，連同来自宫廷的并非特别的先例，更大大鼓励了放蕩的行徑。

如果說这种風气在英王詹姆斯一世时代得以立足，它在他的儿子当政的时期便根深柢固了；而内战中給予軍人的自由，則在全国傳播了各种各样瀆神的言行。那位君主在其本性和实际行动上虽然非常虔誠，却不幸成为英国甚或全世界第一个把恶习用法律固定下来的国王。他那样做法，究竟是受了什么倒楣的御前会議或冥冥中噩运的支配，我們很难断定；但是所謂娱乐书①，即容許人們在安息日从事各种消遣的詔书，就守安息日而言，比起議会的一切法案、布告和以后的君王曾經做过的并且将来还可能会不断作出的改革風俗的努力来，更易敗坏我国的風气。

① 一般指詹姆斯一世在1618年发布的公告，該公告准許人們在星期日举行礼拜以后“作任何合法的娱乐，如男子或女子的舞蹈，男子的射箭、跳跃、五朔节的游戏、降灵节的酒会等等”。1633年，查理一世重新发布了他父亲的“娱乐公告”，并命令牧师在讲道时宣讀。——譯者

然而英国人民对于那种自由权利却普遍表示了厌恶；而有些人則仿佛已經享受了过多的自由，当法律的約束被解除以后，反而不願再继續保持他們以前沉湎于其中的癖习。

在英王查理二世时代，淫乱和各种放蕩行为达到了頂点。宫廷的表現和默許所起的鼓励作用，无可爭辯地証明了当道者对人民風气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現今的英王及其已故王后（她的英名将永世为全国人民所怀念）已經尝試过解决这一切有关不良道德的棘手問題。这是英王在外征战时王后着手处理的第一件事①。她首先普遍打击了各种恶习，同时通过以身作則来发揚美德和节制。英王在胜利地結束了战爭并締結了光荣的和約以后，在他对議会第一次发言时便宣布向瀆神和不道德的行为发动一次新的战爭②，同时和王后一样，也以皇家的表率打击了那种行为。

由此可見，这項工作在开始时就是規模宏大和頗有条理的，而作为全国国民总代議机构的議会，只要制定法律来禁止各种瀆神行为等等，就不难把它貫徹下去。

这些都是重大事件，如果好好地加以利用的話，无疑将推翻恶习的暴政和瀆神行为在人們心中所窃据的統治地位。

可是，我輩孑孑小民却有正当的理由对这一切改革工作感到不平，因为这次雷厉風行的改革所具有的偏頗性使实际工作不易推进。因此，我們不得不祈求上蒼解救我們，以这种过去一向采用的正当方法来消弥我們內心的不平。同时，我們也要对全国貴族

① 1691年7月9日，王后瑪丽在英王离英赴荷兰期間，曾致书密德尔薩克斯的治安法官，要他們"忠实而公正地执行那些已經制定的、现在仍然有效的法律，懲办主日的瀆神行为、酗酒、妄用神名的詛咒和謾罵，以及其他一切放蕩的、暴戾的和妨害治安的行为等等"。——譯者

② 1697年2月，国王威廉发布諭告，严禁不道德与瀆神行为。——譯者

和乡紳伤風敗俗的一切方面严肃地提出如下的抗議:

首先,我們要提出的抗議是,我們认为目前探究問題的态度是不公正的,而且抗議这样的說法,即:除掉你們的高官显职、財产和門第以外,你們在德行方面还比我們略胜一筹。固然,我們都很坏,并且情願很有礼貌地同意我們和你們一样坏;可是在仔細探究之下,我們发現在恶行的共和国中,魔鬼一直是留心把穷人和富人平列的,目前正在一視同仁地使我們大家都获得邪恶的最高学位。

其次,我們认为至今所公布的一切文告、宣言和議会法案,就懲处你們的恶行而論,不象对我們那样有实际效力。現在,你們制定法律来懲办我們,同时,你們虽然犯了同样的罪恶和不道德行为,却让你們自己逍遙法外,因此那些法律本身就是不公道的、不公平的。

固然,法律并沒有表明給你們的是自由权而专对我們进行懲罰,因此,英王和議会就其本身而論,可以不在我們这次控訴之列;可是我国的縉紳和地方长官,一方面对我們这些穷苦的平民执行那些法律,一方面自己却在犯同样的罪,藐視上天和人間的法律而不受懲处。这就是我們认为不公道、不公平并对之表示抗議的事情。

因此,除非是貴族、乡紳、治安法官和牧师都願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抑制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或者找出某种方法和权力在他們犯罪的时候来毫不徇私地懲办自己,否則我們就不揣賤末,要求有权利反对以伤風敗俗的罪名把任何穷人繫上足枷送往感化所,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和最不公道的处置办法。

而現在,諸位先生,

为了使这个抗議不致显得有点过分粗暴,不致冒犯长上,我們

請求把我們卑微的呼吁提供給你們自己考慮；因为知道你們是英国的高尙人士、是正人君子，我們希望这一次使你們判断一下你們自己的問題。

首先，諸位先生，我們請求你們自己考慮：如果沒有你們参加，我国風气的改革是否能够完成；如果沒有你們的范例来影响我們，单凭懲治我們的法律是否会使这件工作大功告成。

在我国，脫离放蕩恶行的第一步是由英王爱德华六世开始的，幷得到新教牧师和严肃的貴族們的支持。伊丽莎白女王继續推行了这一步驟。然而，以后的一些国王和上流人物又率先背弃那种严格的道德戒律，从而使恶行不断发展，达到現在所出現的程度。恶行由宫廷蔓延到全国，乡紳和貴族的家庭成了恶习非行的淵藪，它們終于在这些大人先生的保护下变得气焰万丈，向全国实行全面反扑；而我們这些穷苦的平民，一向总是容易为我們的地主和士紳的榜样所支配，也确实已經被他們的榜样誘上伤風敗俗的道路。現在如果要遏制泛濫全国的瀆神和恶行的洪水，正需要你們这些英国的貴族和乡紳作出榜样，否則一切都将徒劳无功。

我国懲治各种恶行的法律已經是十分严厉了，但如果治安法官手中执行法律的权柄沒有发揮作用，法律就会成为微不足道的无用之物。治安法官有懲罰之权，但如果他們不运用那种权力，那就等于一点权力都沒有一样。有些人可能已經运用这种权力，但每逢它发揮作用，无一不是落在我們穷苦平民的头上。这些都是蜘蛛网般的法律，小蒼蝇落网，大蒼蝇則破网飞去。市长大人曾經用鞭子痛打可怜的乞丐，少数声名狼藉的妓女已被关进感化院，有些啤酒店老板和葡萄酒販由于在安息日誘人喝酒而受到罰款的处分；但所有这些都落在我們民众、即穷苦的平民头上，仿佛一切恶行全发生在我們中間似的；因为我們沒有見过喝醉了酒的財翁曾

被带到市长面前，也沒看見一个妄用神的名字賭咒的下流商人遭到罰金或戴足枷的处分。衣着华丽手戴金戒指的人可以当着治安法官的面口出不凈，或者謾罵治安法官；可以穿过大街摇摇晃晃地走回家去而沒有人加以理会；但如果一个穷人喝醉了酒或妄用神的名字賭咒，那他一定会被毫不客气地戴上足枷。

其次，我們請求你們自己考虑一下：既然我們的治安法官本身沾染着謾罵和酗酒的恶习，既然我們的治安法官自己在懲治一个酗酒的人时嘴里总是嚷着“他媽的，把他拴起来”，法律或布告是否能有助于移風易俗。如果法律和布告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作用，那它們就毫无裨益，还不如不公布的好。

諸位先生，为了一种罪行而受罰于一个象我們一样犯罪的人，那是叫人很难忍受的；一个人是否在社会上嶄露头角，竟成为他应否受法律制裁的根据，那也是叫人不能容忍的。这实际上就是由于人們貧穷而对他們实行懲办，而貧穷却根本不是罪过；这正如一个小偷可以不根据犯罪事实而单凭被逮住这一点就判处絞刑。

諸位先生，我們还要請你們自己告訴我們，是否有任何特殊的理由足以証明你們可以腐化堕落为所欲为而不受法律約束，另一方面你們却认为我們中間这些不法行为应該受到懲处，并且当穷人为了同样的罪过被带到你們的面前时，你們确实对他們执行了法律。

因此，为了移風易俗的工作得以继續进行并日臻完善，使上帝益增其荣耀、英王和議会領受更大的光荣起見，为了放蕩、瀆神、酗酒，淫乱和各种不道德的行为不致继續发生起見，我們不揣淺陋，提出下列可以有效地完成如此偉大的一件工作的方法。

乡紳和牧师是我輩愚昧貧民的領导者，是高高在上指导和指揮我們行动的明灯，希望他們首先自覚自願地控制自己，有效地

改变他們的生活、交际方式，以及平常在他們的僕人和乡邻中間的态度。

乡紳是他們乡邻的派头、习慣和生活方式的藍本，他們在乡間的榜样特別富有感染力。大部分人主要沾染的恶习有三，即酗酒、瀆神和嫖妓，不管社会風气使它們多么流行，它們都是同上流人的身分很不相称的。只要一所房屋里不存在这三种恶习，那个家庭就一定有上帝的某种建树；因为它們是蔓延得很厉害的傳染病，几乎不是人性所能完全摆脫的。

酗酒是一种粗野的恶习，是一种十分骯髒的罪孽和戕害本性的暴力，因此我相信，如果全能的上帝不禁止酗酒，而把它規定为一項应尽的义务，那么許多人一定是宁可牺牲进天堂的机会而不願意履行这項义务的。酗酒的快乐似乎藏得很隐秘，因此未开化的异教民族是根本不知道这回事的；只有这些北方国家中聪明的人民才把它发現出来，他們在恶习方面是老資格的能手，是恶行方面的行家，他們能够从丧失悟性上自得其乐，使自己为了解悶而愁上心头。

如果要为这个頗有来历的恶习写一部历史，那么显然可以看出，它是起源于乡紳之間，再由他們傳給穷汉的，而穷汉总喜欢仿效那些位分高于自己的人。在查理二世恢复王位以后，当举杯为英王祝福已成为王党与圓头党之間的分野时，酗酒的行徑开始風靡全国，到現在差不多已經流行了四十年。士紳之流酷嗜这种卑鄙的恶习已到如此程度，竟然认为一个朋友或僕人如果不能喝几杯酒，就算不得是合适的朋友或僕人。到了今天，当我們贊揚一个人的时候，除提到他的声望外，还要說他是个忠实的酒友，作为一种附加的头銜；仿佛他的酗酒足以証明他的誠实似的。我們的上流人物先是自己鍛炼这种下流的本領，后来便达到傳授这种本

領的地步；他們很早就教导青年喝酒，希望把这一風气有效地保存到下一时代。不仅如此，这种习惯已經普遍流行到这种程度，以致一位上流人物最主要的应酬宾客的办法就是把他的朋友灌得酩酊大醉；而他的朋友也十分願意接受他的款待，认为这是主人待客盛意的表示，但实际上他却应当感到这是一种耻辱，就如同他被主人从楼上一脚踢下来一样。于是喝酒就变成了一門学問；如果不是很容易傳授，年輕人很容易学会，也許我們早就設立一所专科学校来傳授这門学問了。乡紳中間的这种恶习在以下两件事上进一步达到了极点：酗酒业已成为他們光荣的行为，成为他們对任何公共喜事表示高兴的方法。在上議院辯論以后，当英王威廉被选上虛位的王座时，一位頗有身分的先生喊道，賈克，他媽的，賈克（他說），回家去告訴太太，說我們已經有了一位信奉新教的国王和王后了；燒起一堆象房屋那么大的祝火，吩咐管伙食的让你們这些狗养的都喝个醉。这里是为了感恩上帝，对恶魔献上了牺牲。其他的恶习是被当作恶习来犯的，人們偷偷摸摸地做，願意把它們隐瞞起来；可是他們却如此貪杯，竟至于自鳴得意，以此为荣，并且尽量想鼓励别人也染上这种恶习。一个最使一个好酒貪杯的人感到躊躇滿志的，是再三說起他在一次宴会上喝了多少夸特的酒，怎样使某几个老实人都喝得酩酊大醉。人們撒謊和发假誓后，总是設法掩盖眞情，并且覚得羞愧，他們也确有理由感到这样。可是酗酒和寻花問柳却成了人們自夸的成就，他們对这些事津津乐道，以此为个人历史上的荣耀；怡然自得地让世人全都亲眼看到他們的放纵行为，使这一罪恶成为他們門閥的光荣标記，并当作上流社会的一种風气来提倡这种嗜好。无論誰只要花一点工夫仔細想想我們的上流人物在家里的习慣，想想他們怎样在穷苦平民中間鼓励和提倡这种酗酒的恶习，就会相信：如果我們說，現今所

流行的飲酒風气，起源于全国乡紳的身体力行，而他們本身又受宮廷的影响，那并不是对英国乡紳的誹謗。

有人也許会对此提出异議，而且也一定会提出异議，他們认为我們的貴族和乡紳很多都是体面的、德行高超的人，因此这种罪过并不是普遍的。对于这一点我們回答說：尽管有那种情况，这仍然是普遍的，因为这些乡紳虽然在消极的意义上并沒有犯我們所讲到的那些罪行，但由于他們沒有用公正不倚的精神执行他們所掌握的法律，他們在积极的意义上还是犯了罪的。哪里見过乡紳或治安法官曾对他的邻人，一位喝醉酒的、謾罵人的、荒淫的乡紳执行过法律条款呢？个人的身分已經成为公开作出最恶劣罪行的护身符，仿佛在人死以后的另一个世界中也有什么从男爵、爵士或乡紳似的，好像由于我国的風俗慣例使他們的地位在不同程度上稍稍高于他們的邻人，他們就可以免遭神譴，或者象杀害了泰恩老爷而被絞死的弗拉茨船长所說，因为他們是乡紳，上帝也会对他們表示三分尊敬。

如果眞有什么理由，足以說明为何財翁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干那些不道德的勾当而穷人却不行，那倒还有話可說。但如果有差別的話，差別也不在这里；因为一个穷人的恶习只影响到他自己，而財翁的不正經行为却影响所有左邻右舍，使生活严肃的人士生气，鼓励并使人們习慣于淫蕩，摧毁那些在德行方面尙无稳固基础的人們的薄弱意志。如果我自己的表走得不准，它只是欺騙我一个人罢了；但如果城里的大钟走得不准，受騙的就是整个教区的居民。乡紳是民众的領导者；如果他們好色貪杯，别人就会竭力模仿他們；如果他們拋弃恶习和酗酒，别人就不会沉湎得这么深，也不会这样喜欢它了。

因此，在有錢的人似乎享有作恶特权的情况下，想要靠惩办穷

人来实行改革，无异是单单排除結果而希望原因不再存在。

我們覚得有些人很喜欢独占一种恶行，他們打算使它全部归于自己；正如罗彻斯特勛爵[①]所自述的那样，他們必須象貴族一样地犯罪；偷偷摸摸的小罪恶是不称心的；他們下作的程度必須超过普通的規模，让全世界的人士都知道他們敢作敢为。

我們的法律似乎并不受理这样的案件，也許根据同样的理由，萊克古斯[②]才沒有制定懲处弑亲罪的法律，因为他不願意他的公民中間有这种罪名。

穷人可并不覚得恶行有什么体面，以致会研究犯罪大小的程度；我們在不道德的行为方面是很坦率的，正如我們在待人接物方面是很坦率的一样；如果我們喝醉了酒，那就老老实实是酗酒；謾駡和嫖妓在我們看来就十足是輕率的举动；我們在交談时說話痛痛快快；那些法官也是这样对待我們；当我們受审的时候，总是被判处加上足枷或送进感化院；可是当我們的紳士老爷耽于風雅的癖好。按照名門的門風而犯罪时，我們看到他們非但不受任何懲罰，反而常常得到不应有的賞封；恶行受恶行的懲处，而懲处又鼓励新的恶行。

总之，情况就是这样；上流社会的淫乱、瀆神和道德敗坏是我国普遍道德淪丧的主要原因，但从現今执法的情形来看，它根本沒有受到我們法律的制裁；如果长此下去，就絕对不能移風易俗，也无法消灭瀆神和不道德行为；因此，专門懲罰穷人是对国王和議会的良好意图的嘲笑；只懲办穷人而让其他同样犯罪的人逍遙法外，是一种不公道的行为；穷人沒有財产贖罪，于是法官就利用他們的

① 指威廉·罗彻斯特(1647?—1680)，經常出入于查理二世宮廷，以生活放浪著称。——譯者

② 萊克古斯，传說紀元前九世紀斯巴达的立法者。——譯者

貧穷来使他們受苦，这也是一种殘暴的行为。

对于这个問題，我們听到一些理由很不充分的辯解，必須加以探討，例如：

（1）治安法官在接受告发以前，是个消极的法官，除非事实上有人提起訴訟并递进了宣誓陈述书，否則他是不去注意任何事情的。如果有誰把宣誓陈述书呈給法官，揭发某人讲瀆神的話或喝醉了酒，他就一定会也不得不对犯过者科以罚金；不管犯事者的身分如何，法律是鉄面无私的；因此毛病不在法律，也不在法官，而在于沒有人告发。

（2）一个証人或告发者的名称是丢臉的，因此，单是打算告发某人公然違犯道德法律的企图，就足以使一个人声名狼藉，为社会所不齿；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流氓和告发者是同义詞；亵瀆上帝的种种最公开的罪行随地可見，民政当局感到气餒，无法过問。

（3）既然不可能有矯正的办法，而这种恶习又流行及于全人类，因此它似乎是天然弱点的附屬物，同人性糾纏在一起，彼此不可能分开。

下面是我們的答复：

（1）固然，治安法官在某一方面是个消极的法官，只能根据告发行动，但这样的告发如果得到鼓励，是会源源送上門来；如果治安法官确实去了解他們附近一带的情况，他們馬上就会听到教区里許多不道德的行为；如果他們确实不顾情面，公正无私地对犯罪的人执行法律，他們馬上就会得到有关犯法者的姓名和事实的报告。并且，問題不在于沒有人告发，而在于他們沒有惩办那些已經有人告发的犯法行为。一个穷人告发一个大人物，这位証人受到打击，被告宣判无罪，而穷人却获得告发者的丑名；再說，我們的法官往往本身就不是道德高尙的人物；当人家听到治安法官

自己也象别人一样满口髒話的时候，誰还会向他告发，說某人讲了对神不敬的話呢？当治安法官本身就酩酊大醉，已經不能坐堂問案的时候，誰还会把一个醉汉扭送到他面前来呢？

（2）而且，法官有权懲处他所亲眼看到的任何犯罪行为，追究他偶然听到的事实；如果他象泥塑木雕一般，坐視人們在他面前作出不道德行为，誰还該把一个穷人送到他那里去受罰呢？例如，我曾听見人們当着一位治安法官的面在滚球場上罵了千百句瀆神的髒話，而他却不加理会，隔了一个钟头打道回府，倒把一个喝醉酒的穷汉套上了足枷。

至于說告发是件丑事，这其实是习慣上的錯誤，也是有害司法的大罪过；要知道一切审判都必須以証人的作証为根据，而阻碍作証，就是阻碍司法；如果一个人在法官审問他的邻人的道德时居然羞于出庭作証，那一定有某种特殊的原因。

（1）这是由恶行的成为一时風尚而产生的；它已經在人們的实际生活中普遍流行，因此要出庭反对几乎是大家所贊成的事情，好象是存心作对，不是迹近报复，便是带有单純为了奖金而告发的那种唯利是图的无耻行徑的嫌疑。当然，如果告发不給奖金，誰也不願意招此麻煩；另一方面，如果奖金太多，爱面子的人就会不屑于干这种事，因为他們瞧不起那笔酬劳；而单純为了酬劳而告发，也确实有一点恶棍的气味；人們由于这些理由因而踟躕不前。

用中伤告发者的办法来打击人們揭发恶行的，正是我們所說的那些富人；具有乡紳气派的人藐視揭发，而穷人也习染上富人的脾气，象憎恶魔鬼似地憎恶告发者。乡紳們当初并不以制定法律为可耻，現在他們却不好意思去查究破坏那些法律的行为，这真是一件怪事；但是，由于有些人曾經把告发别人的宗教問題当作一种买卖，在这方面做尽了坏事，因此告发者这个名称已經在人們的心

目中留下极恶劣的印象，以致确实很难使有声望或有地位的人兴起告发的念头。

然而，我們的乡紳所以不能毅然决然地檢举坏事，主要是因为他們自己也犯着同样的罪恶；他們既然对那种事情本身毫无恶感，心里就怀着很多不良的謙逊和寬大，因此他們也就不能毫无顾虑地为了他們自己也干的事情去懲罰别人。

在执行取締不从国教者的法律的时期，我們曾看到許多有身分的人紛紛控告他們的邻居；他們毫不躊躇地亲自出馬去扰乱礼拜会和搗毁礼拜堂，宁可失敗也非亲自去告发不可；其原因是他們对不从国教派深恶痛絕；但是，我們从来沒有看見过一个不从国教派的乡紳或治安法官热心地采取这样的行动，其原因是他們贊成不从国教派的宗教信仰。現在，如果我們的乡紳和治安法官眞正嫉恶如仇，确实把酗酒当作一种恶行来憎恨，他們就会热心地起来根除邻里左近的酗酒恶习，他們就决不会踟蹰不前或不好意思去查究坏事、驅散酗酒的聚会，或者取締那些几乎象意大利的窰子那样准許公开設立的淫窟，即公共妓院。他們就会願意使各种恶行遭到禁止，并以参加这項工作而自豪；他們就不会不好意思出面去查究淫乱的行为，也不会害怕同有錢的邻居发生糾紛了。纵容犯罪是人們犯有同一罪行的結果，只有在那种行为清除以后，英国的乡紳才会或者才眞正能够带有几分光荣感来着手鏟除他們邻居的恶习。

可是我认为，我們不难让人看到这种告发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也毋需申述很多理由来为那所謂丢臉的事情作辯护。

英国的上等人士不必依靠法律、布告或告发人就能改良全国的風气；而如果沒有他們的协助，世上一切法律、布告和諭令都将毫无效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它們的执行力量；如果掌握法律执

行权的先生們不照章执行法律，成千上万个議会法案至多只等于一張布告；如果賞罰不均，处处照顾到人們的身分和地位，法律又何能照章执行？現在法律逼着治安法官前进，他們的主張是后面赶多紧他們就走多快；可是，要是治安法官起来推动法律，罪恶就会象風中的尘土一样在他們的面前消失，恶行就会立刻受到遏制；不过，除非治安法官自己能改过迁善，他們的邻居要人能改邪归正，使法官所要懲治的人中間沒有他們不敢触动的大人物，要不然我們就永远不能指望治安法官会把法律推行到无拘无束地戢止恶行的地步。

如果英国的乡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对恶习的流行，如果他們同它一刀两断，从而使它不齿于人，使酗酒和咒駡的恶习遭人輕視，不再流行，而染有这些嗜好的人因此将自貶身价，口出不洁和酗酒的人将被視为浪子，不配与正人君子为伍；果能如此，这将比法律所能施予的一切懲戒更有助于匡正其余的人們；恶行由于輾轉相习而蔚然成風，也必須以同样的方式来清除。如果乡紳們改正了錯誤，他們的家屬也一定会步其后尘。那时正人君子将不召納任何僕人、雇用任何工人或同任何店主作买卖，除非这些人同他們自己一样，是誠实的、严肃的；一个下流的、品行不端的、酗酒的僕人必須洗心革面，否則就得挨餓，就会得不到工作；由于行迹不檢而被开除的僕人，不会再有人收留；一个出言不逊的、沉湎于酒色的工人必須悔过自新，否則誰也不会雇他，狎妓纵酒的店主必須变得生活严肃，否則就会失去他所有的顾客，弄得一敗塗地。利害关系和严肃的風气自会使我們这些比較穷苦的人面目一新，用不到什么脚枷或感化院；我們当然会生活严肃，因为若不如此，我們就要統統变成乞丐；那些酷嗜恶习不惜以丧失买卖或工作为代价的人，很快就会变得一貧如洗，沒有錢再继續胡搞，因而

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断然舍弃恶习；用不到有人告发，一个耽于恶习的人立刻会臭名远揚，成为全城的談話資料，每一个人見了他都会嗤之以鼻，敬而远之，唯恐人家看見他們在一起而疑心他們是一丘之貉；他将遭到各种嘲笑，受到应有的懲处，象盜賊一样得不到别人的怜憫。

所以，一言以蔽之，移風易俗这項神圣工作的重担，是在上等人物的肩上；他們是我国世風日下的根源，如果把这种根源消除，其产生的后果当然不再存在，恶习就将为人所不齿，为所有的人所耻于沾染了。

（2）牧师在这一問題上也不应自认为与自己无关；因为他們的生活过去曾經是而且現今在某些地方仍然是不道德的、放蕩的，英国現在总算还不是牧师的天下，这眞是不幸中之大幸。

既然作为我輩楷模的上等人物和作为我輩教师的牧师象我們一样不道德，我們这些穷苦的平民居然会不是現在这种情景，那倒是非常奇怪了。現在請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吧：教区牧师在布道时厉声斥責酗酒，治安法官把我的貧苦邻居加上脚枷，而当我知道正是这位牧师和这位法官昨天夜里还在一起喝醉酒的时候，請問我能从这两件事上得到任何感化嗎？

也許我們不大知道，一个不正經的教区牧师讲道倒可能确实讲得很出色；而西班牙的那句俗話或許不但可以适用于肉体，也可适用于灵魂。倘能手到病除，何妨向魔鬼求医；但这句話对直率的、无知的乡下人可不发生效力；一个穷人在乡下小酒館里喝醉了酒，第二天一位善良而正派的邻居对他說，哎喲，你这样放肆，难道不害臊嗎？那个家伙說，害臊！干嗎我要害臊？可不是，約翰老爷——罗伯特老爷……还有教区牧师，他們都象我一样喝醉过酒。請問你，为什么說是放肆？我听罗伯特老爷……說过，

愈是飲酒少，
举杯更放肆。

一个布道精采而生活腐化的坏牧师，也許象一个笨拙的馬車夫一样，他拉开反开的門，让别人走进去，而把自己关在外面。这或許是可能的，但看来最合理的想法是：他們由于过着那种生活，已經成为阻碍自己和别人的手段。如果英国的乡紳和牧师能稍稍反省一下他們确实負有罪責，他們就会发現自己罪孽深重，因为他們已經用自己的榜样把大部分国人导入了罪恶，并鼓励他們愈陷愈深。

这一部分牧师的毛病或許可以由他們的上級加以糾正，因而也許比其他的人好办；可是乡紳是独立的，他們如果不志願改过，他們的恶习就无法戒除。我們英国人的生活受風气和习俗的影响頗大。只要乡紳使恶行成为过时的風尙，他們就能有效地把它肃清；可是要用强力来肃清它，似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个說理粗淺的請求是向乡紳和牧师提出的，医师們，請你們自己医治自己吧；如果你們先断然戒絕酗酒和不正經的恶习，如果我們不学你們的榜样，那你們尽可以把我們加上足枷，送进感化院，高兴怎样懲罰我們就怎样懲罰我們；如果你們先戒絕宿娼，那你們尽可以为了奸淫或私通而在我們的額上烙印，或者判处流刑，或者絞死我們，而且你們这样做是受人欢迎的；但是，在一夜的花天酒地以后而立刻来作反对酗酒的布道，为了也出諸你們之口的同样瀆神的話而懲办一个穷人，这就是世上最不公道的做法，其本身絲毫无补于法律的眞正用意——移風易俗。

大家公认，英国的乡紳和牧师中間有很多严肃的、虔誠的、遵守戒律的人士，希望这些人不致认为自己在这一呼吁中受到攻訐或損害；如果沒有他們这些人的話，就决不会制定出懲治这些恶习

的法律，因为誰也不会制訂法律来懲办自己；法律所要譴責的，不过是犯罪的人，譴責他們的目的不外乎是要他們知道，目前的世風日下是他們放蕩淫佚的結果，而他們也是有办法通过以身作則重新挽狂瀾于旣倒的；这样，英王才不致白白地发布諭告，議会也不致白白地制訂法律；而使我們在英国能够重新过基督教徒和正人君子的生活，使上帝益增其荣耀，为現今的英王和議会增光，因为英王和議会已經公开表示要在我們中間推行移風易俗的偉大工作，虽然至今还很少成效。

計 划 論

序

献 給
达尔比·托馬斯先生①
国王陛下的玻璃税管理委員
之一兼任其他职务等

先生:

当我把这篇序文奉献給您的时候，我并沒有把您看成是我有幸在他的屬下为国王陛下服务的委員和兼任其他职务的官員；我也不是把您当作我的朋友，虽然我有很大的責任那样做；我只把您看成是本书所談各种問題的最适当的評判人，认为您比絕大多数人都更能辨别和了解这些問題。

书籍只有对那些禀賦适于了解其內容的人才是有用的；把一本有关計划的书献給一个沒有費心想过这方面問題的人，就如同向一个不懂得欣賞音乐的人演奏音乐一样。

显然，您具有評判这些事情的能力絕不会使您蒙受投机者的恶名，这正如一个人洞悉坏人的各种阴謀詭計和狡猾伎俩并不等于就犯下了他們的罪恶。

本书中有几章是由于接触目前对法战争② 中的公共事务而引

---

① 达·托馬斯(Dalby Thomas)是經营西印度貿易的一个大商人。——原編者

② 英王威廉三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宿敌和竞爭者，他即位后，便在英国商人和制造場主的积极支援下开始对法作战，战爭从 1689 年开始，到 1697 年終止，世称“奥格斯堡联盟战爭”；四年后战爭又起，规模更大，即所謂“西班牙王位继承战爭”。——譯者

起的特别考慮的結果。世界上一切被卷入这样殘酷的一場战爭中的商业国家所受生命財产的損失,已經落到我們每一个人的身上,而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受害最小的人。如果这种情况促使我和其他的人都注意发明和計划①的問題——这些就是本书的題材——这不过是一个証明,証实了我所提出的举国上下热中于計划的原因。

我在这本书上有一个不幸的遭遇,那就是:书中的大部分思想都被我保持了将近五年之久,所以有些見解看来象是别人发現的,有些象是公众想出来的,这就反客为主了,好象是我剽窃了别人似的。

特别象海員問題,这您是完全知道的:还在登記海員的法案提出以前,我就早已想出了这个計划;此外,如妇女教育問題,看来我不得不声明:早在名叫《向妇女們进一言》的那本书出版以前,我就已經形成这个想法了。我說这些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独創能力,而是为了表明我并沒有剽窃别人的思想。如果說我侵犯了世上哪一个人的話,那惟一被侵犯的就是您本人,在本书《論銀行》一章中,关于郡銀行和商站的某些見解是从您那里得来的;所以我认为我对妇女或海員問題的提議和有关的那本书或者登記海員的公共方法一点也并不冲突。

破产产业調查委員会成立以后,有人說我的这一提議是从荷兰人那里搬过来的。假使荷兰眞有象这样的委員会,我过去一点也不知道,至今依然不知道;即使就算我知道,我希望这并不妨碍我們在英国成立同样的委員会,特别是它果眞能如人們所說的那样,对公众是有利的話。

① 笛福在这里用的"計划"(Project)一詞含义很广,包括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創造,工农业的改良,創立和发起各种公司企业,还包括各种投机活动在內。——譯者

关于本书談及的互助会問題，我想不会有人和我爭論，因为我們已經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会在实踐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指的是您慨然出任理事的“寡妇互助会”。

互助会的范圍极广，正如我提出的，它可以推广到許多特殊方面。我略去了一种曾同您当面談过的互助会，在这种互助会里，不同行业的一百个商人共同約定：彼此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任何物品，而不向别处购买，价格和付款問題由他們彼此之間解决，这样一来，他們就可以每人有九十九个主顾，永远不会缺买卖了。我可以在本书中連篇累牘地列举类似性质的例子，不过，我决不打算用瑣碎的細节使讀者厌煩。

您很快就会看到我在本书中向公众提出的設立年金局的建議，这为的是救济貧民；这种办法如果受到贊助，就能在各方面达到如我所說的一切巨大成就。

我已經写了許多篇关于貨币和把劣币改鑄成标准币① 以及本位貨币等問題的論文；但是研究这一类問題的大人物是如此之多，而我又不同意其中某些人的見解，因此，我就不敢把这类問題笔之于书了。

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也沒有談及財源問題。我只坚持这一点，即：不論是在貨物售出时征税，或者按存貨征税，或者征收复合税（順便提一句，我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征税办法），总之，不論用議会乐意采取的哪一种办法征税，零售商似乎总是要求我們担負賦税，如果說要向他們征税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他們的景况特别好（虽然这可以是理由），这也是因为王国的其他一切阶层的景况特

① 此句的原文是 bringing in plate to the mint，句中 plate 一字只有作“測量金屬貨币厚度的量板”（gauge plate，见哥倫比亚大百科全书《造币条》）解較妥，因此这里轉譯为“把劣币改鑄成标准币”。——譯者

别坏的緣故。

此外，零售商又是惟一能够納税而受損失最小的人，因为他們能够把它通过貨物的价格轉嫁給顾客，他們只不过是为他們的店鋪多繳一点租金罢了。

制造品零售商，特别是和国內貿易有关的那些零售商，还从来沒有被征过税，他們的財产或人数都不容易計算；貿易和土地已經被我們搞得够慘的，現在，能够继續負担战費的后备力量就是这些零售商了。

如果按照应征的税額征收地税，零售商理应向国王繳納比曾經提出的全部帳单还要多的税款，对此，我想我敢大胆地說，他們現在拿出的錢还不到那笔款項的二十分之一。

如果国王下令对估税員做一次調查，对一切被发現有舞弊行为的人提起公訴，并規定誰能告发估計税額低于法案严格規定的标准的，誰就可以获得賞金，我們将会发現在登記中有无数舞弊和纵容作弊的情形。

在一般的税收中，如果說有人可以免税的話，那应該是繳不起税，或者至少是因納税而缺穿少吃的貧民；然而現在却成了这样的情况，一个每天只掙十二个或十八个辨士的貧苦工人那怕只喝一杯啤酒，也得拿出十分之一的錢繳酒税；他在一年中向国王繳納的税款实在比乡間一个店主还要多，而这样的乡間店主却可能是乡議事会員、或許拥有两三千鎊的財产，他自己釀造啤酒，却根本不繳酒税，而他的財产当征收地税的时候可能只被估值一百鎊，每年仅仅繳納一鎊四先令的税款，但是，如果严格地执行法案的規定，他每年就应該向国王繳納三十六鎊。

假使有人問我这应該怎样补救？我的回答是：应該采取某种办法使每一个人都能按照他的財产多寡繳納应繳的税款，并且，应該

按照这一法案的眞实意图和意义来严格执行；为此目的，应該由国王陛下完全滿意的十二个人組成一个估稅委員会，这个委員会的委員应該三人一組分赴全国各地从新估定动产，而不是去估定土地的稅收。

原有的一切稅册、戶口簿、济貧稅册和路稅册都应該交給这些估稅員；通过对人們的生活状况和公认的財产进行适当的調查，每个人的动产都应該在不容許作弊的情况下从新据实估定；公认有一千鎊財产的人应按一千鎊征稅，其余的依此类推；对拥有两三万鎊財产的、过分豪富的商人也应該按照他的財产征稅，在全国都一致使用簡单的英語和簡便的处理方法。商人和地主应該拿出我們叫做“邻里費”的一份；当穷人掏腰包的时候，富人不应該被放过。

我們在书中曾讀到这样的故事：君士坦丁堡[①] 的居民忍心让自己的城市因为不能及时地得到城防捐款而淪陷，当仁慈的皇帝挨門逐戶向他們劝捐的时候，他們都向皇帝哭穷；然而，土耳其人破城以后，在城里却发現了惊人的巨額財富，連土耳其人都不禁对該城公民的吝啬气度感到惊愕。

英国（議会以及它对公共捐稅的慷慨大量当然是例外）和君士坦丁堡很相象，我們卷入了一場危險的、花錢的、但又是最公平和最必要的战爭，而王国中最富有的人却在哭穷，如果他們能做的只是企图从公众眼中把自己的財产掩藏起来，让估稅員估低自己应繳的稅款，那么法国人，或者詹姆斯国王[②]，或者魔鬼就会光顧他們。

委員会将会发現的就是这些人，在这里，他們将会发現拥有两

① 东罗馬帝国首都，1453年为土耳其人攻陷。——譯者

② 指詹姆斯一世。——譯者

万鎊財产却只按五百鎊資本繳税的人。在这里，他們也将会发現哈克萊[1]附近有一个这样的富人，今天的税册上只估了他一千鎊資本，而明天却会拿出二万七千鎊来买一份产业。

在这里，他們还会发現朱塞亚•却尔德爵士也許只按五千鎊，或者比这还少的資本向国王納税，而他的現金毕竟有多少却沒有人能够猜得出。我可以指名道姓地举出許多这样的例子，而不会冤枉那些先生。

我不想多談細节了，我敢肯定：倫敦的某十位先生繳納的地税加在一起，还抵不上按照他們当中最穷的一个按照公认的实际拥有的动产(我們叫做資本)应該繳納的二分之一。

我不想追究这种欺騙应該归誰負責；这不是我分內的事。我只希望有权懲罰这种行为的委員会对这种情况进行查究。不过，我敢謙恭地說：由于这种情况，国王受到了欺騙和莫大的侮辱，国会法案的眞正意图沒有得到貫徹，国家由于致命的亏空和利息而負債累累，同国的人也受到了侮辱，还引起了新捐税的兴起。

本书的最后一章建議把英格兰境內的一切海員都登記到国王的税册上，只这一个問題就値得单独写成一本书，我有小小一卷我自己做的有关这一問題的計算和詳細例証，不过，我以为要把它发表出来未免太占篇幅了。簡括地說，我认为：如果向管理这一事务的有关人士提出这种方法，絕大部分的錢就可以用这种方法筹得，而对过去一直在負担战費和将来要負担战費的人不会有什么損害。

据說对投机者的話一般至少要打个对折。投机者总是滿嘴几百万、几百万鎊地大吹自己的建議，所以我沒有把我計算出的巨額款数談出来。但是，我敢不揣冒昧地說，我可以根据这样一种提

① 倫敦的一个大主教区。——譯者

議包征每年三百万鎊的税款，而且保証完全能够繳齐。我对这种方法的价值抱有这样的看法：当它实行以后，国家可以因为有这笔税收，額外再得到三百万鎊的收益，这事虽极奇怪，却不难办到。

在«关于学院»一章中，我冒昧地譴責了各种駡人的习慣。我无意为此而道歉，因为一个人不应当害怕揭露誰都应当耻于去做的事情。然而，我想我似乎也有些触犯我自己的戒条，这就是：当讀者讀到我这段反对謾駡的文字的时候，不得不重复某些最难听的駡人的髒話；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有这样的答辯：

首先，我发現自己如果不把那些話原封不动地写下来，就很难表达出我的意思，至少很难說得明白。

其次，这些髒話只是为了揭露恶习才重复的，它所能沾染讀者的程度，有什么理由說比反对淫蕩的布道文对听众的坏影响更大呢？因为它必然会导致听众联想到所說的事实；但是每一个行动的是否道德将取决于它的目的，所以如果讀者在閱讀中因为使用不当而使他自己犯了我企图通过写作加以揭露的过失，其过在他而不在我。

除因需要計算使我不得不討論細节以外，我在本书中始終力求簡要。同时，我在书中尽量避免妄自尊大的表現，卽使在序文中也不例外。因此，現在签上我的名字就此結束罢。

最感激您的賤僕，

丹尼尔·笛福

导 言

誰都承认，需要为发明之母。現在，需要已經如此剧烈地激发了人們的智慧，因此，把这个时代叫做“計划时代”以便和其他

时代区别，看来并沒有什么不妥之处。尽管以往在战爭和社会动乱时期，似乎也激起过类似的发明兴趣，不过，我认为我們无妨不偏厚現代地說：在商业事务和国家民政方面的計划和发明上，以往各时代从来也沒有达到象今天所达到的程度。

指出現代技艺之所以登峰造极的原因，也不是一件难事。有些人把这种情况归因于国家的普遍貧困，我不同意他們的这种悲观論調，因为我相信我們很容易証明，国家本身作为一項資本总額来看，絲毫也沒有因这場漫长而花錢的战爭变得貧困，恰恰相反，它自从有人居住以来，从来也沒有象今天这样富足过。

有人說，我們生在現代非常幸福，我們比祖先聰敏；这种說法我也不完全贊同，不过，同时我得承认：科学和技艺上某些部分的知識在現代确实得到了前人所見不到的种种改善。

战爭的技艺（在我看来这是人类最完善的知識）足以証明我說的話，特别是在指揮軍队和进攻武器方面。看一看各种地雷、战壕、攻击和宿营的新方法吧，那些在进攻和扎营中使用的、还来不及起名字的各种新发明眞是不胜枚举；看一看各种新式的炸彈和聞所未聞的七至十吨重的臼炮吧，我們的艦队装上这种炮以后，远在两三哩以外的海面上就能够发揮出好象全能的上帝一般的威力，眞的从天上向建筑在坚实的土地上的城市降下硫磺和火雨①；再看看我們新发明的“地獄之子”吧，这是一种肚子里装着雷电和可以造成地震的机器，能够摧毁最坚固的堡垒。

这个时代充滿了空前众多的投机者，他們想出的无数主意除了那些在头脑里流产似的一产生就破灭了、刚一傳出来就化为烏有的以外，他們确实每天都提出了許多前人未曾想到过的賺錢計

① 据圣經《創世紀》，上帝曾因所多瑪和蛾摩拉这两座城市罪恶深重，从天上降下硫磺火把它們焚毀。——譯者

划、新的发明和机器。如果要我寻求形成它的原因，我是說，如果要我考查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我以为事情一定是这样的：

这場战爭一开头带来的劫夺和損失是非常慘重的，这主要得怪商人自己經营不善，他們当时沒有眞正了解到将要遭受什么样的危險；因为在我国海軍部还不能确定在世界各地停泊軍艦的軍港、护航队和巡洋艦的分布以前，法国就在海上布滿了私掠船①，卤走了数目难以置信的我国船只。我听到某些自以为擅长猜測的人計算过这笔損失，在战爭的头两年或三年中，船只和貨物的損失高达一千五百万英鎊左右，如果折算为法国貨币，就不下一亿九千万里弗，会使一个神經衰弱的会計吓得摇头。这笔沉重的損失主要落在国家的貿易部門，主要是落在其中的商人身上，而他們之中主要受損失的又是那些能力最优异的商人例如保險商等等；在这种打击之下，王国中最杰出的商人垮下去的数目多得惊人，下院有一次通过了一道救济因对法作战而受到損失的保險商的議案，我們从这里就可以略知其梗概。如果說許多人垮了，那么，明显感到自己的財产每况愈下的人就更多，他們在損失了大部分財产的情况下勉强維持着生活。这些人无可奈何，不得不絞尽脑汁想出形形色色新的設計、发明、貿易、資本、計划和一切办法，力图挽回自己的財产和一落千丈的信誉。原因也許就在于此，这还可以从下面的情况里看出来：虽然我不相信我們說法国如何貧困不堪等等的大嚷大叫（如果这些話有一半是眞的，那么法国人肯定要算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了），毫无疑問，法国也遭受了战爭的損失和破坏；然而，在那里，貧困主要落在比較穷的人头上，他們想不出这样多的发明和类似性质的办法，他們具有另一种性质不相同的

① 在战爭期間特准劫夺敌方商船的武装民船。——譯者

才能。談到比較能干的和上流的法国人，当他們穷极无奈的时候第一条出路就是从軍，他們很少从軍队里再回来单靠辛勤劳动掙一份产业，他們不是在战場上脑子开了花，就是在那里发了財。

如果說在任何行业中只有勤劳才能得到成功，那么在商业界，恐怕这样說才更确切：比起任何人来，商人更加依靠智慧生活。尽管有些人把对外貿易看成是一条由海关庇护的康庄大道，实际上它一开始就无一不是計划、設計和发明。商人所筹备的每一次新的航行都是一个計划，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奇异的情报的帮助下，船只随着市場和商品的千差万别由一个港口开到另一个港口；有些情报是如此的詳尽、迅速和准确，往往使商人不出門而坐在自己的帳房里就能同时和已知世界的任何部分取得联系。这种情况和旅行使一个十分地道的商人成为世界上最聪敏的人，因而在迫于无奈不得不另想生活門路的时候也是最能干的人；依照愚見，本书在討論的題材中所涉及的种种計划都是从这种人中来的。在这种人身上很容易追溯出他們的本行是銀行、股票、股票买卖、保險、互助会、彩票等等。

此外，我們还可以提一提下院一年一度对財源所做的长期調查，这已經成了一个使全国一切人都忙碌起来的运动，我恭請尊貴的議院注意下列情况：通过地稅、人头稅等普通手段开辟的一切財源的絕大部分是否已由商人手中交給議会，并且，大部分款項是否已由他們繳齐。

不过，我这篇文章只在于討論这种風气在国人中流行的原因；这种原因大概就是我所談的，也許并不完全是这样，这将留待日后証明。

对于这种計划的才能所致力的各种行业和作者們的天才所傾

向的各种方法，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观察，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沒有利害关系的观众，因此，或許能够有某些好处——更容易看出演員的"毛病"。如果我这篇文章提出了任何新的东西，或者发現了某些有利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任何設計的問題，誰都可以对本文所提出的有关改良随意加以利用；如果本文揭露了目前发生的任何欺詐，我并沒有具体地想到任何集团或个人。

一般地說，我所討論的各种計划的性质都是有利于公众的，因为它們有助于貿易的改进和穷人的就业以及王国公共資本的流动与增加；不过，这种計划都是假定建立在发明才能和提出改进的誠实基础之上的，尽管我承认創造者主要是为自己謀利益，然而，同时也必須符合于公众的利益。

因此，我們必須把目前的各种計划区分为誠实的和不誠实的。

現在，有人，甚至有极多的人，天花乱墜地大吹其美妙的发現和新的发明、机器以及諸如此类的东西；由于这些主意很新奇，加上这些人的鼓吹，說什么只要預先垫出为数若干的錢，就能够制造出如此这般的机器，干出大事业等等，这就使輕信的人兴致高漲到这样的程度，他們仅仅凭借着一綫虛无縹緲的希望，就成立了公司、专利权委員会[①]，确定职員、股份和帳簿，筹集巨額資本；这些人把一种空想吹擂到使人們紛紛受騙，拿出錢来购买一个新拆白企业的股票；当发起人把这場玩笑开到他們自己的股份全都售出以后，他們就逃之夭夭，听任这陣烏烟瘴气自行消散，让那些可怜的买主去互相爭吵，到法庭上解决結帳、过戶以及狡猾

① 此处原文为 Chose Committees，"Chose" 意为"物财产"，是一个法律术語。这里恐怕是指"訴訟产"（"权利财产"），即不能实际占有而可以通过法律保持其权利，因此譯成"专利权"委員会。——譯者

的发起人在他們中間播下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爭端，把失敗的过錯归到他們自己身上。这样一来，股票开初是逐漸跌价，这时候，誰脫手的及时誰就占了便宜，它一直跌到象小銅錢一样，最后連一个子儿也不值了。我看到过許多靠吹牛和利用信誉卓著的有关人士的名字搞出来的合資公司、专利权、机器和企业的股票，就是这种情形；这种股票的价值被吹为一百鎊，实际上只值这个数目的五分之一（有的多一些），随后越来越不値錢，在股票交易市場上跌到每股十二鎊、十鎊、九鎊、八鎊，乃至最后誰也不买了；一句話，它成了“一文不值”这个詞的一个很好的新代名詞，許多人家都因为购买股票破了产。如果我举出亚麻布制造場、硝石工厂、銅矿、潛水机器、蜡烛等企业的名字作为这种情况的例証，我想，我大概不說假話，也不会冤枉某些劣迹昭彰的人。

我可以继續討論这一方面的問題，揭露股票經紀人、工程师、专利权所有人、委員会以及我們极确当地称之为“捐客”的那些交易所騙子的詐騙和詭計；只是我还不屑于干这种事；不过，对不甘让自己的財产被这种騙子的新发明騙去的人，我可以請他們記住一条普遍的規律，那就是他們应該注意到：凡是有詐騙嫌疑的人，在他們的建議中肯定包含着这样的因素——你的錢一定要在試驗前交給发起人。我在这里本可以穿插一段一个正好騙到我本人头上来的专利权販子的趣事，不过我想在另一个場合再談它。

尽管如此，我們并沒有理由因此便不去鼓励那些目的正当而建立在誠实基础上的发明；同时，我們也沒有理由反对那些正当設計的任何創造者享有他自己的发明才能結出的果实。我国議会准許首創者享有十四年专利权的法案就完全承认：凡是发現任何可能有益于公众的事物的人都应該得到应有的奖賞。毫无疑問，在貿易、技术和手艺、商品制造或土地改良等方面对社会有莫大利益

的新发現，一点也不亚于世界上一切学院和皇家学会在自然界方面的任何发現。

誠然，在各种不同的新发明和計划之間是有着差别的。工場制造或土地方面的改良有助于公众的直接利益和穷人的就业，而有些聪敏人想出的計划却带有一种“欺騙的模样”和魔术的色彩，使人冒各种不必要和不寻常的危險，这两种計划当然也不相同。不消說，我承认这一点，而且，喜欢第一类的計划，然而另一类計划中有一些已經因成功而变得神圣化了，否认它們将是一种瀆犯命运之神的行徑：看看威廉·菲普斯爵士[1]寻找失事船只的航行吧；这完全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計划，一次成功机会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摸彩；这一場冒險一旦失敗，誰都会甚至羞于承认自己和它有关系，这趟远航会和唐·吉訶德[2]攻击風車一样的可笑。天呀！这些人居然跑到三千哩外的汪洋大海上去打撈西班牙的銀币！当然囉，要是失敗了，他們这件事就会被人当作笑話編成歌謠，商人对每一件靠不住的冒險就会这样說：“这簡直象菲普斯寻找失事船的航行。”然而，它却成功了，現在还有誰非难这个計划呢？

命运之神的法律最不公平，

傻子得意，偉人反受欺凌。

法兰西斯·德萊克[3]打敗了西班牙装甲艦队，

假使当日沒胜利，他不过是一个海上盜匪。

---

① 威廉·菲普斯（1651—1695），美洲殖民地总督，曾两次前往西印度群島搜寻沉船中的財宝。他在第二次搜寻中，找到了一笔据說价値三十万鎊的財宝。——譯者

②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訶德》中的主人公，这位醉心于騎士精神的人把风車当成巨人，持矛向它进攻，結果吃了大亏。——譯者

③ 法兰西斯·德萊克（1540—1596），英国航海家和海軍名将，他做过海盜，販过奴隶，1587年曾率領三十艘战船冲进卡迪兹港，毁掉了西班牙正在集結中的艦队。——譯者

华尔特·罗利爵士[1]找不到敌舰，心机枉費。
到头来只落得被判死刑，犯下了叛国重罪。

只有当事业获得成功，
人力才多少显出些作用：
人人都尊重幸运的紈袴子，
昌盛的事业总被人誉为明智。

不过，这一类計划并不会遭到不誠实之譏，除非我們这样說：一个人对他自己和他的家庭都应該誠实，因而不应該把自己的財产扔进不切实际的、靠不住的冒險事业里去。机会即使是如此的靠不住，然而竟有人碰上了，威廉·菲普斯爵士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之一，他在远离一切海岸的公海上，居然从四十多年前沉沒的一艘西班牙旧船里撈到了价值将近二十万英鎊的西班牙銀币，滿載着一船白花花的銀子回来了。

計划的历史

当我說到要写一部計划的历史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介紹或有系統地叙述以往所知道的科学和技艺方面一切必要的发明或改良；我只是打算按照为目前一般人所接受的这个字的含义，对"計划"和"构思計划"的情况做一番簡括的說明，要知道这些事的本源并不需要追溯到多久以前。

各門手艺的发明及其机器和手工工具的改良都需要一張追溯

[1] 华尔特·罗利（1552?－1618），英国政治家和航海家，1592年曾率領一支舰队进攻西印度群島的西班牙裝甲舰队，可是不久即被女王召回囚禁起来。他最后因为和詹姆斯一世冲突，1618年以叛国罪被处死。——譯者

到亚当的长子的年表;迄今为止,每一个时代都提供了一些新的发現。

如果大家认为挪亚造方舟[①] 是一件人类的工作，那便是我讀到的第一个計划;在那个聪敏而罪恶的时代[②]，在比較庄重的人看来,恐怕沒有比这件事更可笑的了,所以可怜的挪亚为造方舟受尽了嘲弄;假使他不是得到上帝非常特殊的指示才动手工作,这位善良的老人准会因为人家譏笑他干的是最愚蠢、最可笑的計划而不再干下去。

巴别塔的建造[③] 是一項眞正的計划。因为如前所述，按照現代的字义来說，“計划”的眞正定义就是一項大到无法經营从而大都难免要化为泡影的巨大事业;可是尽管它們的規模巨大,甚至大到如計划者所提出的那样，下面这个故事对它們說来却也是正确的：按照老故事来說,如果孵了这么多的蛋,就会孵出这么多的小鸡,而这些小鸡也将会生这么多的蛋,这些蛋又会孵出这么多的小鸡,依此类推,一点也不假。所以我們也可以千眞万确地說：如果古人能够造一座屋頂通天的房子，他們就永远不会再在地上被水沒頂，他們只不过是忘了測量天有多高罢了；就和其他的計划一样,这項計划仅仅是因为經营不善才失败的,否則它准会成功。

然而当一切竣工以后，这座建筑物和它那插入云霄的高度就标志着世界孩提时代的人类具有多么淵博的知識，要知道他們当

① 圣經《創世紀》,神用洪水淹沒世界以前，命挪亚造方舟保全他一家人的生命。——譯者

② 据《創世紀》挪亚时代的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終日所想的无非是恶，因而神才使洪水泛滥。——譯者

③ 据圣經《創世紀》,洪水以后，世上的人在示拿平原烧砖筑城塔，塔頂通天，上帝大惧,变乱了众人的口音,分散了众人的力量，这座沒有完全竣工的城塔就叫巴别。——譯者

时并沒有任何可資借鏡的試驗或发明的先例。

当身負罪愆的我們的祖先父老，
如此把巨大无比的天梯建造，
这桩劳而无功的事业遭到我們的嘲笑，
沒有效果的行为很少被看成主意妙；
可是宏偉的遺迹倘若能保留到今朝，
那段未开化时代的知識我們就不敢小瞧。

我相信我可以就这个問題作一番非常有趣的說明，不过我不打算这样做。有人喜欢引用所罗門的話，"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現在有的，在我們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① 可是我毫不怀疑近代已經有了某些相当了不起的发現，产生了人类許多独創的发明，无論就部分或全体来說，这些东西都是世界上从来所沒有的。我只主要地提一提磁石在航海中的使用和火药及火枪的推广；說到发明方面，世人都以为这几样东西完全是在那些特殊时代发明的，正如他們认为制造銅鉄利器的祖师是土八該隐，发明音乐的人是他的兄弟犹八② 一样。談到手艺人的机械和工具，我敢說，現代可以拿出許多以往連想都沒有想过、因而更加談不上仿造的东西；一种东西如果在以往有过某种和它相类似的玩意，我絕不把它叫做眞正的"发明"：我认为把它叫做"改良"更为适当。就手工工具来說，現代发明了一种我們称之为"針織机"的机器，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工具比它在毫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更加体現了眞正的发明才能；这种机器的构造非常匀称，工作起来十分巧妙和成功，在好奇的人看来，也許以为它絕不只是一种普通的机械构件；关于这一点，我指

① 所罗門是古代以色列的名王，以智慧著称于世，这句話出自圣經《传道书》第1章。——譯者

② 据圣經《創世紀》，这两个人是該隐的后裔。——譯者

的是在每家織袜者的頂楼上都可以看到的机器本身。

在上一次內战[①]的时候，計划之風虽已略見端倪，可是它作为龐然大物而誕生却毕竟是从1680年才开始的，所以，我把目前举国热中于計划的根源只追溯到 1680 年为止。我承认每一个时代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种性质的东西，而且給我們留下了某些非常巧妙的計划，让我們尝一尝他們成功的滋味，例如供应倫敦城用水的水厂和以后的新河，它們都是非常巨大的事业和完美的計划，都曾冒过可能失败的危險。在国王查理一世时代，人們作出了无数不通过議会而只依靠专利和御璽筹錢的計划；不过，这些計划都是非正規的，不在我們所談的計划之列，因为象这样的計划，法国也同样多的很，它們与其說是計划，倒不如說是策略，在倫敦大火[②]以后，有人发明了一种救火机，据說，这是一項使原发明人赚了一笔大錢的計划，而且，我們发現它确实也非常有用。然而，直到 1680 年左右，技术和手艺的計划才漸漸眞正問世。国王查理二世的叔父魯珀特亲王对有关机器和机械装置这方面的事物給予莫大的鼓励，而威尔金斯主教[③]对此則著书立說，賦予以理論，这位亲王曾留給我們一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金屬；据我所記忆，这方面的第一个計划就是用这种金屬鑄造大炮和鉆制炮筒，这两道工作是用他自己的独特方法进行的，可惜这种方法随着亲王的去世而失傳了，使承办这項計划的人遭受了很大損失，因为这位承办者

① 指1642—1648年英国資产阶級革命时期的国内战争。——譯者

② 指1666年倫敦大火。这次大火延烧4天，焚毁了倫敦五分之四的房屋。——譯者

③ 約翰·威尔金斯（1614—1672），他的妻子是克倫威尔的妹妹。他写过許多篇科学幻想的文章，幻想过后人可以到月球去旅行，用水銀和远方的朋友迅速通信，倡議使用世界語等等。笛福在这里提到的計划可以在他的《数学魔术》一书中找到。在这本书里，他认为把数学运用到机械上可以造出风力車和潛水艇等。——譯者

为了进行这項事业，不惜工本在哈克莱沼澤建立了一座叫做“担普尔”的水磨工厂，这座水磨工厂可以順利地进行这項事业的每一部分工作；我在一艘叫做“查理国王号”的一級战船上看見过这种炮，炮色发紅，既不象黄銅也不象銅。我曾听說政府提出过某些不准許这項計划继續进行的口实，不过，我不想提它們，因为我幷沒有确凿的根据。以后，我們又看到了一种馬拉的水上机器，专門用来拖曳逆風和逆水的船只；还有一种用以吊起压艙物的机器，这种不成功的机器在亲王生前就荣幸地得到了制造、展覽、試驗，而最后被擱到一边去了。

如果我們說这种計划是在亲王的引导下間世的，那么，在亲王死后，它便成了一个簡直沒人认領的孤儿，直到前文提到的菲普斯船长（后来的威廉爵士）那样成功进行的打撈失事船的航行为止；菲普斯的奇迹刺激了許許多多的人想法为自己寻找一点門路。在他以后，我們的莫尔登特勛爵，約翰·納尔博罗爵士和好几个地方的其他的人都立刻相继效法，而他們的成就很快地使他們厌倦了这种工作。

我不能不提一下如此知名而且还在实行的“一辨士邮政制”①，也不能忘了它的发明人道克莱先生，他在这項事业上曾受到損害，事后幸而由議会主持公道对他采取了某种补償的措施。这項試驗証明出是一桩高尙而有用的計划，当我們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一定要記住这位因此声誉鵲起的創办人。

毫无疑义，一个人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好主意，一个其主要目的

① 一辨士邮政制是一項私人投机事业，承办本城的信件和一磅重以下的小包裹的寄运，城内收費一辨士，郊区收費两辨士。这項事业于1683年开始兴办，由于牵涉到国家邮局的收益問題，法院曾判决剝夺承办者道克萊在这項事业上的收益。不过，道克萊在1690年得到了賠償，在1697年幷被任命为一辨士邮政的监査官。笛福文中所指的就是这件事。——譯者

能够两全其美(公私两利)的計划，結果竟是公众坐享其利而发明人反被撇开，这对发明人来說的确是太不公平了，而这种不公平必然使許多良好的計划得不到鼓励；不过，随着公共环境的更替已重新恢复了淪丧的正义标志，就毋需再恐惧这类不公了，道克萊先生已經滿意地看到往日的損害被消除了，并且得到了光荣的补偿，而做出这种补偿的人并沒有損害过他，他們这样做純粹是出于对他的創造才能的尊敬。

在此以前不久，有好多人在某些大人物的贊助下从事建立外国殖民地的活动，象威廉·潘恩、安·夏夫斯伯利勛爵、考克斯博士等等，他們在宾夕法尼亚、卡罗里納、东西澤西以及其他类似地区进行活动。我并不把他們的活动叫做“計划”，因为他們不过是在进行过去早就开始了的活动而已。可是，公共合資事业开始由此形成，加上早先建立的东印度、非洲和哈德逊灣公司，便产生了一种新的行业，我們給它起了个新名字叫“股票买卖”，这种买卖一开始只不过是一个人偶然把股份和股票簡单地轉让給另一个人，这和人們通常割让产业并无二致。然而，这門生意被汇兑掮客抓住了，經过他們的苦心經营，便变成了一門行业，一門在經营中空前需要使用阴謀詭計和狡猾手腕的行业，其性质之奸詐使过去一切貌似誠实而暗使譎詐的行当都望尘莫及；因为当掮客把持着押宝盒的时候，他們使整个交易所变成了賭徒的世界，任意抬高和压低股票的价格，往往使买卖双方都天眞地准备着解囊，拿出錢来听任他們那貪婪的舌头摆布。这門暴发的行业尝到了一般往往伴随着新奇倡議而来的成功的甜头，它把我拉杂談到的这类不合法的玩意引到世上来，变成了为掮客招攬生意的适当法門。于是股票买卖哺育了計划发明，而計划发明反过来又为它的养父母大卖气力地招攬生意，直到它們全都鬧得为公众所不滿为止，而它們的名声

現在也的确几乎是越来越臭了。

計 划 論

关于計划的創制人

在上帝的一切創造物中，人是必須自行謀生①的最糟糕的生物。除了人以外，沒有其他的动物会餓死。外在的自然为它們准备了衣食，內在的自然使它們具有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可以万无一失地指导它們通过某种适当的手段滿足自己的需要；然而人却必須工作才不会挨餓，必須象奴隶般的劳苦才不会死亡。的确，人天生有指导他的理性，遵循理性指导的人很少会淪入这样凄慘的絕境；可是，一个人如果因为年青时代犯了过失，把自己弄得山穷水尽，甚至完全丧失了金錢、朋友和健康这三样东西，他便会死于沟壑或者某个更糟的地方——济貧院。

使一个人淪落到这种田地的道路纵有万千，而使他摆脫这种窘境的道路却沒有几条。

死亡是一条普救蒼生的出路，所以，有些缺乏勇气而忍受不了眼前境遇的人，出于恐惧而自尽了；肯定地說，自杀是极端懦弱的表現。

另外，有些人为了滿足那条普遍的自然規律，不惜破坏法律，变成了肆无忌憚的慣窃、打家劫舍和攔路搶人的强盜、剪綹和伪造貨币的人等等，直到終于恶貫滿盈，在圣·泰本②河畔找到一条解

① 据圣經《創世紀》第3章，上帝因为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智慧果，憤怒地咒詛人类說："你必終生劳苦，才能吃到地里所长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餬口。"——譯者

② 泰本河是泰晤士河的一条支流，早年，倫敦絞死罪人的刑場就在这条河畔。——譯者

脫的捷徑了事。

还有一些比他們的邻居更狡猾的人，处心积虑地想出了一些隐蔽的詐騙方法，这种現代化的行窃法門完全和前一类窃盜一样地有罪，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要更坏；落进这种圈套的老实人被他們的花言巧語騙去了錢財，結果弄得自己也走上了他們的道路，这种欺騙計划的发明人往往安全地躲在幕后，或者藏身于明特、弗萊尔斯这样的地区①，完全不把誠实和法律放在眼中。

又有一些人也是迫于同样的需要，专心致志于創造以才能和誠实为基础的正当发明。

最后这两种人就是我們所說的"計划創制人"。这就象家鵝总比天鵝多一样，在这两种人中，第二种人的人数比起第一种人来眞是凤毛麟角；由于多数人往往决定了少数人的名声，我們对第一种人所抱的正当的蔑視使第二种人也連带受累，他們就象戴綠头巾的丈夫一样，为了别人的罪恶而受譏于人。

所以，一个人如果被自己絕望的命运逼到如此窘迫的地步，假使他不能奇迹般地得救，就一定会餓死，于是他便挺而走險，这样一个完全变成投机者的人，的确是应該被我們蔑視的；当这种人費尽心血想实現这种奇迹而終于徒劳的时候，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便只有象演木偶戏的人让木偶吹牛一样，把某种破烂貨色粉飾一通，使它看来好象是一种新奇玩意，然后大吹大擂地把它說成是一种新发明，为它申請专利权，借此分发股份而且一定要把它們卖掉。要把新奇的狂想天花乱墜地渲染成了不起，方法和手段多是够多的。他至少要吹嘘几千次和几十万次，有时乃至几百万次，直

① 倫敦的明特、弗萊尔斯、克林克、沙瓦依等八个地区有庇护其境内居民不受逮捕的特权，这項特权于1696年（本书发表前一年）被废除，但是仍然保留着这样的习慣，直到乔治二世时代为止。——譯者

到某个老实的傻大少被他說得一时生起了野心，为它拿出了錢，于是

“……生下了一只小老鼠①，”

冒險家被丢在那里继續实行計划，而計划創制人却反过来在一旁嘲笑那上了当的傻瓜。潜水員会在泰晤士河底下行走，硝石制造商会在“湯姆·托德池塘”上建筑房屋；工程师会制造各种模型和汲水的風車，可是一等到开办費从那些有錢而沒有头脑的人手上筹集到以后，什么专利权，什么发明，就都再見吧！計划創制人已經大功告成，一去无踪影了。

然而，正派的計划創制人却迥然不同。他們根据常識、誠实和創造才能的公平而磊落的原則，对一种适当而完美的計划做出了一定的貢献，詳細說明他打算要做的事，不窃取任何人一文錢，把他的計划付諸实行，他只希望获得自己的发明带来的利潤这份真正的成果，此外别无他求。

关于銀行

銀行如果經营得法，将会、或者說也許会带来很大的利益，在目前这对英国这样的商业民族来說尤为有利；和許多其他显示出有利于公众的事业相比，銀行的情形是特殊的，它的好处是降低了貸款的利息，从金匠、放債人和其他掌握流动現金的人手上夺得了最合他們胃口的交易，那就是：当巨額关税或外汇需要商人付出超出他的一般能力的現款时，他們便按特别高的貼現折扣和利息貸款給他，趁人之急地謀取厚利；所以，商人如能按照寬厚的条件借到錢，他就会得到鼓励，因而有勇气进一步扩展貿易，而在苛刻的

① 这是一句拉丁文成語的下半句，全句的大意是“大山分娩生小鼠”，意为“雷声大雨点少”此处指計划露了原形。——譯者

貸款条件下就不是这样了。不过，一座皇家銀行在这个王国还可以产生其他莫大的好处，从上面談的可以看到一部分，此外，它可以通过国会各項公債和抵押品的担保貸款給財政部，这样一来，我們在战时尽管不能迅速征齐应征的捐税，也不会因經济拮据而发生貽誤戎机的危險，同时財政部也不会有前几代因为預先抵用岁入而必須支付过重利息的負担。地主也可以用抵押品在較寬的条件下借到款項，从而便能防止現在这种大量田产破产和被横暴无情的抵押放款人掠夺的損失。不幸的是，議会尽管通过法案建立了一座皇家銀行①，并且，还依靠"孤儿股金"大批发行公債而成立了另一座銀行，然而，我們并沒有看到它們带来这些以及其他为我們所期望的利益。这两座銀行在认为有必要进行自我介紹以取得公众尊重的这段时期，一直沒有忽略过向大家吹嘘，总是通过广告大肆宣傳自己能够做这些和那些事情，却矢口不提它們眞正打算干些什么。所以，在目前，我們虽然建立了两座銀行，而且，还有更多的銀行正在兴办中，但是它們依然沒有能够降低貸款的利息，这并不是因为它們的构成性质和基础沒有这样做的傾向，而是因为它們发現自己手中有的是更愜意的交易以后，不会傻到仍然遵守那些陈腐过时的建議，而不去更加聪敏地更有利地使用它們的資本以謀取厚利。

这些話虽譴責了銀行現在的行为，却絲毫不能損及銀行本来的性质，也不能損及它对王国公共商业方面可能有利的性质。我們看到又有四五家銀行将要成立了。我承认我对他們的期望并不大于从原有的銀行那里看到的結果；我想我这样說并不刻薄，也沒有什么不礼貌；我并不因为現有的或以后建立的任何銀行沒有做

① 指1694年建立的英格兰銀行。——譯者

我提到的事而譴責它們，可是，它們如果偏偏宣傳說要这样做，我便不无微詞了。我不以为任何人曾經指望过皇家銀行会按四厘利息发放抵押貸款，而它們却宣傳說：从它成立后的次年一月开始就要这样做，这就未免言不由衷，因为据我所知，直到今天为止，它們象这样的貸款連一文錢都沒有貸出过呢。

說眞的，我們的銀行只不过是一家信誉很高（董事們的声望也很高）的、引人存錢的金飾店而已。他們，我指的是董事們，从中得到好处。如果你是活期存款，他們一点利息也不給你；如果是定期存款，他們只給你三厘年利，可是，倫巴德大街[①]上的任何金匠早就在这样做了；然而，这些銀行当向外貸款的时候却百般刁难，規定得那样苛刻、繁冗、盘問得那样寻根究底，而索取抵押品又是那样的公开，以致稍为懦弱的人誰也不肯向他們問津；所以，原来打算便利貸款的企图就这样变成了画餅，因为这里面是有私利可图的，虽然它打着为公共利益的旗号；一句話，它只不过是一种为少数和原来資本有关的人謀求私利的巨大行业；尽管我們有理由希望銀行能給公众带来很大好处，因为它們曾經这样允諾过，可是我們所知道的未来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

可見，銀行自始就是可能非常有利于这一王国的。如果出于他們自己的慷慨或者是由于公共当局的强迫，他們能够象关心自己的私利一样地也关心公共的利益的話，这就会对王国大有裨益。

让我来解釋一下我的意思：——銀行是由公共当局建立的，所以和一切公共事业一样，也应該受到公共当局的制約；通过这种制約使一般貿易的便利和特殊資本的改善都得到适当的照顾，这就

① 倫敦的銀行和商业中心区。——譯者

能够把銀行变成一項眞正有用而有益的事业。

首先，一座銀行的規模大小应当和它所在地区的商业成比例；而皇家銀行离这种标准却还相去甚远，它对全市商业来說，就如同倫巴德大街上一家最小的金匠的現金和这座銀行相比一样。目前人們正在筹备成立更多的銀行，其原因就在于此。我不怀疑倫敦的銀行不久将会和彩票一样的普遍，只是这多半会使它們的声誉每况愈下，或者引起彼此攻訐的內訌。的确，英格兰銀行是有一笔股本的，但是，即使这笔股本完全不涉及政府的公共事务，也不会超过經营本城交易总額所需要的資本的五分之一；这項交易是它应当做至少是能够做的，虽然它并沒有做。我以为我敢大胆地說：在目前，这家銀行的資本有一半以上都被財政部的事务吸收了①。

我想誰也不会把这番議論看成是对英格兰銀行的謾罵。我认为它是一項非常好的基金，非常有用和非常有利可图的基金。它也曾帮助过政府，并且使所有者得到了利潤；正当我們的敌人大肆污蔑我們如何貧困和財政拮据的时候，它的成立对于我国，特别是对本城来說，是一种特殊的光荣。当它成立的时候，当《巴黎官报》正向全世界宣告：国会确已批准国王通过发行若干年后才还清的公债来筹措款項，可是銀根奇紧，不会有可以挪用的錢。就在这时候，財政部除了通过預征由其他稅收中得到三百万鎊收入以外，在不到若干天的时間內，人們又張罗了一百二十万鎊，或者（用法文来說）一千五百万以上里弗的剩余資本自願交給財政部。此外，我还认为現在的英格兰銀行对財政部来說一直很有用，并且使国王能够汇款給法兰德斯的駐軍发餉，——順便說一句，这样做对它本身也非常有利。可是这家銀行仍然还达不到这里的营业所要求的

① 1694 年成立的英格兰銀行开张的第一笔交易，就是以 8％的利息貸款給政府；一百二十万英鎊原始資本全部貸給政府充作战費了。——譯者

规模；以它拥有的全部資本也不能够保証那种早就提出的莫大的利益——降低貸款利息，而无論是在阿姆斯特丹、热那亚，还是在其他地区，所有的外国銀行都絕对控制着利息。在我看来，单凭銀行的增多并不能弥补这种缺陷，只有在它們彼此能完全取得諒解的情况下才能对形势有所裨益。

也許我們可以提出几种弥补这一缺陷的方法。在这里，我願意不揣冒昧地提示几点。

第一，目前，这家銀行应該把它的資本至少扩大到五百万鎊，資本的支付仍然按現行的办法結算，但是，应当加上某些使它的經营方法更有益于公众的微小限制。

五百万鎊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加上銀行的現金信貸，这就使它能够吸收本城的全部游資，其总額或許会达到二百五十万鎊；此外，还有流通証券的信用，它通过流通无疑又会相当于二百五十万鎊；所以通过股金、信用和銀行証券，它們的現金余額就始終能保持一千万英鎊，这是一笔每一个会說它的人却不見得都能理解它的数目。

这件事想起来虽然很奇怪，可是当我們考查它的时候，就发現为所有这些資本找出路并不是什么难事。先說营业問題。随着它的股份的扩大，这家銀行应該扩大它的董事人数，并且，成立由董事会組成的若干小組委員会，分別指导若干和它所負責的各种特殊营业部門有关的办事处；这些小組委員会受董事长和全体董事管轄，可是，在签訂合同方面具有专权。在这方面应該成立：

一个負責貨物关稅貸款的办事处，可以用簡便的办法做出这样的安排；商人能够极其容易地即时繳納高額的关稅，通过按四厘利息向銀行借款，商人首先能够保証繳付根据国王規定在海关上应該即时繳納的10%（鎊）关稅；其次，还可以避免为了借这一笔錢

到处找保人和抵押品的麻煩，这笔錢不知道會使多少人吃了苦头，使他本人或他的朋友落入扣押令的魔掌，鬧到完全破产的地步；本来，在比較溫和的待遇下，商人是可以还清自己所有債务的，而这种办法却使他們傾家蕩产，无法向他的債主提出任何可以容忍的建議。这方面的买卖是一种大买卖，也需要花費相当比例的大宗現金。使銀行成为一个巨額关稅的付款人是天下最容易的事，而商人因此却能体面地据有自己的貨物，他的名誉既不会受到任何損失，貨物的銷售也不受到任何妨碍。

譬如說，我有一百大桶要进口的烟草，所有应抽稅的关稅总額为一千鎊，我缺乏清付这笔关稅的現金。于是，我拿着貨单到銀行去，銀行指定职員把貨物上賬，并为此付清关稅；由銀行上賬的貨物，就其任何一部分或全部来說 他們都拥有充分的权利，而同时却可以免去立抵押券、卖据或毁約条件等等的麻煩。貨物运到靠岸的一家棧房里，商人可以象在自己的棧房里一样自由和公开地接近貨物，并且可以体面地自由出售或解交全部(清付欠款以后)或一部分貨物，在后一种情况下不需要清付欠款，只需要留下足够的抵押量即可；商人可以从解交的那一部分貨物中，用买主签出的票据或其他的方法如数还清欠款，他只付出四厘(鎊)利息，此外不会受到任何勒索。

这种办法将給商业带来莫大的便利，使商人免除了金匠这类人的侮辱，为我們的公共关稅管理带来荣誉，同时，对海关本身也有好处，从而完全消灭了敲詐勒索。因此，这将使銀行具备它应有的价值，让全人类都承认銀行是有益于公众的。商人在这方面遭受敲詐勒索的痛苦是极大的；我要譴責金匠，因为商人在这种場合下大都向他們借錢，同时，我也要把这归咎于其他許多掮客和錢鬼子，他們全都撈了商人一把。我亲自見过这样的事：倫巴德大街上

的金匠借給一个人七百鎊，让他繳納一百大桶西班牙酒的关税。借錢的人立下抵押券把酒交給他当作抵押品，酒被搬入他掌握着钥匙的地窖；商人要依約付六厘利息（鎊），并且还要承认10%（鎊）的貼現才得到借款。当金匠占有酒的时候，商人不能派自己的人来照料酒桶，始終由金匠派人看管，而商人却須按天付給看管人五先令。商人带着顾客看貨的时候，非由金匠派的人領着不可，借錢的期限是两个月；商人可能把酒卖掉的方法，是一次只出售或点交一桶、两桶或三桶，可是，他不得这样做。不知道是商人說錯了，还是金匠故意听錯了，反正商人非得一下子統統卖光不可，不然，就連一桶也不能卖。这样一来，貨便脫不了手，等到貸款滿期，金匠就要求在原利以外另加一厘（基尼）的滞还补偿金，弄到后来，由于滲漏、敗坏和其他事故，酒变少了。这时候，金匠就开始告訴商人說：他恐怕現在的酒抵不上所借的錢了，要求另加抵押品；过不多久，他会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迫使商人还債。这个商人因为拿不出錢来，只得听放款人摆布，不得已忍痛把酒割让，酒——这时只剩下七十桶好酒、四桶变了质的酒（其余的塡补了亏空）——按好酒每桶十三鎊、变质的酒每桶三鎊售出，一共只卖得九百二十二鎊：

	鎊
商人費用	30
一年半的酒窖存放費	18
按借約付利息	63
金匠手下人的照管費	8
預付和滞还借款津貼	74
	193
借貸的本錢	700
	893
商人实收	29
	922

按照最低的估計，商人在这批酒上的花費如下：——

生产成本和运費。

在里斯本，每桶酒价为十五千里尔，所以酒共值一千五百千里尔，按每一千里尔折合六鎊四辨士計算，共为	475鎊
运往倫敦的运費，每吨三鎊，	150
按五百鎊保險，繳2%保險費	10
零星費用	5
	640

所以，我們可以明显看出，这个可怜的人被这位財东盘剝得賠光了全部資本，外加运費和各項費用，他的一百桶酒只卖得二十九鎊。

銀行的另一办事处要占用相当大的一部分資本。这个办事处专門經营抵押貸款，应該附設棧房和商站，經貨主同意后，所有各种貨物都可以在那里公开出售，这对貨主好处很大，而銀行收取四厘利息(鎊)和二厘出售貨物的手續費。

此外，还应該成立第三个办事处，专門經营票据，对合証券①和証券貼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它以財政部一切对合証券和任何部分的收入按一定折扣兌取現金，这会大大有利于政府，也便利了所有在任何方面和公共事业有关的人。

第四个办事处經营四厘利息的土地抵押貸款，通过它可以使受抵人的殘酷和不公平完全受到限制。为了防止詐騙，应該保持一份非常清楚的抵押登記簿。

第五个办事处經营汇兌和国外委托业务。

第六个办事处經营內地汇兌，以后在这方面将有非常广闊的

① 財政部所发証券，一半留作存根，一半发出，兌款时将証券对合驗实，因此称为"对合証券"。——譯者

营业范圍。

在这一个項目下，我們有理由不妨认为这种方法将会最有效地滿足有关郡銀行的各种想法和认識；有了这个办事处，郡銀行就完全变得沒有用处和无利可图了，因为規模如我所提的这样一家銀行为这类交易特設一个办事部門以后，可以很容易地把王国的全部內地汇兌营业負担起来。

通过这个办事处，可以和英格兰的所有商业城市維持这样一种交易来往，以致整个王国全都和該銀行做生意。在这个办事处的指导下，应該在每一郡指派一个公共出納員駐在商业中心城市，在某些郡可以指派更多的出納員，貴族和貿易收入的全部現金都将通过他的手汇交倫敦总行，总行也可以把錢分别汇給各郡或各城市的出納員，这样的小額汇兌只收取百分之零点五的汇水，通过这种办法可以比現行或日后发布的任何防盜法令都能更有效地防止錢財在路上遭受的一切損失，可以避免大批錢財在路上招引盜匪以及出匪地区因此所受的危害。

至于向政府提供公共貸款問題，同其他爭执和临时事件一样，它們都可以由全体董事解决；我相信，不管是誰研究了这些分門别类的营业項目以后，只要他对詳細情况具有一定的判断力，他都会承认：尽管一千万鎊資本确是一項极大的数目，然而它在这些营业部門中却能找到出路。

我可以举出非常充足的理由来說明，当經营如此复杂和重要的事务的时候，为什么采用这种由特設的办事处分别負責各种特殊营业的办法不仅最順利而且最保險；我也可以談談这类独立事务部門的办事手續用什么方法，它們怎样和董事会联系并受其管轄，各种賬目应該怎样汇总在資本总帳上，以及各种規則和申請章程等等；可是我以为沒有必要談这些，至少在这里談它們沒有必

要。

如果有人在这里反对說：一家合資企业不可能經营起王国的全部交易，我的回答是：我以为这并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不切实际，特别因为它在全国的一切交易几乎都可以用流通証券和那些在外流通时間最长的証券来进行，它們由于距离的关系长期在外周轉，这就增加了銀行的信用，从而也增加了銀行的資本。

关于銀行的發展

本章上文曾談到一座皇家銀行似乎就可以控制全国的現金。可是，由于某些人坚决认为这一任务由多家銀行担任比一家更适合，所以，我必須稍为考虑一下这个問題。首先，如果这許多銀行都能互不发生冲突，把彼此的証券作为通貨使之互相流通，彼此維持着經常的交往，那么，我完全贊同許多家銀行来干这項事业要比只有一家好，因为正如和声形成悅耳的音乐一样，和諧在商业中也产生了成功。

商人之間的內哄往往是一个行业衰落的原因。我难以想象許多家銀行能够在英格兰彼此协調到共同分享利益和維持彼此的信用而毋須合并資本。我承认：如果眞能办到这一点，显然商业将会得到便利。

如果要我提議这些銀行应該按照什么方式来成立，我的回答是：为了表示我对某些想到过同类問題的先生們应有的尊敬，我对他們的方法連談也不談一句，更不用說揭露了；无論就基金和創办的方式来說，我想到的都是极不相同的方法。

英格兰的每一座主要的城市都是一个可以用它为基础进行結算基金的法人，借助于特許状或議会法案，它可以順利地解决申請作为法人这項棘手而費錢的問題。

先普遍征求认股，通过結算契据暫时委托該市或市法人的市长和市参議員保管股金，以便拿使用契据来进行申报，某些股东往往作为上述法人的成員并参加保管，因此，銀行就成了該市的公共資产，有一些象法国人叫做“市政厅租金”的那种东西，以上述法人的名义經营；董事們对該法人負責，他們又轉而对全体董事会負責。

假定諾福克郡的紳士們或商人們打算通过征集現金成立一个銀行。征股以后，股本交給瑙威治[①]市議会，和一切銀行一样由董事会經营，董事由股东中选出，只有該市市长永远是董事之一；該銀行以瑙威治市法人的名义經营，不过就使用权来說，則由上述股东、市长和市参議員全体共同制定委托契据。我毫不怀疑这样成立的銀行将具有任何銀行所必需的坚实基础，在各个方面都能符合一个法人的一切目的。

象这类銀行，英国很可以在下述各城市中成立十五家，这些城市中有一些并非該郡的首府，然而，却是更为重要的貿易中心，这种貿易就如金屬矿脉分布在地下一样，脉絡一般地分布在全英格兰：——

坎特伯雷
薩列布里
厄克塞特
布利斯托尔
瓦尔塞斯特
希留布里
曼彻斯特
泰因河上的紐卡斯尔
里茲，或哈利发克斯，或約克
諾丁翰
瓦威克斯或伯明翰
牛津或里定
貝德福
瑙威治
科却斯特

① 行政自治市，諾福克郡首府。——譯者

每一家这样的銀行都要在倫敦設有出納員，否則，它們都要和皇家銀行建立普遍来往和信用关系。

这些銀行在它們的本郡都应該成为該郡制造品的集中地和商站，該郡每一个拥有制造品的人都可以得到低利貸款，同时，他要出售的貨物被送往倫敦，为此目的要在那里建立起堆棧，貨物于該处在完全为貨主所期望的有利情况下售出，銀行只收一厘佣金。或者，当制造者的貨物存在上述銀行的堆棧里的时候，如果他需要在倫敦賒购西班牙羊毛、棉花、油或任何其他貨品，銀行应当按照他的貨物的总值或者至少在較少范圍內为他付清賬款。这些銀行通过相互来往或者对其駐倫敦的出納員发出指示，可以方便地流通彼此的票据，使得一个在普利茅斯有現款而在伯威克缺乏現款的人，可以在半小时內把他的現金从普利茅斯汇到紐卡斯尔，他只要花費半厘汇水而不会受到危險，或浪費时間和金錢；这种便利在王国一切最遙远的地方都能够实現。或者，如果一个人在紐卡斯尔要用錢，而他的貨却在瓦尔塞斯特或者任何其他紡織城市，他只要把自己要出售的貨物送到瓦尔塞斯特銀行的堆棧，就可以方便地由該銀行汇款到紐卡斯尔或任何其他地区，好象他的貨物已經卖掉并且收到貨款一样；他并不会因他享有的便利而受到任何敲詐。

讀者諸君要知道，这段关于銀行的議論沒有涉及与通貨缺乏有关的現状，这似乎已終止了我們叫做“信用”的那部分資本；信用往往是，确实也必須是銀行的最基本部分，任何銀行沒有它便无法維持下去，至少不能有利地維持下去。

一家銀行只不过是聚集在一起的一大笔股金，由一部分股东代表其余股东掌管，为全体股东謀利。这笔股金不能单靠其本身股金的利潤来維持，因为那太微乎其微了；它必須依靠商业的繁复引起的意外和偶然存在下去；例如，一个人要来取錢，他知道明天

也可以取。他或許很忙，不願意当天就取。只要他能够保証明天可以取錢，他便接受了銀行職員签署的一張备忘录，保証他以后随时可以取錢，我們把这張备忘录叫做“支票”。到明天，当他打算取錢的时候，来了一个人找他要錢；为了省却自己取錢的麻煩，他便把上述保証他取錢的叫做支票的备忘录轉給了这个人。这第二个人和第一个人的情况一样，第三个又和第二个人一样，于是支票流通了大約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三个月；这就是我們所說的信用，有一定数量的这类支票在外流通，銀行在享受实际价值股本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并且享受了支票总值的虛拟价值的利益，如果沒有这种信用，也就沒有了这种利益，一旦所有的人都来提款，銀行一定会自动倒閉，因为我敢說沒有那一家銀行单靠营运自己的仅有資本，就能得到任何可观的利益。

有一种銀行能够为担保自己的支票貯备一笔基金，这笔基金首先将为它的所有者带来一份年利，同时，也保証通行的票据可以兌現；我承认这种銀行是能站得住脚的，而且也能够謀取利益，因为实际价值和虛拟价值二者兼而有之，而实际价值又始終可以使虛拟价值能够簡便地兌現；我想象这样的事情只有利用土地才能够办得到，土地一方面处于让渡的状态，可以保証开出的每張支票的价值，同时又为所有者单独带来了收益；无疑地，整个王国可以說就是它本身的銀行，虽然在这个銀行里找不到現金。

我曾写过几篇文章闡述了我认为土地是公共銀行最好基础的看法，談到很容易使它滿足所存現金的一切目的，并且，可以获得双重的利益；尽管这些文章已經写就，可是，由于有一位先生先我发表了同一性质的文章，我就愉快地不再把它們拿出来献丑了；我一般总还有这样的見識：当見解比我更高明的人在議事論物的时候，我往往是不会开口的。

林肯法学协会的約翰·埃斯吉尔写了題目叫《为創造非金銀的一种貨币提出几点論証》的一篇短文，該文对所討論的問題分析得是那样透彻，論点是那样的有力，推理是那样的分明，而論断和文風又是那样的独特，所以，凡是有心計的人都一定会十分感謝他写了这篇文章。

一看到他的那本小册子，我便放弃了自己写的一切有关那一問題的文章；因为我最好还是承认自己不能象他那样討論那一問題，而不要以我的傲慢再在那一問題上說服世人。

关于公路

为了維修公路，全国苦于一項沉重的捐稅負担，而公路却依然处在非常恶劣的状况中。我毫不怀疑，如果有权指导該項事务的人考虑一下这个問題，王国就可能完全摆脫这种負担，并且使公路保持良好的状况——王国大部分地区公路的状况目前都不光彩，在許多地区竟陷于完全无法通行；商旅行客为此得繳納各項通行稅和稅款，同时，为繞越大路而侵入和践踏路边的土地也給土地所有者带来了莫大的損害。

公路費是王国稅收中征收得最随意和最不公平的一种。有些地方按照每镑六辨士的稅率一年征收两三次：有些地方由于道路状况极坏或者由于筑路材料取給过远，全教区都无法筹足要支付的費用；有些地方的公路监察員并不把征得的养路捐用于养路，濫用、勒索、纵容作弊、欺詐、挪用公款等等簡直不可胜数。

当罗馬人統治本島的时候，他們所关心的要事之一就是建筑和保养王国的公路，我們今天使用的主要道路便是他們計划出来的；道路的維修工作是这样的重要（或者至少看起来是这样），他們甚至不惜使自己的罗馬軍团屈尊参加修路，在冬季或者在和土著

居民讲和或停战的空隙时間，他們的全部大軍往往都投入了这項工作。这些堤道和大路的遺迹都是罗馬人留給我們的最宏偉壯丽的紀念品，今天我們在王国的許多地区都可以看到它們；通过还看得見的遺迹，我們发現有些道路是貫通全国的，有些是为适应特殊的需要，从这一殖民地通往另一殖民地的，长达一百多哩的一段。有人会告訴你，那条叫做“瓦特林大街”的著名公路或大道，起自“倫敦石”，經过市內我們今天称之为瓦特林街的那条大街，向西通到現在的泰本所在地，然后轉向西北直达圣·阿尔本斯，其路綫之直使它至今仍是国內最直的一条道路（一連二十哩路都是一条直綫），現在，即使不是主要的道路了，然而仍不失为一条通往圣·阿尔本斯的优良的而且我以为是最好的道路，它依旧被叫做“大街路”；我們发現，这条路从圣·阿尔本斯又伸入希罗普郡一百六十哩以上，沿途有許多明显的古迹，这些古迹是卡姆頓先生[①]发現的，并且，他还对它們做了精确的描写。另外，还有一条罗馬人筑的“壕沟路”，至今还清楚地显示出原是一条高堤道，寬达三十呎以上，两旁掘有壕沟，在必要的地方垫成弓形或者鋪平，在美丽和綫路之直方面比之穿越海德公园的国王的新路毫无逊色；这条路現在还保持着上述状况，从莫歇菲尔德附近通到西倫塞斯脫，再从西倫塞斯脫通到格罗斯脫以东三哩外的小山，全长不下二十六哩，一直被用作通往这些城市的大道，也許，在很少修整的情况下，已經被这样地使用了一千年。

如果我們把作为异教徒的罗馬人的野蛮和風俗姑且撇开不談，而把他們看成是文明的政府，我們就必須承认：他們在改善和增加技艺与学識方面堪称全世界的楷模，他們使那些被他們以威

① 威廉·卡姆頓（1551—1623），英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譯者

武征服的国家和民族变得文明化和組織化了。如果这是他們最关心的事务之一，那么这种考虑就会推动某些事情。我願意提出三点来証明这个慷慨的民族曾經作出的偉大榜样:

(一) 公路很有用。由于它便利馬車通行，因而在一个商业国家里大大有益于貿易，并且促进了我国內地貿易經营必不可少的普遍通信。对此，我可以举出一条安全、舒适和維修良好，对居民和旅客两利的公路具有的千百种便利，不过，我想这样作并沒有必要。

(二) 筑公路并不难。我毫不怀疑，使全部公路，特别是英格兰的公路有个挺象样的状况并不是什么难事，我們很容易使公路給人免受洪水、无法通过的泥沼、深陷的車轍、高崗和一切过去俯拾即是的不便利之害；当这件事完成以后，使它保持住这种情况还要更加容易。

(三) 費用可以降低。为維修公路而征收的一切稅款可以永远廢除，或者另作其他为公众謀福利的用途。

在这里我想請讀者允許我說几句題外的話。

我不是以承包商的身分提出下列建議的，也不是象我們談的計划創制人一样，向公众开出一个我願意为之实行計划的价格，我只是公开发表一項待人实行的計划，到公共事务允許我們的官吏考虑这一計划的时候，他們会发現它完全切实可行，因此，他們会找到願意实行这一計划的足够多的人；在承包之風盛行的当代，我毫不怀疑在任何时候都能毫不困难地找到这样的人，他們自願出資在任何单独一个郡里实行这一計划，为全国做出一个榜样和試驗。

我的建議如下:

首先，議会要通过一項法案，允許承包人自由挖地掘沟，砍倒

籬笆、树木或排除一切妨碍挖沟、排水和疏泄积水，清理、扩大和平整路面的东西；承包人有权切断或圈起土地，进入必要的土地，挖掘、拔掉和平倒栅栏，竪立或拔掉籬笆或树木以进行公路的扩展、加寬和排水；承包人有权在工程指导者认为必要时改变道路、水路或河流小溪的方向；当然，当他們这样做的时候始終要先使这类土地的所有者滿意，他們或者換給原主相等的土地，或者給以現金，地价暫时由大法官或掌璽大臣另外指派两个沒有利害关系的人加以調整；凡是要把水流引离任何水磨的时候，一定要先使原地主和租戶都滿意。

不过，在我继續往下談以前，我一定要就这一問題說一两句話。

道路的下陷和路面状况的恶劣主要是甚至几乎完全是由积水引起的。由于人們对挖掘和疏浚沟渠、排水道及其他水道和清除通道缺乏应有的注意，沒有排除积水，因此，积水滲入地下，把地浸漬得不能承受馬匹和馬車的重量，为了防止这一弊害，上述挖地、掘沟和砍伐等权力将是完全必要的。可是由于这項自由权力似乎极大，也許有人会以为不宜把这項过大的权力授予任何人来对付他的邻人，我的回答是：

（一）这是完全必要的，否則，工程就无法进行；实施这項工程带来的利益比所能引起的損害要大得多。

（二）所有者将得到滿意的补偿，在損害还未形成以前先得到的补偿当然是等値的；我想，这两方再加在一起准能充分地回答在这个問題上的任何反对意見。

除了議会法案以外，还应該成立一个至少由十五人組成的、代表承包人的委員会，每郡都有权派十人参加該委員会，上述十五人当每次开会討論关于該郡事务的时候，都要让这十人始終参与会

議;上述十五人或其中七人应为工程的指导人,由上述十人或其中五人担任有关权利和要求等方面的顧問; 上述十人負責排解各郡中的爭执,有权通过訴訟程序代表将受上述工程侵犯或損害的領主或城市或法人的特权上訴; 一切上訴都应由大法官或由他指定的委員会尽速听取和做出判决,以免工程中断。

这个委員会将授权上述十五人强制征集运貨馬車、普通車辆、馬匹、牛和人,有权使征集到的人畜車辆在规定的离原住地若干哩以內的地区內,按一定的税率服一定时期的劳役。在割草或收获或赶集的日期,征集任何人、馬匹或車辆做工的时候,都必須得到被征人的同意; 如果被征人宣称有某种事务,他和他的馬匹或車辆就得眞的到他所說要去的集市上去。

凡是稍微了解英格兰公路現状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大部分地区都有向行旅开放的一段来往便利的土地,以供驅过牲畜或者让騎兵通行,其隘路狹道之少或許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大道状况一样。一般地說,十字路是比較窄的,不过,在大部分地区仍然寬到足以通过幷行的两辆馬車; 另一方面,我們大部分公路上都有大量的土地好象是多余的公路似的被荒廢了;当然,在这些土地上也有牲畜或行人偶然通过,然而,作为道路来說确实对行人沒有絲毫好处,作为公共荒地既无利于穷人,作为荒地也无益于領主; 这块土地长不出它应該长出那么多的树木或牧草,相反地,在冬季被到处乱跑的牛群无謂地踐踏得泥濘不堪,一塌糊塗,或者在夏季被尘土糟蹋得无以名状。我在英格兰許多地区都看到和附近圈地土壤一样良好的这种土地,它們同样能够被改善和有目的利用。

我們只要让道路的寬度縮小一些,把这些土地圈起来,施上肥料,它就是我提議兴办这項工程需要的巨款所依靠的基金。这些土地(以后我还要著文对它做出估价)被圈起来以后,可以出售

以筹集資本，也适于用来和那些因为扩展道路需要出让一部分土地的先生們交換；并且，把这种土地始終保留一定的数量租給佃戶，繳納的地租归入公共資本或承包人的銀行，或者留作維修道路的保証；如果道路得不到这样的維护，上述銀行就要丧失其土地。

另一部分資本一定是人手，因为人的資本就是金錢的資本，为此，每郡、市、鎮、教区都应該按固定价格繳納一笔相当于公路八年維修費的税款，每郡并毋須繳納現款，而是通过征集人、馬、車辆的服役折抵納税，人和馬匹等由筑路指导人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体罰如笞刑、足枷、頸手枷、感化院等都可以簡便地改变为一定日数的筑路劳役，由于这样的提供人工，全国在以后就会永远免除任何金錢或劳役形式的修路捐，不过，修桥却不在此例。

目前，对这项計划有几种普遍的反对意見，头一个就是在英格兰曾引起过莫大紛爭的問題——傾向于損害貧民和減少貧民人口的、把公地圈为私有的措施。

第二个反对意見是：由誰督促承包人把工程实行到一定的限度，由誰当这項工程的檢查人和监督人呢？

关于第一項圈起公地的問題，就侵犯到“大宪章”和貧民的財产中最可观的一部分这种提法来說，我有如下的答辯：

（一）在我們要圈的土地上，貧民并不能眞的得到任何好处，或者至少是得不到可观的好处。

（二）經营这項巨大事业的銀行和公共資本将有許多需人做的零活和用人的差事，这都只适合于劳苦的貧民来做，因此，他們可以为能够工作而受害的貧民找到生活出路；那些不能工作的貧民也可以得到价值超过所受損失的看管、照料等津貼。

（三）談到減少貧民人口的問題，通过下列措施可以收到正相

反的效果：承包人有义务每隔一定的距离必須在路旁建立农舍，每处至少要建两所，这将有助于修路工程和行旅安全，每所农舍应配給一份足以吸引貧民的土地，凡是按照規定照管公路的貧民都可終身免費居住这些农舍；通过这种措施和其他許多方法，貧民非但不会遭受損害，反而从这項建議中获得了巨大利益。

（四）通过每隔适当距离在公路旁建立的农舍，一个人可以象逛大街似的周游全英格兰，他在旅途中既不会孤立无援地遭人搶劫，也不会缺乏响导。

（五）这項事业一旦得到适当的完成，可能用不了几年就形成了沒有貧民需要依靠公地生活的局面；假使果眞如此，还給貧民保留公地干什么呢？关于这个問題，我們将在以后适当的地方再談。

关于第二种反对意見，即由誰督促承包人实行計划的問題，我的回答是：

（一）如果他們不实行計划，就应該撤消他們的委任状和特許状，沒收他們的資本，而未出售的圈起的土地則成为抵押品，这将是可靠的保証。

（二）每郡选出的十人应該有权檢查工程情况和提出控訴，大法官在接到此項控訴后应当进行調查，并且通过陪审团做出裁决；如果他們确实沒有依約履行計划，就应該强制他們履行約定。

（三）交給銀行的土地应只用于上述的各方面，不論何时，如果公路不能保持最初規定的状况，銀行就应在国家公訴下被科以罰金。

所有这些和其他可以想出的条件經过比我聰敏的人用法律形式固定以后，我完全相信它必能形成一套对国家和貧民以及公众都有同等利益的制度，这是一套如此公平而稳固的制度，在近代世

界史上还从来沒有实行过。現在，我們一般地談一下这个問題，举一个或許在王国中还是独一无二的地区为例，那就是米德尔色克斯的伊斯林頓．全英格兰最大的公路通过这片大教区，在这条大路上来往的行旅最多，赶往史密斯菲尔德市場去的牲畜尤其頻繁。这条大路有那么多的支路，而穿过教区的路又是那样的长，加上这里是不便于行走的粘土地，附近沒有砂礫，因此——說得緩和些——这个教区无力使道路得到应有的維修，这样一来，教区里好多条十字路都变得完全不能通行，車辆、馬匹和人几乎将被陷入凹坑和泥沼里，而干路本身多年来也一直处在一种非常恶劣的状况中，这曾引起人們在国会中提过几次动議，建議在“高門”[①] 征收通行税以进行教区不可能做然而却絕对需要做的工程。伊斯林頓教区放弃境內道路上占用的一切荒地，借以擺脫不堪忍受的公路維修税，同时，用某种别的方法来解决从荒地上得不到多大好处的貧民的生活；这难道不是很可能的事嗎？我直率地断言，只要把現在向公路开放的荒廢和几乎是无用的土地让出来，从而加以改善（它們也很容易改善），以后再施以折扺八年税額的工役，就可以修起一条宏偉壮丽的堤道，两旁有深度足以容水的壕沟和能够充分排水的泄水道，堤道本身至少高四呎，寬三十到四十呎，从倫敦直通巴涅特，中間鋪成弓形，以砂礫和其他材料筑成，只要經常小修修就不致損坏。

我希望現在不会有人神經过敏到这种地步，一听到我提出把向公路开放的土地交給筑路的承包人，就以为我的意思是說为了这項工程，我們就要把芬契尼公地[②] 全部圈起来卖掉；不过，为了預防有人眞会提出这样一种荒唐的反对意見，我想不妨提一提下

① 地名，倫敦北郊住宅区。——譯者

② 芬契尼在倫敦郊区。——譯者

面几句話：在一条公路穿过一大片公有森林或荒地的地方，如果在一定的距离以內两旁沒有籬笆，那么，几个教区将按照上述公路的长度和寬度授予筑路指导者一定数量的和公路平行的公地；此外还必須考虑到土地的性质，不然，就只直接給予他們筑路的土地，让他們在上述公地境內的任何地点得到相当于路旁同等土地的圈地；因此，在好地和附近有堤道建筑材料的地方，較少的土地便够用了；如果情况相反，便要占用較多的土地；不过，一般地說，大都授予他們数量和堤道长度成比例，寬四十竿[①]的土地，而在丘陵、平原等土质不好的地方，授地的比例应該考虑由国家来調整。

另外，关于道路規模的問題也应該加以調整，我认为它的寬度不应小于：

从倫敦起每条路的头十哩为高驛道，路面必須达到寬四十呎、高四呎、沟寬八呎、深六呎，从十哩以后起則为寬三十呎，其余尺寸依此比例类推。

十字路寬二十呎，壕沟大小依比例类推；小路和隘道都在九呎以上，沒有壕沟。

高驛道的中央用石子、白垩或砂礫鋪成，通常保持比两側高过二呎，这样水就可以暢流无阻地排入沟中，并且經常雇有养路工填补坑洞、排除积水，疏浚渠道以及做其他类似的必要工作——这是拦路盜賊的适当工作，这类歹徒有了工作便可能免于走上絞架。

这里，也許有人反对說：从道理上讲，要让較穷的老百姓繳納八年的路捐，无論如何是太多了；例如，拥有几匹馬的一个农夫当征收普通税时只需做一星期的工，我們不应該苛刻到让任何人一下子工作八星期，回答这种反对意見很容易。

---

① 英国长度名，一竿等于16.5呎。——譯者

要征收的税額必須分文不少；如果一个农夫的牲畜一下子服这样长的劳役，就会对他有所損害，那么，他可以分成若干次去服役，或者同意納税，可以按估定的税金分若干次繳納，銀行可以尽量照顾他的便利。

另外，还可以找到一种立刻确定这件工程的方法，譬如为米德尔色克斯郡的公路专門成立一家銀行。就目前而論，无疑該郡的公路在王国中是交通最頻繁的，所以也就需要更多的养路費，而該郡某些地区道路状况的恶劣在全国范圍內也是非常突出的。

如果国会指定一家銀行在一定的年限內专門經管公路檢查費用，該銀行必須保証担当起該項工作，否則将会丧失上述的授产。

情况是这样的：假定米德尔色克斯郡土地税和住宅税的总額确实是或者应該安排到每年共达二万鎊左右——現在的实际数字就是这么多，如果把农夫牲畜的劳役包括在內，数目还要大得多；这种劳役一定要按金錢計算，而且和金錢等值；此外，还有一笔向倫敦城等地征收的津貼。倫敦城等地对上述道路的利用确实最頻繁，享受的利益也最大，无論是該城运送貨物或者是向該城供給食粮都要利用上述道路，因此，照道理应該負担一笔公路的修护費用；倫敦全城需要的活牲畜似乎都是通过由高門到史密斯菲尔德的公路供应的，而且，这些牲畜把道路踐踏得一塌糊塗，因此 如果只让伊斯林頓教区負担全部修路費，这将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所以我想每年应該向倫敦城征收一万鎊以上的公路税，这笔錢可以規定由运輸业者、家畜商以及一切拥有牲畜、馬匹或馬車等等的人繳納，或者用其他許多最公平合理的办法征集。在教区、領主和业主的同意下，該郡的荒地将由筑路承包人圈起和出租(米德尔色克斯的地租一般都很高)，这笔收入每年可达五千鎊以上。这时候，如

果議会通过一項法案，規定按每年三万鎊征收八年的捐稅，这笔稅大部分可以用人工折抵，而不用現錢繳納，以后并可以永远用荒地上的收益抵付捐稅；在这种情况下，我敢大胆地保証米德尔色克斯全郡的公路将筑成下列形式，每年有五千鎊收益的土地一定会永远保証公路的維修，而全郡以后将永远摆脫一切公路維修稅的負担。

我不打算籠統地象以本身尙待証明的原理作为論据的議論一样，提出一項建議而不加以說明，因此，我願意对这項計划的如何进行，在下列各小題下詳細地討論一番：

1. 我建議怎样修公路。
2. 一共要花多少錢。
3. 这笔錢如何筹集。
4. 用什么东西保証工程的完成。
5. 承包人有什么利益。

1. 我建議怎样修公路。

我的第一个回答是：不要仅仅是修繕修繕；第二个回答是：不要变更它們，也就是說不要变更它們現在的路綫，而要把它們建筑得尽善尽美。至于細节方面，首先一定要注意我指的是哪些路以及它們的大小。

第一，高驛道，米德尔色克斯郡共有下列各条：

	哩
从倫敦到斯坦恩斯，为	15
从倫敦到柯尔布魯克，从赫恩斯諾①起算	5
从倫敦到厄克斯布里治	15
从倫敦到波斯比，旧大道	10

① 倫敦西南郊区。——譯者

从倫敦到巴湼特或其附近	9
从倫敦到維尔路中的华尔坦十字路	10
从倫敦到波	2
	66

除了上列的几条以外，还有許多十字路、小路、間道也要加以照管，其中，有些可以修好，有些可以完全不管或者干脆取消，或者专做牲畜路、不通車的馬路或人行道，可以按照当地认为便利的方式去安排。

最有名的十字路是下列几条

	哩
从倫敦到哈克萊，旧福德和波	5
从哈克萊到达尔斯頓和伊斯林頓	2
从哈克萊到赫恩塞、莫斯維尔山，到滑茲頓	8
从托頓翰到狩猎地、南門等，叫做綠巷	6
从恩菲尔德—瓦希至恩菲尔鎭、滑茲頓、陶特里治，到埃德华斯	10
从倫敦到汉普斯泰德、汉頓和埃德华斯	8
从埃德华斯到斯坦莫尔，至品勒，到厄克斯布里治	8
从倫敦到哈罗和品勒草地	11
从倫敦到却尔西、弗尔翰	4
从布兰特福到歇斯特尔华斯、推肯翰和金斯頓	6
从金斯頓到斯坦恩斯、柯尔布魯克和厄克斯布里治	17
从金斯頓到丘特塞桥	5
	90
估增哩数	50
	140

因为可能有許多地区的十字路不能够算在上列数字以內，或者是我不知道和忘記了，所以，我在上述九十哩之外，另估增了五十哩，統統加在一起，米德尔色克斯的十字路就共有一百四十

哩。

他如不需要的間路小道，只要象私人使用的土地所做的那样，掘开道路种上庄稼就行了；至于通牲畜的路，可以由私人照管。

另外，还有在米德尔色克斯这样的小郡无法詳細計算的最后一类道路，它們是村与村之間的和离开大路的住屋通向大路的交叉小道，据我們估計不下一千哩。

所以，全郡的道路据我算来，一共有：

	哩
高驛道	67
公众不太知道的十字路	140
間道和小路	1,000
	1,207

所有这些，就是我所說的道路，它們就照这样分成几类。

我打算怎样来修路呢？我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

(a) 就六十七哩高驛道来說，我建議把它們迅速筑成一种坚实的堤道，路基要打得很好，中間高六呎，两側各高四呎，鋪上磚或石，盖以砂礫、白堊或石块，这要看大路通过的地区能够供应何种材料而定；路面寬四十四呎，两旁凿沟，沟寬八呎，深四呎，所以，只要土地容許的話，全部寬度当为六十呎。

每隔二哩或与此相当的方便的距离，要建立附有半亩土地的农舍一所，免費授予教区中被认为合适的貧民，并且，每周发給他工資一先令；但是，这些貧民对自己所管的一段路每日至少巡視一次，并为积水疏浚流往沟渠的通道，塡充洼洞或松軟的地方。

路上設有两名騎馬的巡路員，經常到处巡視公路有无失修的地方，向公路負責人报告情况，监督路旁农舍居民履行义务。

(b) 对一百四十哩十字路来說，筑成类似的堤道，只不过是尺寸不同，如果土地条件許可，应該寬二十呎，沟寬四呎、深三呎，

路的中部高三呎，两側各高一呎或者在必要处高二呎，也复以砂礫，各教区护路的貧民的工資每周也是一先令；警官必須要在每一区找一个反复巡視公路的人，其职責和农舍居民对大路的責任一样。

每个轉弯的地方都树立路标，为外乡人指明方向，并标出有多少哩的距离。

(c) 至于一千哩的小路，只要妥善地和充分地予以照管，使之保持現有的状况，疏通和挖掘沟渠使积水流走，在需要的地方鋪些筑路材料就行了。

以上就是我对应該怎样修路的建議，如果一旦得到实現，我想人人都会承认这是一項旣有用又体面的事业。

2. 我打算談的第二个問題是一共要花多少錢；关于这一点，我的看法是：

假定材料是买的，馬車和人工是雇的，我提議的大堤道工程每一呎造价不会少于十辨士，六十七哩长的总造价不下于一十七万六千八百八十鎊，其賬目如下：

每一哩按一千七百六十碼計算，三呎为一碼，一哩合五千二百八十呎，每呎造价为十先令，每哩造价为二千六百四十鎊，再乘以六十七，得出总数为一十七万六千八百八十鎊，我在这笔造价里把水道和在有需要的地方抽水的水車、阴沟等費用都計入了。

除了这笔費用以外，还要加上为三十所农舍圈地开沟以及建造三十所农舍的費用，每所造价四十鎊，一共要花一千二百鎊。

我提議修筑的較小的堤道工程每呎造价为十二辨士，这种路全长一百四十哩，每哩五千二百八十呎，总造价为三万六千九百六十鎊。

除了以上两項以外，还有一千哩路需要开水渠、挖阴沟和修

繕，假定每竿要花三先令，全程三十二万竿就需要四万八千鎊，这样一来：

	鎊
高驛道或大堤道	178,080
小堤道	36,960
小路等	48,000
共	263,040

如果要我提出减輕这笔費用的某些措施，也許我可以制訂出一套如何能够用这个数目少一半的錢完成这一工程的計划。

首先，征得“老貝萊”①法庭的批准，使一切因較小罪行被判死刑的犯人暫不去流放，而在公路上做一年苦工；其他犯人等可以不受鞭笞，改在公路上折服适当时間的劳役，这样一来，即使估計得保守一点，也可以得到二百个工人，他們来得快，同样去得也快，只让监工监督他們工作就行了。

其次，和几內亚公司訂立协定，由他們供应二百名黑人，一般地說，黑人是很能干活的人；所有这些人都非常合理地由公共仓庫維持生活。

第三，使用购买的而非雇用的車馬，只要有几个能干的車夫就够了；此外，再用几个有本領指导别人的工人；这样一来，我毫不怀疑大堤道的每呎造价只要四先令；不过，关于这个問題我只是順便提一提。

第四，可以为工程請求捐助和献金。

3．对“这笔錢如何筹集？”的問題，我以为議会只要按每年三万鎊税率向該地区征收八年的路捐，人們便不需要問它怎样筹集了。筹这笔錢将很容易；不会有教区抱怨在这一期間多繳一点稅

① 倫敦主要刑事法庭所在地的街名。——譯者

款，如果以后将永不再繳公路捐的話。

每年三万鎊的八年税額足以保証通过預先抵用（如果需要的話）借到款項，这笔基金由国会保管，专作筑路撥款而不移作别用。

4. 談到用什么东西保証工程履行的問題。

圈起来的土地可以根据国会同一法案撥給銀行和承包人，但是，他們必須担当責任；如果經过一段合理的时間以后，某某教区內任何地方的道路并沒有維护和保持规定的状态，一經大陪审員提出，这些土地就要被沒收，供这类道路通过的几个教区使用。因此，对該地区来說，象这样安置的土地便成了維持道路不会失修的永久保証，因为它們的价值要比修路的需费高得多，承包人保持他們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是合算的；由于他們的权利很不稳固，动輒有可能被沒收土地或因違約而受罰，所以他們会經常注意維修公路。

最后，承包人有什么利益呢？因为我們一定要叫他們有利可得，而且，要有厚利，否則，就不会有人願意承包这項工程。

对于这一点，我的建議是，第一：

在工程进行中，让他們每年从筑路費中領取三千鎊管理費。

竣工以后，只要公路养护得很好，由每年五千鎊中节省下的錢便归他們所有；如果作为保証品的土地每年不能有五千鎊收益，那么，便由八年路捐中另外撥款購买土地以补足亏額；如果收益超过这个数目，这笔利益就归冒險者所有。

在这里，有人可能提出异議說：每年三万鎊的八年税款将会在能够适当花完的时候源源不断地收到，因此，毋須預先举債，这是由于所建議的全部工程大概不能够在較短的时間內完成；如果是这样的話，那么：

	鎊
該地区稅額达	240,000
土地八年节余的收益	40,000
	280,000

这个数字比修路費多出一万三千鎊；如果工程的造价如上述那样低廉，承包人获得的利潤就不合理了。

对此，我的回答是：我的意思是限定承包人只能每年領三千鎊管理費作为薪金，如果能省下整整一年的稅款，就可以不向地方征收这笔稅，或者把它交給銀行，以供象兴建大桥这样的建筑工程使用，或者用于非常多雨或霜冻的季节，这些季节可能損害道路，使之需要不同于一般的修繕。可是承包人不应該从这种余款中牟取私利；我們可能想出很多防止中飽的方法。

另一种异議是針对在荒地上圈地的可能性而发的，这类荒地一般都屬于某个領地，它的地产权可能是如此的复杂，因而在其他方面可能受到如此的牽累，以致即使領主本人願意，也不能把这些土地让出来。

对这一問題，可以概括地这样回答：議会法案在土地的所有权和租借权方面是无所不能的，可以使領主和佃农能够同意他們本来不能够同意的事。至于細节方面，在未被提出以前是无法回答的，不过毫无疑問的是：国会法案可以在一項条款里就把这个問題全部安排好了。

英格兰的一切地区都实行了这項計划，英国該会变成一个多么美好的王国啊！然而，我认为这个計划是行得通的，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也是行得通的。我曾在塞薩克斯那个无法通行的郡內詳細地观察过一切重要的道路，該郡的交通情况，特别是在“荒原”（他們給这个地方起的名字非常确切）地区，使乡村居民在冬季很难到集市上去，因此，集市上的粮食由于奇貨可居而价格昂貴，而

在农夫家里购买却相当便宜，因为他不能把粮食带到集市上去；不过，即使就在該郡，如果有国会法案的批准做支持，我也願意保証实行这項計划，并且，保証会获得很大的好处。

我曾經在那个可怕的郡看到过寬六十到一百碼的道路，从这边到那边都被牲畜踩得泥濘不堪，土地处在对人毫无利益的状态中，当馬走过去的时候每走一步馬腿都要陷入泥淖中，遍地是滿积污水的泥沼和坑洞。为了修繕这种道路，他們耗費了数量惊人的金錢，可是就在他們修补的地方，一个缺乏經驗的旅客走过时也都不免战战兢兢。罗馬人最擅长这种工作，他們修筑起一条坚实的堤道，使公路笔直地穿过这片低洼的地区，通过薩萊的达金直抵斯坦斯泰德，从那里通往奧克萊并一直延伸到阿倫德尔。这条道路的名字告訴我們它是用什么材料筑成的，因为它叫做“大石路”，至今在許多地方还可以看到它的遺迹。

現在，为了使另外的二十碼土地能够在一片荒凉的地区里变成一条坚固、美观而令人愉快的堤道，难道会有那个領主拒絕从我提到的路上让出四十碼土地来嗎？

或者，难道有誰能够否认：整頓我国的交通以便利車辆行旅通行这件事不是一件偉大的工作嗎？紳士們将会在他們的地租和木材价格上发現这項工程的实惠，乡下人将会发現他們的貨物現在不能带往离家咫尺以上的集鎮上去，要从那里带到其他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那时便会卖得迥异寻常的价錢；全郡得到的利益将会百倍于在这方面付出的費用。一般說来，我們感覚到的任何不便往往是刺激我們寻求补救方法的首要动力，然而，象这样巨大的缺陷在过去竟无人为它想过某种权宜的办法，这眞使我愕然了。

关于保險

我以为商人之間的保險可以說是由来已久，从我們記不起的时間起就已經流行在商业方面，不过不象現在这样成为一門行业罢了。

这是商人之間的一項盟約；它在起初对商业来說只是一种偶然現象，是由人們性情上的弱点引起的，有些人在孤单单一艘船上进行了冒險，事后又覚得所冒的風險太大，超出了合宜的程度，于是恐惧不安起来，并且向別人表示了他們的担心，也許听他們訴苦的人在同一艘船上并沒有自己的財产，但是这些人提出願意和他們共同負担一部分可能发生的損失，同时，也分享一部分利潤。这种盟約由于方便而相沿成习、相习成風，成了一种慣例，直到最后它終于形成了一門行业。

我不能怀疑它的合法性，因为商业中的一切冒險都无非是为了謀利；当我出于必要，不得不在某一艘船上装上我的資本負担不起其損失的較多貨物时，另一个人当然可以提出和我合伙；如果我分一部分利潤給他，他就应該承担一部分風險，只要他承担了一部分風險，他就应該分享一部分利潤，二者都是同样公道的。有些人反对保險費和風險之間差別悬殊，保險商承担从牙买加到倫敦的海上風險，每一百鎊只收保險費四十先令，据他們說，这个数字未免太不公平合理了。对商人来說，这种异議虽然很少値得回答，不过，对那些不明其中究竟的人来說，这种异議好象挺公平，所以，我要麻煩讀者听我談談下列几項有关这方面的問題。

第一，他們一定要考虑到当保險商开張的时候并沒有資本。

第二，保險商所冒的只不过是一种風險，而被保險人所冒的却是出門的風險、放債在外的風險、市場的風險，他的代理商的風

險，未来市場的風險等等。所以理当得到一笔相当的利潤。

第三，如果是一次商业航行，也許冒險者要付出三四次这样的保險費，这有时候会使保險商从航行上賺到的錢比商人本身所賺的还要多。在一次航行中，我自己就曾在这些小額保險費上付出了一百鎊，然而我賺到的却还不到五十鎊，我想，有过这种遭遇的，我并不是第一个人。

这种保險的方式和其他行业一样，在当代也有了某些改进(如果讀者允許我用这个名詞的話)，它的第一步改进便是設立了一种为房屋火灾保險的公司。一般人认为这个計划是貝尔本医生想出来的，不过，我认为他这个人作为建筑师比作为医师更著名。这个計划究竟是他发明的还是别人发明的，我不想过問；它依靠地租作为万一发生損失的賠償基金，受到了人們的欢迎。

可是，很快接踵而起的是另一方式的保險——互助会，凡是入会者都繳納一定份額的錢，入会者不論誰的房屋一旦遭到火灾，就用籌集的这笔錢給他盖房子。我不想断定哪种方式最好或者最成功，不过，我相信后者使发起人得到的利潤最多。

只有一件事我不能不談一下，那就是：和这两种保險团体都沒有关系的人却由于它們而受惠不淺，因为这两种团体都拥有一批大都是挑水夫的壮汉，一旦发生火灾，不論起火的房子是否保过險，指定的更夫便立刻召集起这些分住在各处的消防員，我們必須承认，这些人在帮助扑灭火灾方面是非常热心和努力的。

至于进一步改善商业中的保險的問題，我毫不怀疑有許多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也不怀疑由政府收取小額稅金，国王就可以变成全部对外貿易的总保險商；关于这一点，我将在另一个地方比較詳細地加以討論。

我也有这样的看法：在土地所有权如此不穩固的时代，如果能

有充足的基金，在这方面建立一种保險公司并不是个一定不能成功的計划。可是，我不想多談这个問題，因为看来它是城里某些人正在着手进行的一項計划，的确，这也不是我想出来的主意。

对人寿保險，我不能贊同。关于这个問題，我只想說一点：在意大利那种动刀子下毒药蔚然成風的地方，举办人寿保險或許犹有可說，可是，关于临时年金，无論如何，我从未听說它是很受人贊成的。

关于互助会

另一个保險部門就是利用出資分担的办法，或者(借用上文提过的名詞)說是互助会，簡单地說，互助会就是若干人彼此約定在他們之中万一遇到灾难或不幸的时候相互帮助。

如果人类能够彼此融洽，一切可以調节的，包藏着灾难的事物都可以进行保險。可是，在实行这种方式的保險时，特别要求一件事——只有那些生活环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相似的人，才能加入保險，因此，人类必須分成若干阶級；由于他們的意外事故各不相同，所以，每一不同的种类都可以成立一种条件相等的互助会；因为談到人們的生活环境，由于年龄、体格和职业的不同而存在着千差万别，譬如，住在陆地上的人和飘洋过海的人，小伙子和老年人，开店的和当兵的彼此都不一样。我并不妄想对爭执不休的命定、預知和天意等問題做出决断。如果一个人命定要在战壕里被打死，同样的預知或許就会促使他报名从軍，以便使他战死在疆場上，也許一个水手的情况同样如此。不过，我敢肯定——我現在要談第二个原因了——一个士兵比誰都更容易遭遇不测，因此，不能以同等条件組成这种互助会，这样一个人的寿險年金也可能和别人一样多。因此，如果一个互助会的全体成員都同意在一个会員死后，付給該

会員的遺嘱执行人若干款項，那么，水手的遺嘱执行人一定会占到便宜，取得的錢比原来繳納的要多。所以有必要把世人分門別类，水手归水手，兵士归兵士等等。

这也不是什么新鮮东西。互助会不应該妄自尊大，以为这种方法是自己发明的，或者当我們把互助金的方法应用到其他部門上的时候，以为我們有什么剽窃他們的罪过；因为我知道除了仅仅互助会这一个名字以外，并沒有效法他們什么，他們总不能够把这个名字也当作有价值的发明吧。

我可以請他們看看其他方面这一类非常个别的实际事例，这早在上世紀初叶以前就发生了。在埃薩克斯、肯特和埃里島有許多沼澤和湿地，人們在那里經过艰苦的努力和花了大量金錢以后，向海洋和河流爭得了大量的土地，并且筑堤（他們叫做牆）护地，这些土地的所有人同意共同出資維护堤防，以御海水，这完全和互助会一样；假使我在任何平地或沼澤有一块土地，它虽不邻接大海或河流，而我仍然分攤一份維护上述堤牆的費用；如果海水在任何时候决了堤，損失并不落在决堤地段的业主身上（除非决堤是由于他的疏忽），而是由全部土地来負担，这就叫做平均分攤。

此外，据我所知，騎兵队里也实行这种方法，特别是当情况安排成騎兵各騎各人的馬的时候，每一个私家騎兵每天从自己的軍餉里拿出两个辨士，集成一笔公积金，不論哪一个騎兵因意外丧失了战馬；便由这項公积金內撥款为他另买新馬。

还有，水手向恰特姆[①]金庫繳一份錢是另一种互助会；其他的互助会还可以举出很多。

反对这种作法的合法性将是对普遍公平与仁爱的貶抑；因为

① 英国东部海港。——譯者

这正如当我遭到不幸或家业沦落的时候，邻人救济我本是仁慈之举一样，如果我曾答应过换一种情况我也将同样对待他，他只有这样做才算公平；如果全能的上帝曾經命令过我們在危难中要互相救助，而我們彼此立約服从这道命令肯定是值得贊美的，不，它是我們受神律的启发想出来的一項計划，据我所知，它具有这样大的范圍。以致（正如我前面的說明）可以防止世界上的一切灾难，从而使人类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各种灾难、貧困和不幸前面获得保障。在这个問題上，請允許我稍为詳細地談一談。

首先，如果所有列强都一致同意对侵略或进犯邻邦的国家进行鎮压，全世界便可以保証普遍和平。生活中的一切意外，如遭逢盗賊、陆路遇洪水、海上遇風暴等各色各样的損失，都可以用这种办法預防（就如火灾已經这样保了险一样）；就某种意义来說，通过向未死者賠偿損失，死亡本身也得了某种弥补。

我将先从海員談起；因为他們的生命比別人更容易遭受危险，所以，似乎应該首先談談他們。

I．关于海員

水手是世界上的敢死队；他們是藐視恐怖的人，終年和大風浪搏斗，他們凭恃自己那一行的魔力，就在死亡的边緣上做生意，我可以說他們經常处在九死一生的境地。誠然，他們因为經常出生入死，从不把危險放在心上，可是，我希望不会有人說他們更聪敏；习慣使他們变得如此頑强而冷酷，以致我們发現他們虽然随时都可能死亡临头，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我已經观察到，在有关这类人的英国习慣里有一个很大的弊病，用这种互助会的办法或許能够得到弥补。

如果一个自願参加或被征为国王服务的水手在任何意外中負

伤或殘廢，应該发給他一笔終生年金以补偿他的損失，水手們把这笔錢叫做荣誉金，这是根据他們受伤的輕重，如損失的是眼睛、手臂、腿或指头等等按照比例发給的。一个穷人因公殘廢，丧失了手足(这些就是他的財产)，因此不能再靠卖力气掙飯吃，象这样的人就应該受到贍养，而不应該因为国效劳，失臂或断腿而餓死；这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也是非常合理的事。

但是，你如果看看被商人雇用的水手，便会知道并沒有为他們規定任何卹金，这就是以往許多艘优良的船只和大量值錢的貨物慘遭損失的原因，而这些本来是可以挽救的。

水手們也有理由这样做，譬如，有一艘或許載着很多財富的商船在从东印度群島回国的途中，碰着一只私掠船(这只私掠船并不强大，如果商船和它交交手，或許就能够逃脫)；船长把水手召集起来，对他們說：“先生們，你們該看見眼前的情况了；我相信，只要你們大伙儿帮助我，我們就能够摔开这只私掠船。”其中，有一名水手同别人一样願意战斗，也象船长一样不是胆小鬼，可是，脑子比他的同伴稍为聪敏一些，这时候，他回答說：“尊貴的船长，我們願意打一場，我們相信能够把它打跑。不过，情况是这样，如果我們給俘虏了，我們只会被送上岸，打发回家，或許只损失几件衣服和一点点薪水而已；可是，如果我們动手和私掠船干一番，我們之中就可能有十个八个会負伤，变成殘廢，这样一来我們就完了，我們家里也沒人养活了。如果你肯签立一份約定，保証船主或商人給受伤殘廢的人发一笔年金，让我們不致于因为替这条船卖命，反而弄得自己去討飯，那么，我們就願意救出这条船，或者和它一齐沉下海；不然，以我来說就不願意动手。”船长办不到这一点，于是，水手們便坐視不救，結果連船带貨都損失了。

如果我把这个假設的例子变成眞正的事实，指出船只和这样

做的船长的名字,那么,事情便会清清楚楚,无可否定了。

因此,为了鼓励为商人服务的水手,我提議成立一个海員互助会,所有的水手或从事航海事业的人都在那里的一个海員保險公司登記下姓名和住址以及航綫,向公司按季繳付一定的少量保險費——一季一辨士,从該公司理事那里領得一張保証他享有下列各項权益的盖印証明书。

在战斗中或在海上因其他意外而殘廢的任何海員都应該由上述公司发給下列款項,发款方法可以是按年发的終生年金,也可以是一次发的現金,听凭領款者决定:

丧失一目	发給現金25镑或終生年金每年2镑
丧失双目	发給現金100镑或終生年金每年8镑
丧失一腿	发給現金50镑或終生年金每年4镑
丧失双腿	发給現金80镑或終生年金每年6镑
丧失右手	发給現金80镑或終生年金每年6镑
丧失左手	发給現金50镑或終生年金每年4镑
丧失右臂	发給現金100镑或終生年金每年8镑
丧失左臂	发給現金80镑或終生年金每年6镑
丧失双手	发給現金160镑或終生年金每年12镑
丧失双臂	发給現金200镑或終生年金每年16镑

凡手臂、小腿或大腿受伤的,发給医疗費10镑

凡被土耳其人俘虏的代付贖金50镑

凡因年老或患病而致身体衰弱,不能再航海或維持生活的　发給終生年金每年6镑

对战死者或溺斃者的遺妻　发給邮金50镑

考虑到这种情况,每个加入互助会的海員在有会員要求发給邮金的时候,要向上述公司繳付他摊到的定額款項,而且,在每次有人要求发給这种邮金时都要如数付款。該公司把这些要求登記下来,这些要求必須具有充分的証据,由理事分别管理幷印出公

布。

例如：假定有四千名海員加入这种互助会，在六个月以后——只有在入会六个月以后方得提出要求——一艘商船和私掠船发生了一次战斗，結果出現了若干需要发給邺金的要求，全部情况如下：

	鎊
某甲負伤失去一腿	50
某乙被火葯炸坏一目	25
某丙被轟去一臂	100
某丁被裂片刺瞎一目	25
	200
某戊被炮彈打死，发給其妻	50
	250

于是，理事們算出这些人应得的邺金，向該会成員公布，水手某某等在和法国私掠船作战中如此这般地負伤，按照公司的規章，經过理事們核算以后，他們应該領取的款額为二百五十鎊，这笔錢由全体会員均摊，每人合一先令三辨士，凡加入該会的人都要分别认捐一份，使上述受伤者得到救济，这正如他們万一遇到相同或类似的灾难时希望得到救济一样。

从工資中拿出一先令三辨士来救济五个受伤会友，这对一个人来説算不了什么，何况，他同时也保了险，一旦自己負了伤或殘廢时，也可以受到同样的救济；所以，这件事是如此的合理，以致很少会有人不参加这样的保険公司——除非他是一点見識也沒有的傻瓜。

我对这件事不打算再往下談了，因为我或許可以把这个建議告訴某些可以着手实行它的人，通过实施让世人看到它的利益。

II. 关于寡妇

在我看来，互助会的同样方法也可以是一个造福寡妇的非常适当的建議。

我們看到許多生活优裕的良家妇女，不几年便搞得傾家蕩产，也許年青青的就夭亡了，丢下了滿堂无衣无食的儿女。下級牧师、小店主或工匠的妻子往往遭遇到这样的命运。

这些人娶的妻子或許带来了三百鎊到一千鎊的嫁妆，可是他們不能够划定身后应由妻子享有的任何财产。他們或是由于生活奢侈和懶惰而敗坏了家业，或是千百种的意外事故使一个商人家道中落，瀕于完全破产。可怜的年青妇人或許已有三四个孩子，不得不东拉西凑地过日子，而丈夫处于受破产法威胁的狼狽境地，躲在明特或弗莱尔斯这些地区；如果丈夫一旦死去，妻子就更加无依无靠了（除非她有亲友可以投奔）。

如果我們依照下列条件成立一个叫做"寡妇保險公司"的組織：

二千名妇女或者她們的丈夫把她們的姓名和住址登記在一本专为这一目的而設立的登記册上，并且登記上她們丈夫的姓名、年龄和行业，在登記时繳納五先令，以后每季繳納一先令四辨士，这笔錢用来成立和維持一个設有办事处和各級职員的公司，因为維持这样的公司需要一笔費用。入会的妇女每人收到一張由該公司书記盖章和理事签署的証明书，保証她能享有下述权益：

任何一个妇女在入会六个月后的任何时候不幸变成寡妇，按照所規定的格式向公司发出应有的通知和提出要求后，即可在提出要求后六个月內收到为数五百鎊的現金，其中，除了公司职員收取小額的手續費以外（手續費的多寡一定要由理事决定，以便大家

知道),这笔錢将毫无折扣地发給。

考虑到这样的一种情况,每逢任何一个会員变成寡妇的时候,入会的每一个妇女都有义务繳納她摊到而应繳的一份款項,以便为該寡妇凑足五百鎊,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每人的份額不超过五先令。

海員或水手的妻子将不得加入这里所建議的这种組織,其理由已如前述,因为海員比别人更容易遭遇生命危險,除非他們承认这种普遍的例外,即:他們如在王国境外殞命,其寡妇将无权領取补助金。

下面的情况也可能是一种例外:当一个寡妇提出要求的时候,如果在清理一切債务和遺产以外,她的丈夫眞正(实实在在地)留給她本人使用的財产达到二千鎊,她将无权要求領取补助金;成立互助会的宗旨在于雪中送炭,并非錦上添花。但是,反对这項規定的意見非常多。如:

1. 这将誘使許多人发假誓。

2. 人們将在遺囑上弄鬼,以蒙蔽該項例外的規定。

还有一种例外也一定要規定下来,那就是:如果婚姻极不相称,如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嫁給一个七十岁的老翁,或者是丈夫的健康不佳(我的意思是說这种情况是誰也知道的事实),都应当另作别論。为了防止这两种情况的发生,需要做两件事:

1. 公司一定要派遣外出職員在各处搜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一旦发現这种情形,公司在接收入会者以后的十四天內,有权退回其会費并宣布其入会为无效。

2. 凡是丈夫明显患有任何疾病的妇女,在入会一年后才可提出发給补助金的要求。

反对这一建議的主要說法之一是:你如何能够强迫人們繳付

她們的捐款或季費呢？

我对这个問題的回答是：这并不需要强迫（尽管这种手段也可以使用），而是完全出于自願的；只需要用这样的一种办法来保証款項的收齐，那就是：凡不继續繳納应繳費用的，将丧失以往繳款所应获得的一切权益。

我还知道一种看上去象是理由充足的、反对这一建議的看法，那就是：提出要求的数目是如此地难以肯定，誰能知道她們在入会以后到底合算不合算，因为两千人中每年死去的人可能使每一个会員每年要繳納二十鎊或二十五鎊；如果一个妇女这样繳了二十年的錢，最后就是得到五百鎊也吃了大亏。如果她比丈夫先死了，他便消耗了丈夫相当多的財产，使他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对这种說法，我的回答是：首先，我願意提出一个如此公平而容易办到的建議，任何入会者如果覚得会費太高或捐款的次数太多，她們可以在任何时候通知互助会随意退出，以后不再負任何义务；如果眞的这样做了，就是"自作自受"——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将会落个什么結果。

另一方面，由于死亡是一种誰也不能直接預測的意外，所以每个会員都必須承担这項風險；可是，为了使反对这种建議的偏見不致建立在錯誤的論据上，让我們对可能发生的危險稍作考察，根据人口的死亡率的一般比例来計算，看一看二千个入会者每年死亡的有多少人。

威廉·配第[①] 爵士在他的《政治算术》一书中，根据非常精巧的計算，推算出倫敦每年的死亡率为 1/40，并且用所有按比例計算的适当規律証明了这个得出的数字，所以我将从这里开始討論

① 威廉·配第（1623 1687），英国資产阶級古典政治經济学的始祖。——譯者

我的計划。

因此，如果全英格兰的人口死亡率是 1/40，也就是說，我們的二千名会員中每年将有五十人死亡；每一个妇女为每个死者捐助五辨士，她肯定会同意每年花十二鎊十先令为丈夫保寿險，以便在丈夫有个好歹的时候可以領取五百鎊补助金；如果她比丈夫先死，这笔錢当然損失了，可是和贏利相比較，这并不是一种过分不合理的風險。

同时，我还可以举出某些理由来証明，連这种情况都不会在我們的計划里发生。首先，威廉·配第爵士假定倫敦城有一百万人口，而我們在以往疾病最流行的年代(发生瘟疫的年代除外)看到的每年人口死亡統計数从来也沒有达到过二万五千人；經常只有二万人左右，这才占 1/50。而且，我們在这里一定要考慮到；老人和儿童前后合起来至少占死亡人数的 1/3，而我們保險的对象却完全是中年人，大家都知道只有中年人最不容易死亡；如果把这种情况折算在內，根据他的計算，这么多的人每年的死亡率 1/80；不过，因为我要保証为意外事件留下余地，所以我願意假定我們的会員死亡率为 1/50。

其次，必須看到，我們的互助会只有在死去丈夫的情况下才照規定发給邮金，因此这个 1/50 的数字决不能以二千人作为計算的基数；因为我們可以假定女人的死亡率至少和男人一样，而死去女人并不付款，所以我所能設想的每年要求发給邮金的最大比率是每一千人中占二十人(1/50)，也就是說，每年要发給二十次邮金，每人每次攤五先令，一年合五鎊，即使是一个女人按这个数目繳款二十年，最后得到一笔邮金，她也是极为合算的，而如果她完全沒有机会得到报償，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損失。我的确相信任何保險公司都可以大胆地承攬这种生意，每年向保險人收取不超过

六鎊的保險費，而在她成为寡妇提出要求时賠偿她五百鎊。

我不想再細談这个問題了，因为我有机会另外撰文更詳細地来討論它，承蒙几位朋友认为这个建議太有用了，不付諸实行未免可惜，他們已經决定着手实驗；所以，我請讀者自己去看一看公众实行这个計划的效果吧。

我提出以上两种情况作为特殊实驗，說明通过互助会的方式进行保险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成就；我相信我可以毫不傲慢地肯定：这个主意可以改进成为这样一些方法，它們能够防止人类的普遍貧困，使我們不再有乞丐、教区貧民、养老院和济貧院；通过这种办法，所有的人都可以領到他們应得的生活費，而不会貧苦到要靠施舍为生。

我不信誰会下賤到完全甘于行乞，他們落到这个地步不是迫于貧困，就是出于卑鄙而无饜的貪心；所以，我由此肯定，对于任何乞丐都应該施以救济或懲罰，或二者兼施。如果一个人并不貧困，仅仅是因貪婪而行乞，这說明他的灵魂卑鄙无耻已极，理应受到最大的輕蔑，我們应該象懲罰一条狗似的懲罰他。如果他行乞是由于貧困，而貧困可能起因于游手好閑，也可能是遭到意外；如果是后者，他就应該得到救济，如果是前者，他就应該受到懲罰，但是，同时也理应得到救济，因为不管一个人犯了什么过錯，总不应該让他餓死。

所以，我将开始討論一个造福人群的計划，实行了这个計划，一切决非这样卑鄙、貧穷和无能的人，如果他是由于年老或遭逢意外而需要利用这笔錢的話，都有正当的权利領取一份安慰自己的生活費。有一种貧穷不但不是可耻的，而且是清白的，这就是：人們遭到飞来的横禍、突然的天灾，譬如火灾、船只失事、丧失四肢等，变得一貧如洗，需要依靠別人救济，他們自己并沒有过錯。

这些不幸一般都非常明显，很容易博得他人的賑济；然而，也有許多每况愈下的人家，他們的情况不是那样的公开，而他們的处境却相当窘迫。使人陷于貧困的原因不可胜数，而某些人穷极无奈，不得已才在世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景况，不然，他們就会餓死；于是行乞之風由此而生；而懶惰和游手好閑又使它进一步形成了一門行业。可是，如果彻底实行了我提出的方法，行乞的原因便会根除，而結果自然也就会杜絕了。

考虑不周是人們当年青力壮时不为年老和患病时作打算的主要原因，保証不发生这种弊病的建議概括起来只有这么几句話：所有的人在年青、健康、能够工作并且可以积蓄一些錢的时候，应该从他們的收入中拿出一小部分交由可靠的人保管，作为一笔放在銀行里的存款，以便在他們因年老或发生意外变成殘廢或无力自养的时候，能够因此得到救济，如果蒙上帝保佑，他們或他們的家屬始終不需要这种救济，剩余的錢可以用来救济那些需要救济的人。

如果在英格兰各郡都成立一个性质与此相同的公司，我相信貧困便可以很容易被防止，而行乞現象也将被完全杜絕。

关于年金局

我建議在某个方便的地方建立一个年金局，局內設常年工作的书記、职員和檢查員各一人。任何人，只要是有老老实实的劳动者，不管他們的职业或景况如何，不管他們是男是女——乞丐和兵士例外——，凡四肢完好、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都可以前往該局，在专备的登記册上把他們的姓名、行业和住址一一登記下来，在登記的同时繳納六辨士注册費，以后每季繳費一先令，則每人将得到一份由該局盖印的、保証他們享有下列各項权益的保險契約：

1. 这些繳費者之中如果有人因发生任何意外(因醉酒和爭吵造成的除外)而折断了四肢、关节脫臼或受了危險的撞、跌、压、瘀等伤,由該局特意指定的高明的外科医生負責予以免費治疗。

2. 如果他們在任何时候患有重病,該局接到通知后即派医道精良的大夫去为他們治病,并且免費开方。

3. 如果他們由于上述疾病或意外丧失了四肢或眼睛,以致显然不能工作,同时又穷得无法自养,年金局应出資为他們治疗或发給他們終身贍养年金。

4. 如果他們变成跛子、年老或者由于身体眞正衰弱(梅毒除外)而不能工作,同时又无力自养,一經查明屬实,就会把他們收容到专門为此設立的救济所或济貧院,使之終生受到良好的贍养。

5. 如果他們是海員,在他們服务的商船上死在国外,或者因船只失事溺死,或者因被俘死于奴役,他們的妻子在寡居期間将領得一笔年金。

6. 如果他們是生意人并且繳付过教区济貧稅,万一他們由于营业雕敝和失败破了产,因欠債被投入监獄,他們将領得一笔年金,作为他們在监禁期間的生活費。

7. 如果因病或意外,他們暫时陷于极端穷困的境地,在向年金局陈明眞实情况以后,該局将依照理事們斟酌的情况对他施予救济。

要注意的是,按第四条的規定,因疾病和年老而不能工作,穷困无以自給的人应該住进济貧院得到生活贍养,而在第三条中,丧失四肢等或失明的則由該局发給年金。

这种差別待遇的理由是:一个失去手、半截腿或一条腿或失明的貧苦男女,他們的殘廢有目共睹,我們不会受騙,而其他身体衰弱的情况,我們却不那么容易判断,如果不区別对待,誰都会要求

发給年金；实行区别对待，除了那些眞正走投无路的人以外，很少会有人願意进济貧院。

为了使这項計划能够执行得非常周到和公平，而无負于它这样堂皇的外貌，我提出下列几項把它付諸实行的办法：

第一，我建議成立一个負責斯塔普尼和怀特却普两大教区的总局；我在后面将談到某些强迫一切人都在該局保險并繳付費用的方法，所以請允許我在此假定这两个大教区的全体居民（我指的是比較卑微的劳动阶层）都将报名，据我估計他們的人数至少有十万人。

首先，指定上述教区的十五位著名的居民（暫时包括教会执事、所有居住在上述教区以內的治安推事和駐留牧师在內）为該局理事。

上述十五人暫时先由倫敦市长提名，其余空額最迟在十天內由已經被提名的理事以多数票推出。

这十五人选出一个十一人委員会，該委員会每周开会两次，开会必需的最低法定人数为三人，委員会設正、副理事及会計員各一人。

年金局設书記一人，下屬办事員数人，另有登記員一人、办事員二人、調查員四人、信差一人——領取薪金，每日上班——医师一人、外科医生一人、視察員四人。

济貧院設房屋管理人、膳食員各一人、看护員数人、門房一人、牧师一人，人員多寡可以根据收容的人数而酌量增减。

为了維持这个年金局，并使存款只由其救济对象領取或用在他們的身上，使这笔錢不致变成上述职員的薪金，使这項事业的主要目的不致变成从中領薪（就象許多計划曾經出現过的現象一样），为此，我提議由前面提过的經理或承包人担任书記，可以允許

他有一个职員，他的职責是保存登記册、管理登記、发出有理事們盖章和他本人签字的証照、經常登收每个保險者繳納的季費。为了防止欺騙或纵容作弊并且不使上述书記掌权过重，每个保險者都把繳納的季費投入一只大箱子里，这只箱子用十一把鎖鎖牢，委員会的委員各执一把钥匙，这样只有在全体都到場时錢箱才能打开；保險者每次繳月費的时候，书記将发給他一張盖章的証照，用以代替該季度已經繳納季費的收据，其形式如下：

1796年圣誕节

注釋：每个保险者之所以要領取一张季費收条或証照，是因为必須使下列规定成为該局的常规：如果任何保险者沒有按时繳納季費，他們在繳納加倍款項以前不能提出任何申請，或者在該季度不能提出申請，而不管他們遭到了什么意外。

书記应該有权在发出登記券时每張收費二辨士、发出季費收据时每張收費一辨士，以供下列开支：

三分之一作为薪金归他所有，他应由該款中撥一部分支付他的三名办事員；

三分之一归办事員和他們当中的其他职員所有；

另外三分之一用以应付該局的日常費用。

按此計算：

十万名保險者每季繳納一辨士，共合 1,666 鎊 3 先令 4 辨士；

三分之一归书記和三名办事員所有，計(每年)555 鎊 7 先令 9 辨士；

三分之一用以支付

	鎊
登記員一人	100
办事員一人	50
調查員四人	100

医师一人……………………………………………100
外科医生一人………………………………………100
視察員四人…………………………………………100
550

三分之一作为日常办公費，如：

十位委員每周开会两次，每次領津貼五先令，共合…260鎊
委員会雇用办事員一人 ……………………………50鎊
信差一人 ……………………………………………40鎊
年金局养馬一匹 ……………………………………40鎊
济貧院用房一所 ……………………………………100鎊
临时費…………………………………70鎊 15先令7辨士
560鎊15先令7辨士
共合1,666鎊3先令4辨士

一切費用都可以依靠每季繳納一先令这样微乎其微的款項来支付；第二步考虑是考查这笔保險費的收入究竟会有多少，而早晚需要动用它的要求又是哪些。

如果十万人加入保險，每人在登記时从他們的收入中拿出六辨士，共合……………………2,500鎊 0 0
第一年繳納的款額，每人每季一先令，这笔存款共达……………………………………20,000 0 0
必須假定加入登記的不会在三个月以內完全結束，所以，季費只能从登記額滿或截止之日起开始征收；从那时起，一年以后才能提出任何要求；我以为分作几次征收的錢在第一年不会生息，只有二千五百鎊的那一笔可以在某种良好基金的基础上按七厘利率貸給国王，所以，第一年只能生息…………175 0 0
第二年的季費由于有一千人要求救济而減少为……………………………………19,800 0 0

第一年存款如上所述按七厘利率貸給国王，在第二年末的利息……	1,774	10	0
第三年的季費由于有人要求救济而減少为……	19,400	0	0
以前現金至第三年末的利息……	3,284	8	0
三年总收入……	66,933 鎊	18 先令	0

附注：假如他們高兴，誰都可以在每季繳二先令至五先令，他們日后得到的救济也将随之按比例增加。

由于偶然性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很大，所以，很难具体指出这笔錢将怎样开支；不过，利用政治算术，可以作一番大概的推測。

要注意的是，在我的建議中，按第三、五、六条規定要求救济的人領取的年金数目如下：凡每季繳一先令的每周得領年金十二辨士，其比例就是这样；所有按季繳納的錢，每十二辨士将使納款者在需要領取年金的时候，每周获得一先令，繳几份十二辨士就得到几个先令。

第一年不允許任何人要求救济；所以，銀行的全部存款为二万二千五百鎊。我們将以此为基础来考虑要求救济者的数目。

威廉·配第爵士在他的《政治算术》中认为：全部人口中的年死亡率不超过 1/40；我完全不认为我們这里要求救济的事故会和人口的死亡一样頻繁，其理由如下：

1. 我們所保險的人全是成年人，而且，都正当壮年，旣已度过容易夭折的幼年时期，也沒有进入風烛殘年的阶段。威廉爵士的統計包括儿童和老人在內，这些人往往在死亡統計表中占1/3。

2. 我們这里在头几年要求救济的数目不会多，这笔錢只要能够象头三年計算的数字那样，一直增长十年，它就几乎足以維持全部要求救济的人。

3. 假定意外事故和貧困是我們的借方，而健康、兴旺和死亡

則是帳上的貸方，无論怎样推算，具有后面三种情况的人将占全部人数的3/4。說明如下：假定每年的死亡率为1/40（这一点毫无疑問，只会多不会少），那就是每年死亡二千五百人，二十年合計五万人。我希望我可以假定在其余的人中有1/3的人不具备要求救济的条件，显然，他們的生活可以不依靠施舍的帮助，另有1/3的人体格健壮能够劳动。这些数字加在一起共計八万三千三百三十二人，所以，在头二十年中只有一万六千六百六十八人要求施舍和領取年金，其中，有一半，按照威廉·配第的說法，将在二十年內要死于我們的手中，所以，最后剩下的只有八千三百三十四人了。

然而，为了使情况确凿无疑，在推測的比例之外，我願意假定它們可能发生的情况是这样：

我們要注意，在第一年誰也不得要求救济，到第二年，数目一定很少，不过，此后却日益增加；所以，我假設：

在第二年要求救济的人将占1/500，也就是二百人，因此，需要救济費	500 鎊	0	0
第三年提出要求的人为1/100，即一千人，需要救济費	2,500	0	0
加上以前的二百人	500		
	3,000 鎊		

我們继續計算下去：

我們发現在第三年末的本錢是	66,933 鎊	18	先令 0
第四年的季費和以前一样，减少为	19,000	0	0
本錢的利息	4,882	17	6
第五年的季費	18,600	0	0
本錢的利息	6,473	0	0
	共115,879	15	6
救济費	3,000 鎊	0	0
第四年有二千名要求救济的	5,000	0	0

繼續开支的原来費用…………………………3,000		0	0
第五年有二千名要求救济的……………5,000		0	0
繼續开支的原来費用……………………11,000		0	0
共 27,000 鎊		0	0

通过这样計算，头五年的本錢比費用增多了八万八千八百七十九[①]鎊十五先令六辨士，然而，在这里的賬上两方还有許多情況需要考慮，这些情况势必增加了本錢，減少了救济費。

首先，在这五年期間有六千二百人要求救济，在以上計算本錢时即已因此打了折扣，但是，我們也可以假定新加入的人将补足亏額，其数目在五年內共达…………………………………………	3,400 鎊	0	0
他們繳納的六辨士合計……………………	155	0	0
	3,555 鎊	0	0
再加上一十一万五千八百七十九鎊十五先令六辨士，于是，本錢合計…………	119,434 鎊	15 先令	6 辨士
六千二百名要求救济的肯定都是年老体弱的人，我想，根据最低的估計，他們在五年內也将死去五百人，假定不是逐年扣除，我們将省下四千鎊費用…………………………………………	4,000 鎊	0	0
这就使全部費用減少为……………………	23,000 鎊	0	0

此外，在以前的計算中，我們完全假定季費是一直毫不生息地放到年底，这笔錢是一季一季地聚集起来的，假定把它也按季放出去（因为完全可以这样做），它的利息按五年計算将达五千二百五

① 原书作 89,379，誤。——譯者

十鎊。

从第五年起，在可算的范圍內，領取年金的人是如此之多，所以，我深信他們一个一个地死去而省下承包人負担的速率和他們提出要求救济的增长率一样快，只不过是每年所收的季費有些减少而已，它的差額可用本錢的利息弥补。

例如：

第五年末手头的本錢为……	94,629鎊	15 先令	6 辨士
第六年的季費………………	20,000	0	0
本錢的利息……………………	5,408	4	0
	120,037鎊	19 先令	6 辨士
假定維持济貧院的費用比年金大，这笔超額費用每年为一万鎊……………	10,000	0	0
第六年的救济費……………	22,500	0	0
現金余額……………………	87,537	19	6
	120,037鎊	19 先令	6辨士

我們还应該看到，住在济貧院靠年金局养活的人将要做指定的工作，以便不使任何人飽食終日无所事事，这类工作将适合每个人的能力，要求并不苛刻，只不过对最勤勉的人給予某种奖賞而已。上述工作的收益归入济貧院的資本。

此外，除了固定的七厘利息以外，或許还可以想出許多种利用这笔資本謀取厚利的方法，因为財政部不一定經常借款，也許这笔利錢的来源不会永远稳妥可靠；然而，由可靠的人掌管的拥有八万鎊資本的銀行不会缺乏改善資本和謀求厚利的机会。

我不否认这項事业的費用因意外而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以致龐大的救济要求超过了我所提出的比例；不过，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或者費用再多一些，据計算，专供它开支的上述八万鎊資本也

足够使用。

这笔帳是按照巨大的保险人数計算的，或許还可以允許更多的人加入；关于这方面的問題，我想无論人数多寡，比例也許都一样；即使有二十万人加入，这个比例也同样适用。我实在衷心希望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見識，能够看到这項計划的益处，因切身利益而加入这項事业。然而，有些人还不如野兽有头脑，在年老以前不願意做好防老的准备；对付这种人，也許可以由当局采取两种强迫措施：

1. 教会执事和治安推事应該派遣教区管事陪同該局職員到教区較穷的居民家里去，告訴他們：現在給他們想出的免于老年因貧困受罪的办法是如此的体面，如果他們不肯为防备日后的貧困从收入中省下这样小的一笔錢而拒絕加入保險，此后教区对他們将不予救济。

2. 各教区的教会执事可以拒絕未加入該局保險的个人和家庭迁入他們的教区。

3. 应該公开要求任何人不得向乞丐施舍任何东西，这样一来，所有的一般乞丐在一定时間后都会被清除，从而将有效地最終杜絕行乞現象。

为了促使教区为这項計划出力，济貧院理事应該向教区保証以后不会再让教区花錢救济任何人，这一定能使各教区都努力让教区內一切比較卑微的劳动者完全加入保險；因为这种办法必使教区到时候将完全摆脫教区內所有的貧民。

我知道，根据法律，任何教区都不得拒絕救济任何陷于貧困的个人或家庭，看来，向这种人說教区将不救济他們乃是一种徒費唇舌的威吓；然而，教区却能做到这种程度，使这种人在大家眼里成了沒有資格享受救济的人，并且得到相应的冷遇；說眞的，一个人

只要每月省下两壶啤酒錢就可以預防穷困，可是，他連这笔錢都舍不得省下来，等到他受穷罪的时候，誰还会可怜他呢？

至于我算的这本賬，我并不依靠它，我只是說：只要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十万人参加保險，在五年以后，除了付淸一切費用以外还淨余現金八万七千五百三十七鎊十九先令六辨士，我盼望每个人都想一想，有这样的一大笔錢什么事情不能够做？例如，它可以用普通彩票（現在每張彩票售价六鎊）的形式投資，每張年息一鎊，十五年后每一千鎊投資即可收回二千五百鎊，在这一期間并不会躭誤用錢，所以，和現錢一样有用；或者投資于改善租金，例如，地租会随着房屋的兴建而上漲，所以，到时候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笔收入到手，即使保險的人有三分之一要求救济，它也足以养活得了这样多的人。

我盼望大家想一想我国的現状，然后告訴我：假使全英格兰的人，不論貧富老幼，每人每年都向一个公共銀行繳納四先令，同时，这四先令如果能够得到适当的和誠实的管理（不論是一个个死了的人，或者是从不需要救济的人所繳款項的余額都在內），这笔錢豈不是就可能养活了所有的穷苦无助的人，因而永远消除了王国中的行乞和貧困現象了嗎？

关于賭押

現在，以保險单为契据来經营的賭押，已經形成一門保險行业；早先，更确切地說，它是賭博中的一种，而且，如它所应得的那样很遭人蔑視，在許多方面都带有欺騙的性质。然而，战爭却带来了許多可供賭押的事物，例如，未卜胜敗的攻城、战役、战斗和条約等等，这就使賭押声誉鵲起，有人特意为之成立了专門的营业所，使这門生意兴隆到惊人的程度，大大捞了一把，尤其是开营业所的

人更发了財，所以，据人們估算，关于二次圍攻里末利克[①]的賭押，胜敗两方押的賭注不下于二十万鎊。

这門行当是怎么經营的？它通过什么詭計和伎倆得以变成一門行业的，人們为什么糊塗到迷恋于这种玩意？闡明这些問題并不是一件难事。

据我看来，爱好新奇是推动它風行的第一副車輪，我毋需討論这种新奇玩意的魔力。賭押是一种嶄新的东西，至少在倫敦交易所里是这样；有几个人曾以詹姆斯国王[②]能否复辟成功来打賭，結果被政府抓住这个机会，按照他們的罪过給了他們应得的懲处。于是，这类賭押便第一次在公共話題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我曾听詹姆斯国王时代的一个书商說过："如果你想让一本书暢銷，頂好让它給公共劊子手当众焚燒一次。"无疑，这个人把利潤看得比名誉还重，然而，一般人却最喜欢干那些似乎是違法的事，所以这門行业看来恰恰因为被人看作是非法的而得以風行。

这門行业越来越兴隆了，先是在交易所里，然后蔓延到咖啡館，它成长了，直到商业界的蟊賊——掮客們掌握了它以后，专門經营賭押的特殊营业所便紛紛成立，而且，这些場所天天門庭成市，应接不暇。

这些营业所問世的时間并不长，但是，就和"馬車夫聚集所"或者城里的任何賭館一样，挤滿了騙子和囮子，在那里，有的人专門装出一付有經济信用的模样，让开营业所的人眞把他当成有經济信用的人，他尽管連一个四辨士的角子都还不起，然而，一借却是

---

① 里末利克是爱尔兰的城市，1688年英国資产阶級迎立威廉第三为王，該城为廢王詹姆斯二世的最后一个据点，于1691年为英軍所占，爱尔兰遂为英国征服。——譯者

② 指詹姆斯二世。——译者

若干基尼[1],并在保险单上签字,直到他在打賭时以很大的让步为条件而取得三、四百鎊現金,于是,他就不惜冒險一試了。如果贏了,他便发了財;如果輸了,倒使只輸了这么多錢的他比以往更好,因为你想討債么,他便在法学协会或衙門里恭候着您的大駕哩。

但是,除了这些交易界的小偷以外,还有一种万无一失地贏錢的法門,这种方法运用起来显得比較誠实,可是一点也少不了要手腕,賭徒和营业所老板串通一气,可以用这种方法下大注,并做出很大的让步,往往仍能稳操胜算。

譬如,法兰德斯或其他地方有一座城市在战爭中被圍攻;或許,在圍攻的初期城防很巩固,有解圍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座城一定能坚守多少多少天,甚至压根儿就不会失陷。假設某个賭徒有两三个同党,营业所老板往往是其中之一。这伙人針对认为該城会陷落的說法,力保它能够坚守若干若干时日,在做出很大让步的条件下同人打賭。这种手法继續卖弄一星期左右,随即一反其道,他們虽然表面上依然坚持原来的看法,而营业所老板暗地里却想法把別人附和他們說城市不会陷落而做出让步的挑賭完全承应下来;这样一来,他們起初做出的让步就輕易地得到了保障,而这种看法在一般人当中却傳播开了,人們紛紛以該城不会陷落来打賭。于是,他們想法把为此做出让步的一切挑賭統統接受下来,而他們自己表面上仍然做出让步的挑賭,签下保險单,可是这样打賭的双方往往都是同伙人,直到他們承应下来的賭注一倍于自己开初下的賭注为止。此后,他們立刻又倒向另一边,而以該城非陷落不可来挑賭,直到起初所做的全部让步都抵銷为止;通过这种手法,如果該城陷落了,他們就能贏得二三千鎊左右,如果該城守住

---

[1] 1663至1813年間英国发行的一种金币的名称,一基尼等于二十一先令。——译者

了，他們也不是輸家。

經驗告訴我們，十座城就有九座是被順利进占的，而不是被硬攻下的。战爭的技艺已經如此进步，我們的将軍們又是如此謹愼，所以一支軍队除非完全有把握能够持久圍城以外，很少圍攻一座城池，而一座城如无外援也很少能够守得住。

假使我說城市不会陷落，先以五百鎊对二百鎊和某甲打賭，这样就騙得某乙和我以五千鎊对二千鎊做同样的打賭；然后，我再低估圍城的風声，造成一对一打賭的局面，我以二千鎊和某丙打賭城市不会陷落；显然，用这种方法的結果不外乎是：

如果城市沒有陷落，則我贏二千二百鎊，輸二千鎊；

如果城市陷落了，則我贏五千鎊，輸二千五百鎊。

这是一种有一定法門的賭博，有这么一手花招准会稳操左劵，因为无論任何个人或者一伙人都能够运用手段改变賭注的让步多寡，从那些只勇于冒險而无机智的人的口袋里掏出錢来。

关于白痴

在一切让我們怜憫的人中，我最同情的是那些上帝願意賦予他們以健全的体格、充沛的精力，然而，他們却被剝夺了自觉行动的理智这样的人。据我看来，如果有人嘲笑那丧失了理智的人，对他們的智力来說，这将是最大的耻辱之一。因此，我以为被我們叫做貝德拉姆[1] 的那座医院是一項用捐款創办的高貴的事业，它具体地表明了我們的祖先对于人所能遭到的最大不幸深有体察。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有灵魂而已，所以，灵魂一旦死亡（因为就行动来說，灵魂确是死亡了），人兽之間也就沒有什么不同了。不

---

[1] 1247 年成立的一座疯人院。——譯者

过，从来沒有过灵魂和先有灵魂后来失去了在效果上是同义語，因此，我很奇怪为什么居然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在那座医院里，他們幷沒有为那些生来就沒有理智，被我們叫做呆子，或者更确切地叫做白痴的人而开辟出收容的地方。

在英格兰，我們对于白痴这个字眼抱着最大的輕蔑，我想，这是一种奇怪的錯誤，因为他們尽管对国家沒有用处，而他們之所以如此，却完全直接出自天意，他們事先幷沒有过失。

我想，在这个非常聪敏的当代，照顾这些白痴倒是非常适当的，也許，他們是我們大家的創造者留給人类大家庭的一項地租，就象是一个虽然沒有得到遺产、父亲却希望继承人能够对他加以照顾的小兄弟一样。

如果有人問我誰应該专門担当这項任务，一般地說，我以为这項使命应該由那些天資特別聪敏的人担当；我幷不打算对任何人的头脑抽稅，也不希望因指定聪敏人照料白痴而叫人別学聪敏，但是，我們对上帝使某些人天資过人的这种恩寵理应献上表示感謝的貢物，而誰还会比因缺乏同样的天賦而受苦的人更适于接受这样的貢物呢？

为了养活这些人，使天生的缺陷不致暴露在外面，我建議：

由公共当局，或者由城市，或者由議会通过法案成立一座精神病院，凡是天生的呆子或白痴都由該院一視同仁地予以收容和养活。

为了維持这座病院，由議会一項法案批准征收一小笔定額的捐稅，这笔捐稅对納稅人不会造成任何的危害，通过对学术活动征收一笔由书籍作者繳納的稅款，便可以很容易筹齐这笔錢。

每册以对开本付印的书在40頁

及40頁以上的，在注册(以便全部付印)

	鎊	先令	
时繳納	5	0	0
每册在40頁以下的	2	0	0
四开本每册	1	0	0
八开本每册在10頁和以上的	1	0	0
八开本每册在10頁以下和每册12頁裝的	0	10	0
每一裝訂成册的小册子	0	2	0

再版书税率相同

这笔税交給倫敦市議会，征收二十年后，必将筹足兴建和购买这座病院一切房屋設备的基金。

我以为象这样的一小笔捐税只須在印刷厂或图书檢查官这几处地方征收，因此，征收时的花費一定很少，在这二十年間每年可以收入一千五百鎊，这就可以把这項事业維持到下列程度。

病院的房屋应該簡朴，只要过得去就行了（因为我认为慈善机构的建筑不需要或不适于富丽堂皇），为了便于享受新鮮空气，院址应該設在城外。

房屋兴建費約需一千鎊，如果收入特别增多，充其量也不会超过二千鎊，薪金的比例不高不低。

院　內

管事一人	年薪 30 鎊
伙食承办人一人	20
厨师一人	20
炊事一人	20
协助厨师和清扫病院的女佣六人，每人年薪四鎊	24
照顧病人的看护六人，每人年薪三鎊	18
牧师一名	20
	152 鎊
一百名受济人，每人伙食等費每年需八鎊	每年 800 鎊
	每年 952 鎊

款待职員、受济人的各种意外和衣服以及火灾

损失等,共計……………………………………每年500镑

另設查帳員1人,一个理事委員会及办事員二人

在这里,专归这座病院使用的款項每年可能为一千五百镑,本来,我建議这笔款項可以从上述捐稅筹集。可是,因为这笔捐稅的征收,不但須由議会通过法案,而且,現在用以維持聪敏人的捐稅还如此拮据,恐怕用以养活白痴的捐稅就更难課征了,所以,我提議由志願捐助来筹集,这同那些使我們公共团体过多花錢的宴会和盛大的展覽相比,将是一件会給兴办人带来更多光荣的事业。

不过,为了撇开所有这些易想难行的空念头,我建議利用我們自己的愚蠢来养活白痴。由于彩票已經吸引了巨額的金錢,所以,按照下列建議去做,我們的事业一定很容易完成。

慈 善 彩 票

由市长和市議会法庭批准,发行一种彩票,彩票总額为十万張,每張售价二十先令,届时就和普通彩票抽签开彩的情况一样,慈善彩票也用当众抽签的办法开彩,凡是买彩票的人都得不到任何津貼,但是能够碰碰运气;投入的十万镑将不折不扣地完全分发給中彩人,同时,这样做还带来了双重好处:

1.可以立刻筹到十万镑的一笔錢,交由財政部用于公众事业。

2.可以得到两万镑以上的一笔錢,交由知名的理事保管,用于养活穷人的慈善事业。

錢一收到后,立刻以某种良好的基金(假定有适合的基金)或者以財政部的信用为基础貸給財政部,当抽签开彩以后,幸运的中彩人将从財政部領得四年內付清的两联票据或証券。

財政部收下这笔錢,在开彩后按得彩金額发給四年內全部付清的証券,这笔錢的四年利息在証券上按时間长短算定,作为兴办

我所提議的这項事业的利潤交給理事。

因此，幸运的中彩人对四年付清的奖金就享有直接所有权，但是，这笔錢的四年利息的直接所有权，并不为他所享有，而是归于病院，利率按六厘計算，每年为六千鎊。

如果中彩人有不願意耽擱領取奖金时間的，可以采取这种解决办法：誰要是不願意等待領足奖金的时間，可以根据八厘貼現率按四年計算立刻領取現款。

我想，这个例子可以告訴大家，如果彩票不由私人乱搞的話，它将可以做出什么事情；然而，現在那些发行彩票的人由于詐財騙錢和經营不善，把彩票弄得声名狼藉，因此，他們自己既不能得利，也不能使任何有益的和漂亮的計划成功。

我想，其实下面这几句話是不必要提的：象这样的一个建議理应得到公众嘉許，由众所公认的誠实的和有身分的人着手实行，以便不使别人有怀疑它为牟取私利的余地。

如果这一建議或任何类似的建議筹款成功，我希望能够按照需要以較多或較少的收入兴建如上所述的房屋，接收受济人应該一視同仁，不过，主要接收的应該是眞正貧苦的和无依无靠的人；凡是已由教区募捐养活的白痴，被收容后，原教区应該为他們每年繳納四十先令生活費，这笔錢本来就是完全用来贍养他們的，我想，任何教区都不会不繳付。

我毫不怀疑，如果在离城一二里路建立起这样的一座病院以后，准会发生一种不容忽視的情况，即：最喜欢在野外閑逛的一般老百姓一定会常常逛到病院来，以看看那里的病人为消遣，从他人的痛苦中寻求自己所謂的“开心”，就象目前貝德拉姆所发生的那种可耻的情况一样。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使理应受到怜憫而不該遭到輕蔑的疾病

不致于因慈善反而更易受人嘲弄，应該采取下列措施：病院附近的治安由病院管事負責，他有权通过罰款或其他措施懲罰任何企图侮辱可怜的白痴或者以他們的病况来寻欢取乐的人。

如果有讀者竟然鹵莽到問我为什么要在一座白痴病院里安插一位牧师，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訴他：这是为了其他的人如病院里的职員和杂役等着想。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尽管方式不同，白痴和恶棍都不能从宗教中得到任何好处（除了他們由于被潜移默化而变得馴良），既然如此，請問为什么不能象給恶棍請牧师一样給白痴請一个牧师呢？正如同神秘的力量能够使恶棍改邪归正一样，同一的神秘力量也能让白痴恢复理性，既然如此，請問为什么不能請一个牧师呢？在原始基督教会中，誠然不准白痴領圣餐，但是，我从来沒有在书上看过不許为他們禱告或者不准他們听禱告的例子。

如果我們承认任何宗教和一个最高的神力对人（这些人一定比我們談到的沒有心灵的白痴要坏）的心灵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我們就必須承认那种神力能够使一个白痴恢复理性，而我們有責任为此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祈求上帝，至于成功与否只能留待不移的天命来决定了。

上帝的睿智并不是沒有給我們留下先例，世上有些生来就最愚鈍的白痴后来居然恢复了理性，或者如人們会认为的那样，在度过长期的白痴生活以后被灌輸了理性——上帝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其他智慧的目的以外，也許，目的之一就是要反駁那种认为白痴沒有灵魂的讕言。

关于破产者

本章有某种权利紧放在关于白痴那一章的后面，因为按照近

来的普遍看法，一切倒楣的人都是傻瓜；此外，我以为最受愚弄的人也莫过于破产者了。

如果容許我非常放肆地議論几句我們的法律，我认为我国的法律一般是优良的，尤其重要的是它寓有仁慈、寬大和自由的精神，然而，对待破产者的办法却未免失之殘忍。它使債权人可以恣意泄忿和报复，同时有权伸雪自己，而不让債务人有任何表白自己誠实的余地。它无所不用其极地把債务人逼得走投无路，不能鼓励他重整旗鼓、勤勉工作，因为这种法律使他除了挨餓以外，完全不能再干别的。

这种法律，特别由于它現在一直还被执行着，完全傾向于毀灭債务人，而对債权人却也很少益处。

对待債务人的各种严厉措施不仅不合理，而且（假如我可以这样說的話），有点不人道，因为这样做一方面立刻剝夺了他的一切所有，另方面，使他日后永不能通过勤勉工作有益于他自己或者接济他的家庭，即使他倖免于縲絏之忧，将来也很难有再起之日。如果他一貧如洗，他不死于饥餓，也必靠施舍为生。如果他去工作，又有誰敢給他工資，除非他保証把工資再交給債权人。如果他有一点点作为生活費留下来的私产，他連这笔錢都无处存藏，因为誰都必然是賊，会从他的手上把錢搶去。如果他把这笔錢托朋友保管，他要是能把錢取回来那眞算是朋友对他恩施格外了，因为那个朋友是要为此負責的。我知道一个可怜的人被破产法逼得山穷水尽，以致仅仅剩下了一小笔錢。他不知道把这笔錢藏到那儿好，最后，为了不使自己餓死，他把錢交給了养着他的兄弟。收到他的錢以后那个兄弟便和他爭吵，要把他赶出去，当他向兄弟索还錢的时候，那个兄弟就这样的回答他：“我不敢放心地把錢給你，因为你犯法了。”那个可怜的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終究不

免于自杀。一个人因生意不順手变穷了，他部分地偿还了債款后，另起炉灶再干，結果景况又变得好轉，这是司空見慣的了。然而，我們这种所謂的法律却对債务者永远关起了新生的大門，好象破产是一項如此可恶的滔天大罪，以致破产者理应永被摒弃于人类社会之外，受到比死还难受的种种折磨。而且，我們很容易看清楚所有这些对待債务人的殘酷措施（一般地說），远沒有使債权人受益，这种办法糟蹋了产业，使它因各种糜費而日趋減少，而且，除非和債务人和衷共济，很少能分得什么可观的实惠。我敢說，法律一味从严不会造成任何好处，而用比較寬厚的方法却能得到双倍的利益。尽管我不想为我国的立法者开处方，可是，請原諒我通过这篇短論說出我对这道法律的执行方法、后果和补救办法的看法和經驗。

凡是能够对通过这道法令的当时情况稍有記忆的人都知道：这道法令所針对的邪恶現象当时十分流行，宣布破产以欺騙債权人已經成了一門行业，所以，国会完全有理由用严刑峻法来对付他們；我对这道法令的創制者絲毫不想非难，沒有疑問，他們看到了当时有必要这样做。不过，尽管法律本身是公正的，而它的公正程度却必取决于它是不是合乎时宜和适应于它所防范的邪恶的环境和时間，所以（我唐突地以为），同一权威值得考察一下：

1. 自从該法案通过直到目前这一期間，是不是已使債权人有机会：

一、通过各种詭計和手段逃脫了法案的威力，避开它的鋒芒，因而使法案的力量碰不到他的財产？

二、使該法案的矛头轉过来指向它原欲救济的对象？因为我們現在时常看到破产者乞灵于各种法令，从許多法令中断章取义以攻击法令本身。

2. 有些人不仅是債权人,而且,十分狠毒,他們借控告違反該法令的人以泄私憤,把别人逼得傾家蕩产;这道法令的非常手段是不是常常被这些人用到越过了法令本身的眞实意图呢?

如果这两个問題得到証实,我就可以由此断定:这項法令現在已經成了我国公众的怨府;我相信,創制这項法令的同一权威早晚总会把它撤銷。

1. 时間和經驗已經使債务人把握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和手段,因而得以逍遙于这一法令的威力之外,使該項法令奈何不得他們的財产;結果,法令变成了具文,它所专門懲办的对象——恶棍們都逃之夭夭了;同时,該項法令严厉懲办的,仅仅是一些純粹因被迫而破产的人,他們因为做人誠实,不屑于弄奸作假。从現在的世道看来,一个人要想把自己的財产安排得使法律的力量对它无可奈何或者至少影响很小,眞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

如果破产的是一个商人,沒有任何法律能够伸展到他放在海外的財产上,所以,除了几本賬簿以外,他沒有什么可丢失的东西,只要向弗萊尔斯区里一溜便万事大吉。如果破产的是一个店主,他便稍为麻煩一些;然而,这个問題也容易解决,他可以雇用一些专干这一行的人(以及車辆),他們能够在一夜之間把城里仓庫中的大部分貨物,或者某一地窖中的酒搬运一空,送到明特区或弗萊尔斯区这类流氓窩里去。我們的巡警和更夫素来是公认的夜間地方长官,他們如果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小毛賊一定不会放过,虽然这个可怜的小賊也許只偷了一捆价值五先令的旧衣服;然而,他們对这些搬运者却熟視无睹,把他們全都放过,眼瞧着一百个正派人的財产被搶个精光,使国家的司法蒙受了永难洗凈的耻辱。

让我們听一听那些賊窟里的居民是怎样議論的吧,当賊窟里来了一个新人的时候,他們便一窩蜂圍上去慰問他,因为并非所有

新进贼窟的人都会立刻变得同样冷酷。让我們听一听吧！“好啦，”这时第一个人开口說：“住下吧，甭着急；你大概已經带出一大批值錢的东西了吧；你用不着对世上什么东西都看重。”“啊！要是我这样做了的話，”另一个人說，“那我可要把我的債主們都嘲弄遍啦。”“对！”这門硬心腸的行业中的新手說道，“不过，我的債主們怎么办呢？”“去他媽的債主！”第三个人說，“管他呢！我就知道某某人和某某人他們自己也欠別人債，他們也不肯和債主們和解；你看看他們在这里过的日子活象紳士一样，他們才不管他媽的什么債主呢。告訴你的債主說，你願意每鎊債还半个五先令銀币，余下的用旧債来抵；如果他們不答应，那就听他們去！他們会来找你的，一点不要怕！”“不过，就不管法律了嗎？”他又說。“嗨，什么法律不法律！”明特区的老客大喊道。“哈，哈，我們就靠法律吃飯呢！”他們說；“唉，幸亏这些法律，要不債主就会让步，欠債的就得还上一部分錢，那我們住在明特区的这伙老实人不是要挨餓了嗎！請問，你还用得着为法律操什么心？你住在这里，一千道法律也落不到你头上。”这就是那些地区里的語言，新来的人很快就学会这种腔调了（因为我想我可以不冤枉任何人地說：我知道許多人刚参加他們那一伙的时候都是些老实人，也就是說，不会耍滑头，可是，我从来沒有見过哪一个出来的时候不变样）。然后，从这帮恶棍走出一个比較庄重的家伙（因为这里和地獄一样，魔鬼也要分等級的），和新来的人搭上腔，給他出了一条比較踏实的主意，这家伙說：“喂，先生，看見你戚戚悲悲的，我很关心；我的处境也和你一样，如果你願意听的話，我倒可以尽力給你出条好主意，”于是，这場正經的談話便开始了。

新来的人正在一筹莫展，怎肯不听，他就向說話的人道謝，于是，这家伙接着說下去：“把你的債主們請来告訴他們你每鎊能还

多少錢(无論如何也得留下一笔过得去的本錢,好以后再混飯吃),要是他們答应了,你便成了自由人,比你过去好过得多了;要是他們不答应,你知道最糟也不过是那么回事;你的地位比他們有利。如果他們不但不答应,还要和你打官司,那你只有以暴抗暴,因为人天生就得吃飯;旣然法律这么野蛮,这么不公道,让人吃官司的摆布这么狠心,我看只要他們继續这样干下去,不問哪个欠債的也只能为保住自己着想。"这个老奸巨滑的坏蛋說,"債主們在委員会里花了你的家私,过后凭什么还要向你討債?难道你欠那个法案委員会的錢嗎?""不,"他說,"那么,"这家伙說,"我敢担保他們由你的財产里已經花了二百鎊,他們每天一定要拿十先令,好让你和你家里人餓死。我看不出我凭什么要讲这份良心,拿出錢来給别人乱糟蹋。如果我的債主們为了想搶走我的財产,在打官司上花了五百鎊(其实他們不打官司我也願意还給他們这个数目),那我就认为这五百鎊是已經还給他們的了;让他們自己分去吧,因为破产者和别人一样,理应受到公平的待遇,如果法律不給我們公平,我們就自己动手。"

这番話的道理十足,他听了当然不会不喜欢,于是,他便依照这种主意行事了。債主們不同意,反而搬出法律来,結果那个原想每鎊或許归还十先令的人就躲在那个可詛咒的地方,直到他把錢花光,一个子儿也拿不出为止,然后,他往海外一溜,或者在长期消耗了財产以后,靠着救济貧穷債务人的法案度过了难关,而全部訴訟費用却都由債权人分担。我就知道有些債权人搬出法律来对付某一个乡下店主,也扣住了不少貨物;可是,債权人在繳出各种費用、打了两三場官司以后,他們的全部債款都花光了,每人分摊了每鎊八先令的訴訟費;至于那个可怜的債务人,他就象受外科医生摆布的病人一样,在动手术的时候一命嗚呼了。

2. 时間和經驗暴露出这項法案的另一个流弊是:債务人自己会和某一个特殊的債权人串通一气钻法律的空子，这是一种詐騙和阴謀的杰作;因为某个債权人或許会老老实实地按照一般做生意的方式接受了債务人的一大笔錢，这笔錢是償付債务人在他还是一个有独立資格的公民时向他购买的貨物的，債务人在此以前却已經和别人串好承认破产,这样一来,法律就会追回去把一个老实人的財产拿过来帮助一个流氓还債。或者，一个人用一批貨物作抵押向人借了一笔錢,当錢一到手,法律却搶走了貨物，用它来帮助債务人和各債权人和解。关于这些詭計,我可以說很多,因为我不止一次地身受过这种試驗。我还可以更多地举出这类阴謀的各种方式,可是,我以为这項法令廢除的必要性已經昭然若揭，不必証明,它对債务人和債权人双方都有害,主要是損害了为保护他們才創制这項法令的那些人。

另一个問題是:这項法令的非常手段是不是常常被用到逾越了法令本身的眞正意图、以达到私人的泄忿和报复的邪恶目的呢?

我想起了一个人对这个問題的回答，他曾对好几个不能还淸他的債务的人(其中,有些是他的近亲)提起过訴訟;当我有一次劝他不要控告一个同样也欠我債的人,我用这个理由說服他:“你知道这个人再沒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还債了。”“一点不假,”他說,“这件事我淸楚得很。”“那末,”我問他,“你为什么还要控告他呢?”“嘿,叫这小子吃点苦头,好让我痛快痛快,”他說。象这样一个人,他控告債务人并不是因为他欠債不还,而是借此来一泄私憤,我想我們的法律用不着特意地照顧这些人。

为了正确說明情况,本文将討論四类人,問題的关鍵在于如何区分他們。

甲、誠实的債务人。这种人由于明显的需要、損失、疾病、生意蕭条等等不得已而破产。

乙、无賴、奸滑或者懶惰、奢侈的債务人。这种人不是因奢华耗尽了財产，就是誠心为了蒙蔽和欺騙債权人而破产。

丙、溫和的債权人。这种人只求索还自己的錢，可是，願意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他們也肯听取公平合理的理由和建議。

丁、凶狠刻薄的債权人。这种人根本不管債务人是老实人还是恶棍，有能力还是沒能力，他也不管人家拿得出拿不出，反正是要討債，他沒有什么同情和怜憫，滿嘴恶言脏語，滿肚子狠毒和报复心。

問題在于如何創制一項能适合所有这些人的法令。我們必須照顧第一类人，因为我們应該同情和怜憫不幸的人，体恤那些遭到誰都难保碰不上的危險——意外的灾难和貧穷的人；必須适当地懲办和压制第二类人，使邪恶和无賴的行徑得不到法律的鼓励；也必須給第三类人以应有的照顧，尽可能地使一般人的財产得到保障；必須适当地限制第四类人，不使任何人拥有毁灭其同胞的生命和財产的无限权力。

按照拙見，这些目的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达到，我把这种方法名之为：

調查委員会

这个委員会应該暫时由市长和参議会法庭每年由本市各区选派若干人以及由大法官或掌璽大臣从四法学协会中选派若干人共同組成之；委員会設主席、书記、会計員各一人，由委員互相推选，并每年提名一次；設审理有关債务証据的各种案件的法官一人；每

区选出五十二个公民，其中，十二人为商人，每一法学协会选派律师(至少是能在高級法庭出庭的律师)二人。

这就成立了一个經国会法案批准和指定的破产产业調查委員会。委員会有权听取、审理和裁决有关債务証据的案件以及債务人和債权人之間銀錢往来的爭执；委員会做出判决后再不得上訴。

委員会办事处設在倫敦市会議厅，职員应該經常办公，委員会委員每日下午三时到六时开会，必須达到法定的最低人数方得开会。

凡是經济窘迫、生意无法继續的人都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向委員会提出申請：

申請人先到书記办事处登記姓名，塡写下列簡短的申請书：

国王陛下的調查委員会主席和委員鈞鉴：

兹有____地____教区杂貨商某某謙卑地提出申請，其事由如下：

申請人由于遭受巨大損失与生意清淡，无法維持經营，甘願完全无遺地交出本人的全部財产，并宣誓将其如数交給貴委員会，以便按照法律的指示償还申請人的各債权人。为此，申請人于本月____日将姓名登入貴办事处表册，恳請貴委員会予以保护，

不胜感激之至……

书記把这張申請书交由各委員过目，委員們自当签准，然后，委員会将派职員一人立刻陪同申請人回家，驗收他的房屋和各項財产，并由委員会委派的其他职員在他登記后开明申請人家中一切物品的精确清单；依据該清单，第一个职員和破产者也将对其負責。

除非是国王的扣押令，上述职員在占有方面甚至可以撤銷郡

长的占有，不过，必須遵循下列規定：如果郡长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徑取得由法庭判决的执行票而占有了債务人財产，并无欺詐情況，而且，在債务人在办事处登記以前确已眞正占有，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应領取双份攤付給他的应得債款，因为債务人于請求保护以前就让自己的財产受到强制处理，这是他自己的过失；但是，只根据承认判决取得的占有不在此例。

如果郡长为了直接归国王所有的債务依据扣押令获得占有，該官員应将其占有权轉交上述委員会委員，他們将負責在債权人分得任何債款以前先全部扣淸国王的債款。

在这种情况下，委員会的职員不向破产者收取任何費用，也不会用粗鄙蛮横的态度对待他的家屬（这是目前容許郡长手下的官員做出的，最为臭名昭彰的侮辱），我知道这些人当一趟一趟地执行小部分查封的时候，債务人希望他們执行时有礼貌一些而不得不給他們小費，这些費用累計起来往往达到了債款的数目，可是，他們对債务人一家始終是抱着令人难堪的侮辱态度。

在上述职員获得占有以后，財产的搬走或不搬走，店鋪的关閉或不关閉，完全根据破产者向委員們陈述的理由自行决定。

清单开出以后，破产者将有十四天或更多(如果有这种要求的話)的时日向委員們說明理由，算清帳目和做出报告，然后，把他的一切帳簿連同有关其全部財产(动产和不动产)的詳实的报告书交給委員会，他将为这份报告书宣誓，并且，此后在委員們的要求下为报告书的任何細节宣誓。

委員們接到此項报告书以后，将有权向他的一切僕人或其他任何人进行調查，并要求其宣誓，如果发現他違背誓言隐匿了任何財物，将有权按后述規定懲罰他。

如果一次破产者眞正完全而实在地交出了他的全部財产，按

照該法案的眞实意图，委員們将以現金或者他选中的自己的財产的形式，依据公正估定的价値，从交出的全部財产中抽出5%（鎊）归还原主，同时，宣布他欠债权人的全部债务完全清除。

债务人的其余財产在债权人中进行公平分配，债权人应向委員們提出申請。委員們将对要求偿还的债务的性质和情况进行必要的調查，以防止有人为债务人的私利提出假的债务要求，为此，他們要让债权人按下列方式宣誓証明债务屬实：

我，某某某郑重宣誓，并証明下述帳目完全屬实，各項陈述正确无欺，索帳者确系帳目的所有人，該帳目中并不包括任何由立誓人或在立誓人的知悉、指使或同意下指定、隐匿或改变的人或名字；該____确实对立誓人本人专有的帳目眞正欠有該帳目中提到的____全部款額，为了該項债款，债权人曾偿付过债务人以公平的价値（如該帳目所表示）；立誓人未曾和上述——（或他的任何代理人）之間，或和其他任何人之間訂有任何秘密契約、約定或协定，也不知悉任何此种情形。所語屬实，神其鉴之！

立誓以后，如果沒有发現这个人有可疑的情况，該债权人将对他应分得的债款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利，而且，毋須耽擱就可以分到手，因而免去通常花在处理破产上的費用。因为：

1．债务人的財产在债权人第一次相会时就可随他們的意見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售，或者按照债权的比例彼此均分。

2．至于显著的债务，委員会将向债务人发出傳票，限令他在一定的时間內繳还，同时，委員会书記把帳目送交债权人，指定他們在合理的期間对該項帳目表明同意或反对的态度。

每隔六个月，将在被确认的债权人之間进行一次公平的债款分配；如果债务人有財产在国外，破产者应該向委員会签交被认証的代理状，委員会据此和国外掌管这項財产的人通信，他便应該按

照委員会的命令如数将款汇回；然后，和从前一样每六个月分款一次或者更多一些，时間由委員会根据具体情形决定。

如果有人认为破产者从这些規定中取得的好处太大了，那些根本不把起誓当作一回事的人有了欺騙債权人的机会，这就会过分地鼓励人宣告破产，那么，請他們考虑一下秘密的容易发現、隐匿的困难和違法者将受到的处分吧。

1. 我建議規定：凡能举发破产者隐匿的任何財产的人都可以領取30%的奖金。这将使我們經常容易发現破产者的花招。

2. 任何人如果为了債务人或其妻子儿女的利益、或者企图使他們能够留下一些錢，混在債权人当中要求領取債款，这笔款項并不是他理应眞正得到的，而他幷沒有为这笔債务賦予过或支付过債务人以相等的价值，或者是他所索还的款額超过了他应得的数目；或者，如果有人在受托或者贈予契約的名义下，接受破产者任何部分的財产或其他产业旨在将它保存下来，以供債务人或其妻子儿女使用的人，或者企图将它隐匿起来不使債权人知道，当局将为这样的每一行为对他科以五百鎊的罰金，幷且，把他的名字作为騙子和不可为任何人所信任的人公布示众。这种措施将使破产者很难藏匿自己的財产。

3. 破产者在登記和把財产交給委員会职員占有以后，他便不得从房屋中取走任何帳簿；不过，在他按照規定結算帳目的十四天內，每晚应将帳簿交給該职員；如果委員們願意，他們可以在第一天就把帳簿取走，制成副本以后再还給破产者让他結帳。

4. 如果事实表明破产者做了虛伪的陈述，隐匿了他的財产或債务的任何一部分，違背了他的誓言，他将在自家門前被戴上頸手枷示众，幷将被处以終身监禁，不准保釋。

5. 为了防止破产者在国外隐匿任何財产，应該規定：办事处

把破产者的姓名登記以后，必須設法予以充分的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到該办公处免費打听这方面的情况；这样登記以后，破产者不得和任何人清賬，如果有人敢于向上述破产者或他的汇单付給任何款項，他将依然是該項財产的債务人，必須再次向委員会繳付等量的款項。

如果当眞制定这項法令，一定会借重比我更聪敏的人来制訂，他們自然会有时間考慮出更多的方法来保障債权人的財产，并且（如果可能的話），把破产者的手束縛得更紧。

如果这个王国眞能够实行这样一件德政，对我們現在所感到的、显然有害于我国商业的无数流弊来說，这項法令将是一剂立見功效的良药。

1. 鄙人深信它一定会防止目前由于各种原因而产生的許多的破产者，因为：

甲、它将有效地消除一切别有用心的詐騙性的破产，許多老实人就是由于这种欺騙而破产的；

乙、它当然也会防止那些因为受这类詐騙而被迫破产的生意人一蹶不振。

2. 它将有效地蕩平那些賊窩和坏蛋的避难所——明特区、弗萊尔斯区、沙瓦依区、罗尔士区等等；其途徑有二：

甲、有了一条比較安全、容易和更加体面的、摆脫窘境的出路以后，誠实的人就不再需要这些避难所了。

乙、不应該让恶棍們在这些地方找到藏身之所，因此，要通过下列各項措施来加强法紀，整肃这些地区（我特意把这些措施留到这个項目下討論）。

既然这一調查委員会为每个老实的債务人大开方便之門，而提供的救济又是这样的巨大，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肯定：誰都不会

拒絕接受这种恩典，不然，他准是居心詐騙債权人，因此，应該規定：

任何人，无論是商人或手艺人，如果破产或倒閉，关店或停止营业，而又不按照一鎊还二十先令的做法、不折不扣、毫无亏損地还清或以財产償付債权人的全部債务，或者不交出他們的全部帳簿或貨物，以便和債权人达成和解，償还部分債款，或者不願意如上所述向該办事处提出申請，这样的人将触犯重罪，并且，将被按重罪犯依法严懲，犯此罪行的人不得有任何牧师特权①。

任何这样的人如果躲到明特区、弗莱尔斯区或其他所謂的豁免区去避难，或者如上所述把他們的任何財产运到那里以賴債，則任何国王陛下的治安推事在接到告发后，将立刻向警察等发出搜捕状，搜索上述这种人及其財产，必要时，民兵队将协助搜索和查拿上述犯罪者及其財产，而債权人并須为此付出任何費用；凡是帮助搬运上述財产的或者明知故犯地接受上述財产或收容上述奸人的，也将按犯重罪論。

因为正如同貧穷的債务人理应是受到照顧的一部分国民一样，有意欺詐的破产者也是一种最可恶的窃賊。这似乎有点不公平：一个穷人仅仅由于衣食无着窃取了邻居一点儿鸡毛蒜皮的东西，就要被流放国外，有时候甚至被送往阴間，但是，有这么一类人，他們不讲公道，千方百計地抗拒法律，人們眼看着他們把自己的財产偷走，却找不到敢于对他們执行法律的一个官員。

听到异国人对我国法制在这方面的軟弱无力如何濫肆毀謗和譴責，誰都会感到担心，在象我国这样文明的政治下，竟会有人对权威表現了世上有数的最令人惊异的輕蔑。

---

① 按英国法律，牧师犯罪时有不受普通法院审判的特权，这在1827年已經废除。——譯者

由于我比一般人多吃了这类手段的不少苦头，所以，我談到这一問題的时候，情緒也許有些激昂，然而，我吁請全世界評断这样的情况是否公平：一种是强盜夜半破門而入，搶去了我的財产；另一种是一个好象信用良好的人跑来找我，提議中午就付給我現錢，买走了我五百镑的貨物，把它由我的仓庫里直接运进了明特区，第二天，反过来嘲笑我，使我奈何他不得，这两种搶劫究竟有什么差别？我却亲眼見过后一种情况，我以为后一种人应該被当成罪行更大的賊，完全理应被絞死，这是世界上最公平不过的事了。

我見过一个債权人带着妻子儿女哀求債务人把他自己的貨物归还一部分，那家伙明明安排好要破产，却預先买了他一批貨物。我看到債权人淌着眼泪，苦苦哀求債务人把他自己的貨物还給他，或者只还一部分，然而，却遭到那个蛮横霸道的破产者的嘲弄、辱駡和拒絕，結果那个可怜的人給騙得傾家蕩产。許多老实人破产、許多家人挨餓而不得不淪为乞丐，这都是被这种訐詐禍害的。

通过上述調查委員会，所有这些弊端都可以有效地予以防止，貧穷而老实的生意人都可以免于毁灭，坏蛋們将难逃法网而被清查和懲办，什么明特、弗莱尔斯这类有特权的地区将被廢除，而許多蛮横无礼的事情都将得以避免和杜絕；关于这些問題，我們还可以談許多細节；不过，我以为这些討論可能已經足够发人深省；至于方法問題，将留待我国的聪敏人去解决，他們比我更知道如何針对犯罪情形制訂适当的法律。

关于学院

英格兰的学院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至少比非常看重学問的地方要少。然而，差强人意的是，我們拥有举世无双的、最大的

（我不想說是最好的）两座神学院[①]；在这里尽管可以就一般的大学和特殊的外国学院談很多問題，不过，我却不想在看来我們似乎有缺陷的这方面饒舌。法国人正当地以他們建立了欧洲最著名的学院而自豪[②]，这座学院的光輝成就在頗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法国国王的鼓励。学院的一位成員当加入的时候曾在演說中說过："集全世界学术之大成于这座宏偉的学院之中，这不能不說是那位无敌君主的光荣。"

巴黎学院特有的研究項目一直是精炼和修正他們自己的語言，他們的这項工作已經获得如此令人羡慕的成果，以致我們現在看到所有基督教国家的宫廷都操着法語，把它看成是通用的語言。

我曾荣幸地做过一个小小学会的会員，这个学会似乎企图在英格兰实現这样一种高尙的計划，可是，这項工作的規模很大而有关的紳士們又相当謙虛，他們因此放弃了这件規模似乎大到非私人所能举办的事业。的确，我們需要一个黎希留[③]来发起这样的一件工作；因为我相信只要在我国有这样一个領路的天才，决不会缺乏聪敏才智之士，他們能够干出一番比之一切先例都毫无逊色的事业。和法語相比，英語同样完全值得这样的一个学会努力研究，而且，能够达到远远超过法語的完美程度。法国的学者承認，談到表达含蓄这种优点，英語不仅不亚于、而且凌駕于邻人的語言之上。拉宾[④]、圣・埃夫里蒙[⑤]和許多最知名的法国作家都承認

① 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譯者

② 法兰西学院創立于1634年。——譯者

③ 黎希留(1585—1642)，路易十三的首相，也是法兰西学院的創办人。——譯者

④ 保尔・德・拉宾(1661—1725)，法国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史》，是最早用法語写的英国史之一。——譯者

⑤ 圣・埃夫里蒙(1610—1703)，法国文学家。——譯者

这一点；而罗斯康蒙勛爵①(因为从来沒有人写的英語能达到他写的那样純正，所以，一般公认他是英語的良好評判人)用下面的几行詩表达了我的意思：

"誰見过法国作家的文笔
有英語这样含蓄而有力？
一行洗炼的英語就好比有份量的金块，
化为瑣細如絲的法語，将使一整頁大放异彩。"

"如果我們的邻居象他們最偉大的批評家那样，願意承認：論到風格的庄严和华美当首推英語，我們将十分乐意地放弃和他們在那种沒有意义的欢乐情調上一較短长。"

令人十分惋惜的是：这样一件高貴的工作竟然沒有一个高貴的人願意尝試；至于具体着手的途徑，最堪借鉴的先例莫过于巴黎学院了，平心而論，法国人的这座学院在学术界一切偉大的尝試中的确是独占鰲头的。

在目前我們看到全世界都在向英格兰国王歌功頌德，而他的敌人在沒有因利害关系而緘默的时候，对他的議論往往比我們自己还要多；正如他在战爭中立下了非凡英勇的、令人惊佩的武功一样，我敢斗胆冒昧地說，他如果要显現出自己永垂史册的文治，最好的良机莫过于創办这样的一座学院了；通过振兴这样的一項鴻业，他将有机会象他在战爭中以慓悍的进攻盖过了法国国王一样，在文法上也使法国国王黯然失色。

只有驕傲才喜欢奉承，而使我們看不見自己缺点的毛病往往就是驕傲，我想，人們只夸大君主們的功德而无視于他們的缺点，这在君主們是一种特殊的不幸。然而，某些活动正留待已經以勇

① 罗斯康蒙勛爵(1633？—1685)，英国詩人、批評家。——譯者

敢果断贏得贊誉的威廉国王来完成，这些活动远非奉承所能及，它本身就是对从事者的贊美。

現在談的这个計划可能就是如此；看来，我談的这項計划只适合于国王亲自办理。所以，我不敢用以往各章中討論其他題材的那种方式来討論本章。我只想說这么几句：

如果国王陛下认为适合的話，国王将亲自建立一个学会，这个学会完全由第一流的文人学者組成；我們可以希望我們的貴族是那么好学，以致出身能够始終和学識联在一起。

这个学会的工作应該是鼓励文雅的学問，提倡英語的洗炼和純洁，促进严重被忽視的正确使用語言的能力，建立純正和規范化的風格，消灭由不学无术和矯揉造作带进英語里的一切不合規則的附加成分以及語言里的一切新发明；这种新发明（如果我能够这样叫它們的話）是某些武断的作家擅自杜撰出来强加于他們的本国語言的，好象他們的威信已經大到使他們胡乱想出的玩意都有了定評似的。

有了这样的一个学会，我敢說我們的英語会显現出它的眞正优美的風格，在全世界有学問的人当中名实相符地被看成是世界上最华美、最含蓄的地方語。

这个学会应該只让知名的学人加入，而不接納或者很少接納那些靠学問为生或者以求学为业的人。也許，我以为我可以这样說：我們曾經看到过許多这样的大学者、只有滿腹学問的书蠹虫和获得最高学位的学子，他們的英語不但一点也不文雅，而且死板和矯揉造作，充滿了生硬的单字、音节和句子的結构冗长而冷僻，讀起来結屈聱牙，听起来椎心刺耳，其表达方式使讀者难以接受，其內容使讀者难以理解。

一句話，这个学会里不应該有牧师、医生或律师的立足之地。

我这样說，并沒有絲毫侮辱任何这类高貴行业的各門学問的意思，更談不上侮辱他們本人，可是，如果我眞的认为这几个行业确实自然而然地分別使他們养成一种他們那一行特有的語言习慣，而且，这种习慣不利于我所談的这項学术事业，我相信我并沒有冤枉他們，我也不否认在这一切行业中可能有，而且現在就有某些这样的人，他們是英国語言的大师，文字洗练、風格优美，很少有人会去改正他們的英文；但是不論何时，只要眞的出現了这样的人，他們的特殊优点将使他們在該学会里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这种情况毕竟非常罕見，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接受这样的会員。

因此，我提議这个学会完全由高尚的人士組成，其中，包括十二位貴族（如果可能的話）、十二位平民紳士；此外，还有十二个名額，虛席以待完全以眞才实学入会的人，不問他們的身分和职业，只要他們在某一方面眞有杰出的成就，这些位置都应該是奖賞其学业的荣冠。这个学会对語法的意見应該具有足够的权威性，并且，足以揭露其他人任意杜撰的新語言；他們好象是法院一样統轄着当代的文章学問，有权修正和責难作家，特別是翻譯家笔下生澀的語言。这个学会的声望应該足以使它成为公认的文体和語言的权威；不經它批准，任何作者都不能恣意生造詞汇，习慣是我們目前最好的考核語法的权威，在这里，始終要以它为原来的根据，絕不允許对它有絲毫違犯。在这方面沒有多大必要去根究語源和造句法，因此，生造辞汇就会和私造貨币同样有罪。

这个学会的日常工作将是举办有关英語問題的演讲，发表各种論文，討論語言的性质、起源、用法、根据以及差异，研究文体的規矩、純正和节奏，倡导写作中的文雅和礼貌，譴責不合規矩的用法，修正語言中的錯誤习慣；一句話，他們将討論实行下列任务看来势必涉及的一切問題，这些任务是：使我們的英語达到应有的

完美程度，使我們的紳士具备和他們自己相等的写作能力，消除驕傲和卖弄学問，对年輕作家所表現的冒失和傲慢予以当头棒喝，这些年輕作家的野心是只求出名，哪怕是靠着愚蠢出名也不管。

在这里，請容許我对下面的情况談一两句：习慣已經使我們的語言和談話里充斥着听慣了的咒罵，我在这里討論它是因为这种貽羞于人的恶习，現已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一个人讲起話来如果不带上几句咒罵好象就不够味道，有些人甚至公然說：咒罵还不合法眞可惜，一个人的言談带上几句咒罵多有意思，这将为他的語言增色不少云云。

我希望讀者能够正确地領会我的意思，我所說的咒罵是一切粗魯的起誓、詛咒、謾罵、咒神、話里带髒字以及这类其他任何借以区别的名称，当人們說得上勁的时候，几乎从所有各种人的嘴里都会或多或少地冒出这些髒話来。

我不打算討論这些髒話是非法的和有罪的，是为神律所不容的等等；让牧师单向你宣揚这些道理去吧，无疑，他們在这方面說的話和在任何其他方面一样，几乎等于白說；可是，我认为天下最粗魯、最沒有意思、最无聊和最可耻的事莫过于我們这种夹杂着咒罵的粗野的談話方式了；我只想請我們的紳士稍为考慮一下(他們具有足够的見識和智慧，除了自我夸贊以外，在其他事情上是耻于說廢話的)，我只想請他們把自己的日常談話写下来，多念几遍，考察一下这种英語，研究一下它們的节奏和語法，然后，請他們把自己說的話譯成拉丁語或者任何其他語言，那时，他們就会看到自己說了一大堆多么莫名其妙和乱七八糟的話。

咒罵，这种舌头上的汚穢、嘴里的渣滓和粪便，在一切罪恶中是最愚蠢和最沒有道理的；它使一个人的談話听起来不入耳，使他的語言失去效用，使他所說的話毫无意义。

咒駡使談話变得不愉快，至少在那些不用同样愚蠢的方式談話的人听起来是这样，信口咒駡，对所有不象他那样咒駡的在場的同伴实在是一种侮辱；假如我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信口謾駡，我不是假定所有在場的人都喜欢这种調調儿，就是在侮辱那些不喜欢这样謾駡的人。

此外，这种話毫无效用，因为誰也一点不会相信他的这些賭咒、起誓和咒駡。卽使是那些自己常常滿口賭咒的人也不会相信他，因为他們知道这些賭咒和起誓只不过是口头禪，对束縛一个人的意志根本不起什么作用；当然，那些不习慣于这样做的人对說这些髒話的人是十分瞧不起的，所以，也就不会相信他們。

这些髒字眼使一个人說的話大为减色或被糟蹋了原意，使他費的一番口舌完全成了廢話；为了把这个道理讲明白，我必須接触一点細节，希望讀者能够容忍一些下流、污秽和毫无意义的詞汇使他們的嘴上稍稍受到玷污（某些紳士們还把这种語言叫做“文雅的英語”，泰然自若地讲着它們呢）。

一部分髒話是因为一时气急，脫口而出的，尽管已經够无聊的了，不过还可以算是英語；当一个人起誓說他願意做这做那的时候，也許他会加上一句“天杀的，我一定干”这就是說，“如果我不干，让天杀了我吧”，尽管这种話在另一种意义上說来惹人厌恶，但是，写下来还讀得下去，总还算是英語，然而，下面这段話算是什么語言呢？

“杰克！他媽的，杰克，可好啊？你这个婊子养的小家伙，这么老长的时光入你奶奶的干啥去啦！”于是，他們接吻；另一个人和他一样荒唐，接着說：

“亲爱的湯姆，看見你眞高兴，誠心誠意的；让我死了吧。喂，咱們灌一瓶去；咱們可他媽不能这就分手；老天爷在上，求求你让

咱們走吧，醉一家伙去。”

这就是我們的某些花俏的新語言，优美雅致的新風格，要是譯成拉丁文，我倒想知道哪个字是主要动詞。

要想再听一点这种粗魯的話，可以到賭徒当中走走，那里最常听到的是“他媽的这骰子”，或者是“他媽的这球”。

在运动員当中，如果猎犬失去了所追野兽的踪迹，你就会听到“他媽的这些猎狗”，如果他騎的馬不肯向前跳，你就会听到“他媽的这匹馬”。他們駡人是“狗肏的”，“婊子养的”；象这种現已相沿成习的漂亮話眞是举不胜举。

誠然，我們承認习慣是判断語言的最好权威，这样认識也是恰当的；可是，理性一定是判断語言含义的法官，习慣絕对不能違背理性。的确，語言和宗教仪式一样，可以交由治安推事去处理；然而，理性却象教义的眞諦，是确定不移和无可置疑的，不能够从屬于任何人的管轄：它就其本身来說，就是一条法律，它是始終不变的，甚至議会法案也不能改变它。

語言乃至于各种慣用的風格都可以被习慣所变更，而語言的規則則随着一个国家各地的方言和各种語言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变化。

可是，这方面存在着一种語言的明白含义或文体中的格調，我們把这种东西叫做“言之成理”。它就和眞理一样，是不容随意变更、是确定不移的，不管表达方式如何不同，或者是哪一种語言，这种“言之成理”在过去和将来却完全一样。不能“言之成理”的語言只不过是一种噪音，任何野兽都能够和我們一样发出这种噪音，鳥雀发出的这种声音比我們的还要好听得多；因为不能“言之成理”的語言充其量只能造成一种沉悶的音乐而已。所以，一个人可能說了許多話，可是，别人完全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也許他費了很多

的口舌，可是等于什么也沒說。語言只有安排在和它們的含义相适应的恰当位置上才能够叫人听得懂，也才能够让听話的人弄明白說話的人的意思，与此相反，那就是廢話；假如我們打算說明一样东西，除了所必需的語言以外，又加上了一大堆多余的、毫无意义的字眼，那便是措辞失礼；如果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那就未免荒唐可笑了。

因此，我們在談話中当夹杂上許多不必要的咒駡，插上一連串的髒字眼，而某些这样的字眼又沒有鲜明意义的时候，我們的談話便显得失礼。如上所述，当这些字眼使用到过分的程度，我們說的話便完全成了荒謬可笑的胡說；它不能构成論点，由于自相矛盾，所以好象是胡說八道，由于措辞的不足取，所以，似乎流于失礼。

一个紳士用这种髒字眼玷污自己的嘴到底多么不象話呢？关于这个問題，我請他們看一看几种詳細的情况。

这种恶习已經远远超过了良好的礼貌，可是，有几种人毕竟还沒有染上它。

第一，即使是这种恶习最深的人也不会教他們的孩子駡人，或者贊成他們这样做。誠然，某些最不檢点的人当孩子駡人的时候会不加責备，因而消极地助长了孩子的恶习，但是，肯定絕不会有人存心教自己的孩子駡人或賭咒。

第二，破口駡人的这种体面玩意还沒有在妇女中流行开来。的确，"他媽的"这句話女性是难以說得出口的；它似乎是男性的一种过失，妇女們还沒有放肆到这种地步；我只盼望那些口带髒字的紳士們能亲耳听到一个妇女駡人。我敢肯定女人說出那种話来也不会有什么好听，这就和胡乱咒駡有失紳士身分一样的不体面（如果用世界上良好的礼貌或理性的法律来审判的話，显然，有这种毛病的紳士是有失身分的）。

这是一种沒有意义的、愚蠢可笑的行为；这是一种达不到礼貌目的的表現；这是一种虽然說了出来却沒有任何意义的廢話；这是一种因愚蠢而做出的傻事；这是一种連魔鬼本身都不肯干的行徑。我們說魔鬼专門为非作歹，但是，他这样做却是怀有某种企图的，他不是想誘惑别人，便是（如某些神学家所說）出自一种仇恨造物主的准則。偷盜是为了得財，謀杀是为了滿足貪欲或者报仇泄恨。嫖妓和强奸、通奸和鸡奸是为了滿足一种邪恶的欲望，往往都有誘惑人的对象；一般而論，一切罪恶都有某种前因和某种明显的傾向，然而，这种恶习却是所有罪恶中最沒有意义和最可笑的；这里面既沒有快乐又沒有利益，既沒有要实現的企图，又沒有要滿足的欲望，这只是一种舌头的瘋狂，一种大脑与自然过程背道而馳所嘔吐出来的污物。

此外，人們可以为别的罪恶寻找出这种或那种借口，或者提出各种辯詞；人們以貧穷无奈为偷窃的借口，以万分憤怒为謀杀的理由，并且，为嫖妓举出許多牵强的說法；可是談到这种恶习，就連那些有这种恶习的人都承認它是一种罪过，不給它作任何辯解；我至多听到过人們这样辯解：他这样做是情不自禁啊。

此外，正如同它是一种无可辯解的失礼一样，一个人当着和他談話的同伴口出不逊，也损害了礼貌和談話。如果同伴中有人不贊成这种談話方式，那么，这种不干不淨的話便是以一种越礼的放肆态度强加給他的負担；这种放肆的程度就好象一个人在法官面前胆敢放屁，或者在王后面前妄談淫事，或者是其他类似的情况一样。

对这种歪風邪气的消灭，各种法律、議会法案和宣言不过是些色厉內荏的东西，不过是善意的調侃，只博得有这种恶习的人一笑而已，我感觉到它們对这种恶习从未发生过任何影响；我們的行政

长官也并不喜欢或热心把它們付諸实行。

要消除这种罪恶，不能靠懲罰，而要靠有人为之表率；如果英格兰的紳士一旦願意停止这种風气，那么象这样的一种本身如此愚蠢可笑的恶习一定会很快地为人所厌恶，不再时髦了。

这項工作可以由我所談的学院来进行，我以为要打破这种風习，最快莫过于由这样一个学院来公开譴責它了，在这个学院里，我們在言談举止方面的一切习俗都应該受到审查。机智方面的孰优孰劣之爭以及戏剧的格調、习慣和風尙都在这里評断。剧本在这里通过以后才能上演，批評家在这里可以吹毛求疵，尽情指責；任何事物一經这种考驗，就决不会輕易消亡，目前两派戏剧的爭执将会結束，不再为互爭短长而吵嘴[1]；評定爭論的将是机智和眞正的价值，这个学院应該是不犯錯誤的評判官。

只有到那时，竞爭才会有良好情况，
只有眞正才智过人才应該受到頌揚。
你們把那些退出国教的人叫做輝格党，
戏剧界現在也有了唱对台的現象。
这些反对派非难剧場里的礼仪規章，
很少有人把正統的东西放在心上，
他們喜欢放蕩不羈，而且是如此荒唐，
乃至憎恶風紀，那管它罪恶骯髒。
有人想让教士統治一切，有人另有主意，
象古代高卢人[2]一样，要寻找活动的余地；

① 英国資产阶級革命后的复辟时期，貴族阶級崇尙形式浮华而內容空虛、淫穢的喜剧，資产阶級清教徒则以古典主义悲剧为武器相对抗，这里說的两派戏剧就是指的这一情况。——譯者

② 古代高卢人遍布欧洲，領有意大利北部、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和德国一部，入侵英格兰的凱尔特人也是高卢人的一支。——譯者

他們那些任性的首領和正統脫离，
另外建造独立的舞台上演自己的戏。
狂热的紈袴子衣着豪华，
才智单独出現却无人識它。
才智和宗敎遭遇的命运完全一样，
爭执剧烈时，二者都被撇在一旁；
因为随着党同伐异，傾軋增强，
才智和虔誠都将每下愈況。

下面，我将要提出一个在我看来是本书中仅次于此的最高貴和最有用的建議，那就是：成立軍事研究学院；由于我只想把自己的意思說明白而无意于写一部巨著，因此，我把这些問題都放在一章里討論。

我承认战爭是世界上最好的学院，在这个学院里，人們出于需要而学习，迫于强力而实踐，并且，都是有所为而为，战斗中需要尽責，凱旋时可以受奖；任何明白事理或者观察过形势的人都会淸楚地看到英国在这場七年战爭①中做了多大的改善。

可是，如果看一看我們在战爭一开始就付出了多么慘重的代价，英国于开战初期因此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形势之下，我們的工程师和高級軍官怎会几乎全是外国人，我們就会想到我們的人多么迫切需要精通战爭技艺，以便使他們面临考驗的时候不会是一无所知的新手。

我曾听到某些和政府不和的人在国王用兵爱尔兰的初期趁机攻击国王，說他不願意信任英国人，他手下的高級軍官、将領和工程师全都是外国人。是非虽然是这样的分明，毋須回答这种說

① 指1689—1697年的英法战爭。——譯者

法，而且，这等人也不配得到回答，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当今的国王据有这个王国并且投入現代最殘酷的战爭以后，当他着手整頓軍队的时候，他在这个国家全部尙武阶层中找不出几个适当可用的将才，不得已而重用伯爵肖姆堡[①]、金克尔[②]、索耳姆斯、魯維格里[③]等外国人，并使他們入了英国籍。这虽然令人惊异，却是事实。我們还应該看到，国王也曾想尽了一切可能想到的办法鼓励英国紳士取得带兵資格，把不下十六个联队交給从未当过兵，也很少知道如何带兵的英国貴族紳士指揮。在这些人中，有些还正在軍中服役，并且，获得了和他們功劳相当的褒奖，担任陆軍少将、旅长等軍职。

所以，如果說长期的太平岁月曾使我們退步到无知的程度，幸好我們遇到了一位永具世界上最杰出的英才的国王，不然，情况就相当危險，那么，現在誰又能担保和平和不同的执政者再会給我們带来什么后果呢？

也許，作战的方式和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的变化多端；我們只需往上推到国內战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的一位将軍如果不提高他的能力，恐怕連担任現在的上校都很难胜任。进攻战术一有发展，防守战术便相应而生；防守战术虽然在現代已远远胜过进攻战术，而后者也正在迅速进步。

我們在英国見过一場血腥的內战，在这場战爭中，按照英国人的老脾气，打仗成了交易，把軍队駐扎在一块别人不能接近的地方，这在那場战爭中从来沒有听說过；就連战力最弱的一方也往往

① 弗·赫·肖姆堡（1615－1690），德国軍人，随威廉入英后，于1689年被封为公爵。——譯者

② 哥达特·封·金克尔（1630－1703），德国人，威廉手下的将軍，是出征爱尔兰部队的指揮官。——譯者

③ 索耳姆斯、魯維格里等都是随从威廉到英国来的外籍将領。——譯者

出击——例如邓巴尔战役[1]；今天吃了敗仗，明天又来較量，彼此是这样热心地寻找敌方交鋒，好象他們急于让自己的头顱被打烂一样。扎营、掘壕沟、修炮台、退却、加强营防和炮击在当时都是陌生的，几乎是人們不知道的事情；甚至全部战爭都結束了，还沒有利用过任何帳篷。战斗、奇襲、猛烈攻城、小接触、圍城、埋伏、偷营等等都是每日的新聞。目下，我們却常常看到五万人大軍的一方和敌方在可以看得見的距离以內对峙着，一直在全部战役中躲躲閃閃，或者用个好听的說法，都在监視着对方，然后，便各自住进了冬营。战爭的座右銘不同了，現在和以往的战爭座右銘之間的差别就好象长假髮不同于花白鬍鬚，或者今天的風俗人情不同于往昔一样。現在的战爭座右銘是:

战必有利，无利不击。

步步为营，以防受逼。

如果战爭双方的将領都严格遵守这些金科玉律，他們就永远不会有交兵之日了。

一般地說，我承认这种作战方式比以前的战爭花錢多而流血少，但是，这就会拖长战爭，我几乎怀疑，如果早先也象現在这样打仗，我們的国內战爭是不是会一直拖到今天。他們当时的战爭座右銘是:

遇敌便打。

然而，現在的情况却迥然不同了。我想，在現在的战爭中明摆着：誰最經得起战爭，这就得看誰的錢袋最充足，而不在于誰的劍最长。欧洲全都在作战，只要双方有办法弄錢，人力是絕不会疲憊的，但是，誰要是最穷，誰就得先罢手；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法兰

[1] 邓巴尔是苏格兰东部一漁港，1650年9月3日，克倫威尔的軍队在这里重創支持国王的苏格兰軍。——譯者

西国王現在傾向和平，并且承认了这一点，因为他虽有无数完整无恙的雄兵，而軍費却无以为继；他发現自己的国庫空虛，举国疲憊，財源枯竭。对我們那些說法国如何貧困的报告，連一半我都不相信是眞的，但是，法兰西国王显然发現：尽管他的軍队如何勇敢善战，而他的錢却不足以长期和联盟国[①]抗衡，因此，他想尽一切方法在他能够于最有利的情况下媾和的时候謀求議和。

毫无疑問，法国人仍然有力量再把战爭拖几年，不过，他們的国王很聪敏，不肯让事情弄到这样极端，如果他发現自己处在每况愈下的危險形势之中，他宁願忍声吞气地接受苛刻的条件媾和，而不願再打下去。

这就是我惟一打算說的离題話，希望讀者原諒我这种节外生枝的过失。

所有这些問題，拜作一句話来說就是：在和平时期务須做好作战准备，我国人民应該受到軍事訓练。万事具备，只缺士兵，这就实在奇怪；船已备好了，我們的商业部門一直在訓练而且正在培养更多的海員；但是，馬步炮兵、工程师等急待培养和訓练。沒有人一生下来肩膀上就扛着毛瑟槍或者脑子里就装着堡垒；放火炮和挖地道攻城不能生而知之的，为此，我建議成立一座：

进行軍事訓练的皇家学院。

軍事学院由国王亲自創办，費用由公众負担；經費从国王的每年岁入中支出。

我建議这座学院分四部分：

（1）一个院专門培养精通各項有用的軍事技术的专家，招收少年学員进行訓练，以后，在国王的統轄下按照他們的成績和国王

① 指1689 1694年奥格斯堡联盟之战中的英荷一方。——譯者

陛下的恩寵提升录用，这样，国王陛下就可以不断地从他們之中得到工程师、炮手、消防队长、炮术长、地雷工兵等各种人材。

（2）第二院負責对志願学員进行科目相同的軍事訓练。只要符合某些限制条件，所有志願受訓的都应該被接納，并享有在学院听讲、做实驗和进修的一切利益，而且，也有資格得到該学院的学銜、照顾和住处，相当于大学里的特待校友。

（3）第三院是一个临时訓练班，任何紳士或英国人只要願意报名并遵守校規，都可以象一个紳士一样受到整整一年的免費款待，由第二院指派的教員負責訓练他們。

（4）第四院只是各种专科学校，不管是什么人，只要願意报名，都可以入学，領取少量津貼并受到他們所希望的各种特殊訓练；这些学校的教师由第一院的高班学員担任。

我可以設計出这項事业的一切必要細节和規模，但是，由于創办这样一件事业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效法其他大学而办得条理井然，所以，我只想談一談校舍的节儉問題。

校舍必須非常壮闊，建筑的式样应該做到庄严宏偉，而装飾却不必富丽华美；我以为，只要象恰尔西亚大学那样的校舍再大四倍左右就合用了，可是，我相信它的建筑費用不会比盖那所宫殿般的公立学校花得多。

第一院应設将級总监一人、上校教官五人、上尉教官二十人，这些职位应由毕业生升任，剛建校时由建校者委派，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則由第一或第二院毕业生中选任；院內設有宿舍。各級薪金数目如下：

将軍……………………………………………年薪 300 鎊
上校……………………………………………年薪 100 鎊
上尉……………………………………………年薪　60 鎊

学員共二千名，应按下列等級分別待遇：

队長一百名………………每人每年津貼……………10 镑
教导員二百名……………每人每年津貼 …………… 5 镑
特待校友二百名…………每人每年津貼 …………… 5 镑
高班学員五百名
低班学員一千名

将軍由建校人从上校中选拔，上校由将軍从上尉中选拔，上尉由队长中产生，队长由教导員中产生，教导員由特待校友中产生等等。

低班学員分成十个分校，各分校的編制情况如下：每一分校有学員一百名，分成十班。每班設教导員二名：

低班一百个，共有学員 ……………………………… 1000 人
每班設教导員二名 ……………………………………200
1200

高班学員分成五个分校，每一分校設十班，每班十人，各設教导員二名。

高班学員五十班，共……………………………… 500 人
每班設教导員二名……………………………… 100
600

特待校友作为临时雇員，領取少量津貼，在升迁就职以前由学院維持其生活。

第二院由志願受訓的学員組成，他們是具有一定学历的第一院高班学員或具有某种学历的任何其他学校的学生，自費学习，但享有某些优待，例如，在校內免費住宿，按照規定的某些条件免費定額供給口粮，住宿一定年限的即可擢升，可以使用学校的图书仪器和讲义。

該院应該規定下列擢升等級，其待遇分别为：

监督一名……………………………………………年薪 200 鎊
校長一名……………………………………………年薪 100 鎊
少校教官五十名……………………………………年薪 50 鎊
高班学員二百名………………………………每年津貼 10 鎊
志願学生五百名，不发津貼

三、四两院是只包括临时訓练的普通学校，可以按下列方式組成：

第三院专教紳士学习各种必要的业务和技艺，以便使他們有資格为国效力，他們整整得到一年公費待遇。我們可以假定学員人数經常維持一千名，教員人数不少于一百名，我建議作如下安排：

每个教員应該至少連續任职一年，但是，領取津貼的年限最多不得超过两年，每年領特別津貼二十鎊。他們必須按时上課出勤，經常有五名第二院的少校教官监督他們，教員先执教一个月，然后由其他五人輪流执教。少校教官每年領取十鎊特別津貼。

受訓的紳士毋需負担費用，但必須严守下列各項紀律：

(1) 始終留住校內，未經少校教官許可不得在校外住宿。

(2) 完成教員指定的各項作业，不得爭辯。

(3) 遵守校規。

凡屬吵架或口出不逊这类的过失只科以罰金，由少校教官裁决，挑衅的应該被禁閉，直到他向受辱一方道歉为止，通过这种处理，每个受了侮辱的紳士都会完全滿意。

但是，打人肇事、挑战决斗、拔出武器私爭等等应該受到更严厉的处分；校方将宣布肇事者不是紳士，把他的名字張貼在校門上示众，并且，开除学籍，此后在学校里如再发現了他，将按流浪汉来盘問他。

該院教員一半从第一院特待学友中选拔，另一半則从第二院

高班学員中选拔。

第四院只是普通性质的学校，既不花什么錢也沒有什么麻煩，凡是願意入学的一概来者不拒，教員由学院的其他学校选送。

所建議的規模旣然如此之大，自需相当数目的經費；由于这項事业是为全王国的利益着想，这笔費用也应由公众来負担。由于考虑到需要維持的人数，經費数額不会比下列数字少多少：

第一院

将軍……年薪 300 鎊
上校五名，每人年薪一百鎊，共…… 500 鎊
上尉二十名，每人年薪六十鎊，共 …… 1,200 鎊
队長一百名，每人每年津貼十鎊，共 …… 1,000 鎊
教导員二百名，每人每年津貼五鎊，共…… 1,000 鎊
特待校友二百名，每人每年津貼五鎊，共…… 1,000 鎊
全院二千名学員，每人每年需要二十鎊生活費，膳宿及学院內职員工役（管事、厨师、伙食承办人、媬姆、侍女、洗衣妇、膳务員、办事員、仆役、牧师、門房、隨員等龐大人数）的开支全部包括在內，共…… 40,000 鎊

第二院

监督一名……200
校長一名……100
少校教官五十名，每人年薪五十鎊……2,500
高班学員二百名，每人每年津貼十鎊……2,000
在操練时期五百名学生的口粮，每人每年五鎊……2,500
二百名高班学員的給养，按上述数字計算……4,000

第三院

院內紳士的待遇符合紳士身分，伙食必須丰美，因此，每人每年須津貼二十五鎊，院內所有职

員工役的开支都出自这笔錢內，共	25,000
教員一百名，薪金和給养同前	4,500
少校教官五十名，每人每年津貼十镑	500
每年費用共	86,300 镑
校舍建筑費	50,000
家俱、床鋪、桌椅、衣着等	10,000
图书、仪器、实驗用品等	2,000
因此立即需要开支	62,000 镑
年費	86,300 镑
加上实驗費和操練費	3,700
	90,000 镑

国王的軍火庫每年发給学院五百桶火药，以供公开操练和实驗之用。

本学院的第一院应該居于統轄地位，所有升擢都由第一院做出，从其余各院选拔各科人才；第一院将軍級总监指揮其余各院监督，他只服从建校者一人。

学院的管理应該完全采取軍事方式，为此，要制訂一套規章制度，成立一个理事会专門听取和裁决各种爭执和違反校規的事件。

公开操练也是軍事性质的，所有各分校都由适当軍官維持風紀，軍官輪流值勤或者由将軍下令指定，但每次只值勤一天。

若干班次进行若干門課程的学习，每一个别班次只攻一科，学員学完一科后变更班次再学另一科，通过这种方法，所有学員在各次大操中便能够按照可能接到的命令，胜任地完成所有各种作业。

这个学院应該适当地設立以下各門課程：

几何学	十进算术
天文学	三　角
历　史	日規学
航海术	計量学

地雷学	战壕筑法
爆　破	接近术
炮击术	襲击术
火炮学	繪图学
筑城学	建筑学
扎营术	測量学

所有各种技艺或科学都附屬在这些課程以內。

每个学員都必須按照其体质和能力进行下列各种体格鍛炼；如：

（1）游泳。任何兵士，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应該不会这一門技术；

（2）掌握各式各样的火器；

（3）整齐地前进或背进；

（4）劍术和长矛法；

（5）騎术或馬术；

（6）跑、跳和摜交。

与訓练同时，也应該保持和仔細教导战爭中的一切風尙、慣例和术語，攻城、行軍和扎营中使用的技术名詞，以便使經过該学院訓练的每一个紳士在参加王国軍队时不会对軍事一无所知，尽管他沒有在国外服过軍役。我記得有一位英国紳士鬧过这么一回笑話，这位軍官当圍攻爱尔兰的里末利克的时候，虽然作战很勇敢，可是，仅仅由于不懂得技术名詞，不会說軍营中的行話，把战壕說成了攻城的坑道，因而遭到了全軍的嘲笑。

这些軍事学院的实驗象皇家学会的学位論文一样值得公諸于世。为此，設立学院的地方应該有足够的場地便于投彈、构筑炮台、棱堡、月牙堡、方堡、角堡、要塞等各种正規防御工事，在这些工事附近还要便于引水，以便訓练工程师从事沟下排水和地雷作业

的必要实驗。学院必須有足够大的操练場进行远距练习重炮轰击、炮轰营垒、操演各种爆破以及已經发明或将被发明的武器、掘壕沟、扎营等等。

他們的公开操练也将会非常有趣，和我們英国人最喜欢看的各种热闹場面或展覽会相比，它更値得所有紳士們参观。

我相信，从这些将軍中可以形成一套規章制度，这将是世界上最偉大、最英武和最有益的一項事业。这样一来，英国的縉紳将成为最通曉軍事的人，因而在国外将最受嘉許，而在国內則将比任何人都更有用。国王陛下也再不会被迫雇用外国人担任要职和在他的軍队中服务。

为使全国公众在某种程度上都能更加通曉軍事，我以为实行下面的計划将大有裨益。

当我們的武器是长弓的时候，就某种程度来說，我們英国民族用弓的本領可以說是独步世界，連最普通的乡間小民都是高明的射手，人們在太平年月的游戏中就具备了极好的入伍資格，而这种游戏还产生了一个好結果，那就是当征集起一支軍队以后，兵士不需訓练就能作战；为了鼓励人民参加这种对国家如此有利的鍛炼，国会曾通过法案規定每个教区都要維持若干射靶場，以供乡間青年练习射箭。

我們現在的作战方法旣已变更，毛瑟枪这种杀伤力强大的軍械成了士兵的正規武器，我希望英国人喜欢玩的游戏也随之而变更，使我們旣能得到乐趣又获得实惠。現在，我国有一种不利的情况，特别是由于常备軍不能尽如人意，情况就更为严重，这就是：如果一旦爆发战争，必須先花一年时間教兵士如何掌握武器，然后才能認为他們适于上战場，因此，应征入伍的新兵被叫做“新手”。为了消除，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消除这种情况，我建議：应該通过某

种公开鼓励(因为靠惩罰不会奏效)，使我們的青年不再醉心于斗鷄和斗蟋蟀那种无聊幼稚的游戏和喝酒，而把兴趣轉移到用燧发枪射击这种既有男儿威武气概而又其乐无穷的运动上来；还有游泳，除了大有益于健康以外，还有許多其他的好处，因此，我以为所有的人都应該学会它。

談到射击，我在上文提到的学院拿国王的錢訓练縉紳，縉紳为了报答这种恩典，应該在乡間居民中普及这种訓练。用下面的办法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种普及：

如果各地乡紳按照他的地位出資悬奖，让他居住的城鎮或附近的人参加夺奖射击比賽，比賽可以每年举行一次或者两次乃至多次，这由紳士們自己随意决定；得奖的人不仅要射击得最准确，而且，要遵守一般的射击习慣。

这种办法准会使英格兰的所有年青人都热爱射击，变成好射手，因为他們一定会經常练习，并且，彼此展开比賽，这种好处一到战时就显出来了；因为假使全营的兵士都能够百发百中地瞄准敌人，远距离杀伤敌人的数目就会比現在多得多；我們知道一营軍队和另一营軍队接火，中彈人数一般不会超过三四十名；我以为我們很难忘記在奥格里姆[①]战役中，一营英国軍队遭到整整一联队爱尔兰龙騎兵的射击，但是，那一天他們不知道究竟有沒有人挂彩；我只需請参加过爱尔兰战爭的軍官們注意，由于爱尔兰人是这样了不起的神枪手，英格兰軍队占了多大便宜！

在以下一項关于学院的建議中，我打算提出的計划是成立一所

女子学院

① 奥格里姆(Aughrim)，爱尔兰加尔威附近的一个小鎮，1691年7月初，威廉的軍队在此战敗詹姆斯二世的苏格兰軍。——譯者

我时常这样想：在我們这样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居然否认妇女上学的好处，这眞是最野蛮的习俗之一。我們天天責备女性的愚蠢和无礼，然而，我却相信她們如果有机会受到和我們同等的教育，她們就会比我們还要少犯过失。

的确，一个人会感到奇怪，妇女們的全部知識旣然只限于她們天生的能力，我們何以还能和她們談得来。她們的青春全消磨在学針綫或者做小玩意上了。誠然，我們也教她們識字或許还教她們写自己的名字等等，可是，这就是妇女所能受到的最高教育。我只想問問那些輕視妇女、認为她們是最蠢的人，要是一个男人(我指的是紳士)不受教育，他又会有什么能耐呢？

一个出身名門、身分高貴的紳士，天資也过得去，如果缺乏教育，看看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其結果不言而喻，毋需我来举例。

蘊藏在身內的灵魂就象是一块粗鑽石，它必須琢磨，否則决不会放出它本来的光輝，显然，正如理性的灵魂使我們有别于禽兽一样，教育增强了这种区别，使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进一步地脫离了野蛮状态。这个道理是如此昭彰，毋須任何証明。但是，妇女又为什么被剝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呢？如果知識和学問对妇女来說眞是无用的奢侈品，那么，全能的上帝就决不会使她們有任何稟賦，因为上帝从来不創造无用的事物。此外，我还要請問这些人，他們到底在无知中看出了什么好处，以致認为它是妇女必不可少的装飾品？或者，一个聰敏的妇女到底比傻子要坏多少？或者，妇女到底犯了什么罪过，要剝夺她們受教育的权利？难道她們用傲慢无礼禍害了我們么？我們为什么不让她們上学，好变得更聰敏些呢？其实，妨碍她們变得更聰敏些的完全是这种不人道的風俗，在这种情况下，我們还应該責备妇女的愚蠢无知嗎？

女人的天資恐怕比男人要高，她們的脑子也比男人快；妇女在

受教育以后能够干出什么事业，从一些女才子的事例(現代并不缺乏这种事例)上看得很清楚；这种事例譴責了我們的偏見，看来，我們之所以剥夺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仿佛生怕她們变聪敏以后会和男人竞争似的。

为了消除这种缺陷，使妇女至少有机会在各种有益的知識方面受到必不可少的教育，我提出一項符合这种目的的办学計划。

我知道女子抛头露面是危險的；她們要么就幽居深閨，要么就遭受危險；前者違背她們的意願，后者損伤她們的名誉，所以，这件事是有些难办；有一位聪敏的女士在一本叫做«向妇女們进一言»的小册子里提出了一种办法，但是，我怀疑它是否切实可行，因为，說一句失敬妇女的話，或許有点儿为她們所特有的(至少在她們的青年时代)那种輕浮恐怕受不了书中提出的限制；我以为只有极端偏执的迷信，才能够維持一座女修道院。女人拚命地想进天堂，为了进天堂，她們不惜刻苦自己美丽的肉体；然而，除了极端偏执的迷信以外，沒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她們做到这一点，而且，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以往也常有事实表明天性会占上風。

所以，当我談到女子学院的时候，我心目中的規范、教学法和管理既有别于那位聪穎的女士提出的建議(我非常器重她的建議，也很贊許她的才学)，也不同于各式各样的宗教限制，特别是保証独身的誓言。

因此，我建議的学院应該只是稍异于一般的公立学校，自願求学的女士在院內应該有一切机会学习各种和她們的禀賦相适合的学問。

但是，既然絕对有必要树立某些不同于一般的严格紀律，以維护学校的名誉，使有身分和財产的人敢于让他們的孩子到那里求学，我冒昧地通过杂談的方式提出一項小計划。

我建議学院的建筑应該独具一格，院址也独处一方。校舍应該是朴素的三面房屋，沒有任何突出部分或犄角，使得从这一角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另一角；校园也同样按三角形树立圍牆，并开有寬沟，只有一座大門。

学校环境經过这样稳妥的、最便于守望的安排以后，要想偷情便很难瞞过别人的眼睛，所以，我不贊成設立守护人、暗探等来防卫这些女士，我只希望她們能够恪守貞操淑德。

如果有人問我原因，我希望我們男人在我說明这項理由的时候不要見怪：

我是如此敬爱妇女，同时又如此熟悉男子，因此，在我看来，只要把男子从妇女身旁实际隔开，就可以防止偷情私通这类勾当；因为我們虽然美其名曰“爱情”的那种欲求有时在妇女身上确实激发得有些过分鮮明，随之而来的往往便是不貞，可是，我以为：我們誤称之为“嫻靜”的习俗远胜过女性的热情，因此，女子失身以前往往总先有男子引誘。

使妇女守規矩的不是貞操观念，而是風俗习慣，
不管是聪敏人还是傻瓜，都在它面前就范；
因为一旦动了春心，什么貞操都变得毫不相干，
只有風习时尚还能够管一管風流罪案。
全亏了風俗习慣，才維持住淑德貞操，
爱情需要先去求索，然后才能够得到；
因为我們称之为嫻靜的美德只不过是驕傲，
担心被拒絕面子难堪，才不屑于开口乞討。
一般的風俗时尚战胜了她們的欲望，
她們决不先求爱，一被进攻却容易投降；
等到鬧完了那套沒用場的礼数，

妇女們自身的弱点便无法掩藏。

如果欲望强烈，本性难以制阻，

最好隔开男人，使她机会毫无。

要不然，无論你怎样防范也于事无补，

不見可欲其心不乱，这样才保住了圣徒。

簡单地說，即使是一个沒有任何貞操观念的女人，也得男人先开口才肯委身相就，至少是还有一点廉耻的女人一定会这样做。

根据这种理由，我深信滿可以采取某些措施，使女士們在学校圍牆以內的小天地里完全自由自在，同时，又不会发生任何偷情、不貞或其他丑事；为此，在女子学院中应該遵守下列校規和戒条（我建議英国每乡至少要設立一所这样的学院，倫敦城应設立十所左右）。

除了校舍按前述式样建造以外：

1. 所有入学女士都应該动手維持学院的秩序，并且，表明她們同意遵守这些秩序。

2. 正如所有入学女士都是宣布自願入学并且主动报名的人一样，任何人只要出于自願无意继續学习的时候，可以随时离校。

3. 学院費用由在校女士支付，每个入学的人只有一項負担，这就是：尽管她可能願意中途輟学，她应該繳納全年学費。

4. 国会应該通过法案，規定任何男子如果强行进入或混入女校，或者勾引任何在校女生，即使預备結婚，也一概按重罪論处，并且，不得有牧师不受普通法庭审訊的特权。这条法律无疑是严厉的，因为任何一个願意接受男子求爱的女士都可以随时輟学，与此相反，任何女士在有必要时都可以通过进入女校的办法来摆脫她所嫌恶的任何男子卤莽的求爱。

在女子学院里，一切入学者都应該按照她們的天赋和能力受

到各种課程的教育，特别是音乐和跳舞，因为女子是如此的喜欢这两門东西，如果不让她們学习就近于殘酷了；可是，此外她們还要学习各种語言，特别是法語和意大利語；我可不怕使妇女多长几条舌头①。

她們应該学习如何談吐文雅和一切必要的讲話風度，把它当作一門特殊課程；而我們的教育在这方面的缺陷是如此的明显，因此毋須我来揭露。她們应該学习讀书，特别是讀历史，使她們通过讀书明白事理，可以懂得和判断她們听到的事物。

只要她們有天資，她們可以求取任何一种学問；但是，一般地說，首要任务在于培养妇女的理解力，使她們能够参与各种談話；当她們的能力和判断力提高以后，她們在談話中就能够給人以愉快和教益。

据我观察，女人和女人之間很少或者根本沒有差别，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曾否受过教育而已。的确，她們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受着气质的影响，然而，主要的不同点則在于她們的教养。

作为整体来看，妇女們大都是聪敏伶俐的。我想讀者可以容許我这样地一概而論，因为你們很少看到象笨伯似的傻头傻脑的小女孩子，而这种情况在男孩子中却屡見不鮮。如果女子受到很好的教养，学会怎样适当地运用她的天資以后，一般都証明她們記性很好，非常机灵；說句公道話，一个知情达理、風度嫻雅的女子是天地万物中最美丽多嬌的东西，是造物主的光荣，充分說明上帝对他心爱的創造物——男人的独特恩寵，她是上帝所能賜予的和男人曾經接受的最美好的礼品。教育的熏陶可以使女性心灵的自然美放出本来的光輝，剝夺她們这种权利是世上最卑鄙、愚蠢和忘恩

① 英語"舌头"和"語言"同义。这里是一种戏謔性的說法，认为女人比較饒舌。——譯者

負义的行为。

一个教养很好、品学兼优的女子是一种无可媲美的創造物；和她交往就象征着崇高的欢乐，她有天使般的姿容，仙子般的談吐，柔情千种，仪态万方，簡直是和平、爱情、智慧和欢乐的化身。她不論在哪一方面无不尽善尽美，一个男子有这样的終身伴侣，只能够感到无上幸福而滿怀感激。

另一方面，假定还是同一个女子，如果剝夺了她受教育的权利，必将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她原是好脾气，由于缺乏教育会变得懦弱和沒有主見。如果她有几分聪敏，由于沒有教养会变得輕浮和饒舌。因为判断力和經驗的缺乏，她的知識会使她三心二意，胡思乱想。如果她原来的脾气就不好，就会因沒有教养而变得更坏，她会变得傲慢无礼，喜爱吵鬧。如果她容易生气，因为不懂礼貌，往往变成活象一个瘋子成天罵不絕口、呶呶不休的潑妇。如果她原来就驕傲，由于沒有謹愼的素养（这也是教养），就会目中无人，异想天开和荒唐可笑。她有了这么許多毛病，結果自然变得蛮不讲理，吵吵鬧鬧，多嘴多舌，下流无耻，一句話，成了个魔鬼。

拿我們对女人的要求来說，我們有时候旣然认为要关心她們，那么，如果我們不想从她們那里得到什么欢乐的話，至少应該費費心把她們教养得能可人意和有点用处。天啊，看看我們是怎样的操心养一匹良馬，把它练得多么馴順吧，馬变馴了以后，看看我們又是怎样的器重它，这一切无非是为了它能有用場；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对待女人呢？因为女人如果沒有淑靜的举止，她的一切裝飾和美丽都将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就象是弄虛作假的商人把最好的貨色摆在最表面，让顾客以为底下的貨色都一样。

女性引以自豪的肉体美，現在看来是一种不公道的稟賦。造

化(或者不如說是上帝)受到中伤，好象他让女子生成丽质全是为了勾引男子，这样，女子就成了禍水，因为据說在絕頂漂亮的女人里面聪敏的很少，脾气好的更少，嫻靜的那更找不到了。有人自以为能够找出理由来說明这样分派是平等的，他們說：老天爷是最公道的，所以才这样，他让众生万物都各有所长，无一向隅，使每个人都有或此或彼的优点，这样，大家就会互相中意，不然，有的就要遭人白眼。

我以为这两种想法都荒誕不經，尤其是后一种对造物主貌似恭敬，实际上却最坏不过。因为按照这种看法，造物主便成了貧困而空虛的了，好象他的恩澤不足以遍及全体蒼生万物似的，誠恐賜予的礼物耗尽用竭，只好吝嗇一些，让大家一人分一点儿零碎。

如果容許我大胆地反对一种几乎是普遍的看法，我要說的是：大多数人在这方面都看錯了天道神机，世人今天在这方面的做法也是不正确的。由于这个結論非常大胆，所以，我想解釋一下。

創造我們大家的全能的神肯定是善美的泉源，就和他是存在的泉源一样，通过潛移默化，他能够把同等的品德和完美分散給他所創造的一切生物，就象旭日之光明普照，絲毫无損或无減于造物主本身的光輝，而今天世界上每个人也都确实具有足够的天賦，并无愧于造物主本来的安排。

我想，如果我举出下列理由就可以証明这个論点。我的理由是：上帝賦予每个人以灵知，这就等于向全体人类賞賜了同等的礼物和能力，人的所以有智愚賢不肖之分，不是由于器官构造的偶然差别，就是由于受教育方面愚蠢的不同。

首先，这是由于器官构造的不同引起的。我不想在这里討論灵魂在肉体中的物理学部位。可是，如果哲学家說的不錯，理解力和記忆力按照傳达它們的器官偶然的大小或則扩張或則收縮，那

么，尽管上帝賦予我一个和别人一样有悟性的灵魂，然而，如果我身体內的灵魂由那里起作用的部分有天生的缺陷，我便可能非常愚笨而他人却相当聪穎。例如，如果一个小孩子的听覚器官天生有缺陷，因而不辨五音，虽然这个孩子具有同样能够学习世上一切才艺的灵魂，他却永远不会說話或讀书。大脑是灵魂起作用的中心，这里汇集着所有明辨事物的感官；所以，一个人如果脑袋狭小，头脑在执行应有的和必需的职能时沒有寬綽的余地，这个人決不会非常聪敏；“大头大脑，傻瓜呆鳥”这句俗語幷不是說头大的人天生必傻，而是对懒惰的譴責，人們往往会惊訝地說：“呸，呸，你这个空长着一个大脑袋的傻瓜，眞奇怪，这准得怪你自己。”从这点看来，我完全相信男女的血統大有关系——聪敏人生下的儿女不一定都是聪敏的，我倒认为只有强健的体质才能有最聪敏的后裔，病弱的体质不但影响儿女的健康，而且影响他們的智慧。我們很容易举出理由証明馬、鸡、狗和其他生物的血統上存在着这种情况，我以为人类显然也不能例外。

不过，还是让我們言归正傳吧。世人看到的男女之間显著的差别在于他們所受的教育，以这种差别和男人(或女人)彼此之間的差别相比較就可以証明这一点。

我之所以敢这样大胆地断言一般人对待妇女的办法是錯誤的，原因就在于此，因为我不能想象全能的上帝創造了这样嬌美的一种生物，賦予她們这样的魅力，使她們这样惹人喜欢和怜爱，让她們的灵魂具有和男子一样的机能，难道只是让她們当我們的管家婆、厨娘和奴隶的嗎？

我一点也不想鼓吹牝鸡司晨，完全由女性当权，然而，一句話，我希望男子把妇女当侣伴看待，幷且，把她們教育成适宜的伴侶。一个明白事理和有教养的妇女一定不屑侵犯男子的特权，正如一

个明白事理的男子不屑因妇女軟弱而欺凌她們一样。可是，如果妇女的灵魂經过教育的熏陶和美化，她就不会再蒙受恶名了；譬如，要是再說女人家沒主見就是无稽之談，因为那时候妇女当中的愚蠢和无知比在男子当中还难以发現。我曾經听过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談过一段話，我現在还記得；她，人挺聪敏，很有才干，模样儿更漂亮，而且家里非常有錢，只是一直关在閨房里，家人害怕她被人引誘，因此，連普通妇女操持家务事的必要知識都沒有让她学习；当她后来进入交际界的时候，生来聪敏的她痛感自己是如此地缺乏教育，以致她用短短这么一句話責备自己說："我竟沒臉和自己的侍女們談話，"她說，"因为我不知道她們做的事对不对。我应該先上几年学再結婚才好。"

我毋需絮煩地談論妇女因缺乏教育招致的損失，也不想談論一反其道以后的利益；这件事很容易被承认，但是，要实际补救却不那么簡单。本章对于这件事只不过拉杂談談，至于它的实行問題，只有留待男子聪敏到願意对这种情况加以弥补的好日子(如果眞能有那么一天的話)再說了。

关于商民法庭

請穿律师服的有学問的先生們注意，如果我在本章中提到商人发生爭执請律师打官司时受到的种种奇怪待遇，因而对律师有所失敬，务請海涵，因为我并沒有存心侮辱他們。我亲耳听說过許多名律师在商人和他的代理商爭訟的案件上弄得焦头烂額，当两造各执一詞爭論什么兌換、貼現折扣、拒付証书、过期停泊費、租船契約、运費、入港稅、保險費、船舶抵押契約、船长或船員的不法行为、流通賬目、佣金賬目、公司賬目等等时，律师旣拟不出一份訴訟事实摘要，訴訟代理人也摸不着头脑。一个年輕的教区牧师忘了

带笔記就走上讲坛，他那时要讲清楚經文的窘劲儿，还不及一个我見过的訴訟代理人在讲清楚两个商人爭訟的案件时那样狠狽；譬如，我記得有人打过这么一件糊塗官司，有两个商人为一笔集商业中一切微妙症結之大成的佣金賬目打起官司，双方都对自己的律师千嘱咐，万叮嚀，要他們硬把曲說成直，最后，双方都发現自己在这方面說了不少荒唐可笑的廢話，于是不再继續打官司，同意請仲裁人公断；結果仲裁人不取分文，只花一个星期就結束了他們以前在那上面花了不少冤枉錢的一切爭执。

不，就連法官本身（我这样說并不等于指責他們不学无术）在向陪审委員团发指示的时候也結結巴巴，不知說些什么，陪审委員更是如墮五里雾中；因为陪审委員并不永远是（說实在的，并不經常是）最聪敏的人，当費尽唇舌、想尽方法以后，他們在复杂到連法官和律师本身也都很难弄清的这种案件中，肯定仍然不能做到明鏡高悬。

商人的事务随着环境的变更和时間的推移而千差万别，日新月异，迥异寻常的偶然情况层出不穷，充斥着錯綜复杂的微妙糾紛，并且，由于各国風俗民情的不同而变化无常；所以，我們发現要想制訂出一套无所不包的法律实在很难做到；实际上，我們的法律本身也默认了它在这方面的无能为力，因为它准許在棘手的情况下，可以把商人的习慣看成是法律的一种准绳。

所以，据我看来，最合情合理的做法是：这类事务的爭执应該交由久干对外貿易而对它的习尙慣例經驗丰富的、因而当然最善于判断它的人去听取和审理。

除了上述理由充足的論点以外，还因为在我們現行的法律下，在許多案件中，原告不可能讲清事实，而被告也不可能作出答辯（当他的証据在国外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任何拒付証书、

执照或委任状在我国的法庭上都不算是証据；我們的法律訴訟程序已經造成了巨大的和不可挽回的損失。

为了弥补这些情况，議会可以批准建立一个由六名裁判委員組成的法庭，授权該法庭在“商民法庭”的名义下象衡平法院①一样听取和裁决案件。

这种法庭的訴訟程序应該簡单，审判应該迅速，收費应該微少，使每一个受屈的人都可以立即得到补偿。因为在商务訴訟中，案件的性质常使衡平法院冗繁的訴訟程序带来的害处比其他案件遇到的尤大，因为商务案件一般牵涉到問題的变化比其他案件更大，例如影响到国外亟待指示的雇員、拖延了停泊期的船只和船員、支付等等。

这六名法官应該由王国最知名的商人中选出，他們常駐倫敦，有权通过委任办法召集商人議事会，議事会在听取两造的理由以后对一切案件作出裁决。不服的可以向該六名法官上訴。

王国各大港口也可以通过委任办法委派性质相同的低級商人議事会。六名法官只作为接受上訴的法官；一切案件都由商人議事会审理，方法和程序力求精簡。議事会宣誓秉公断案，其人員每年由本城主要商人中挑选。

这里的訴訟程序不应該拖延时日，原告采取摘要方式陈明訴訟事实，被告提出答辯，然后立刻指定审理时間。被告对开庭时間可以申請推迟，但必須具有充足的理由，否則，不予延期。当开庭的时候，两造可以尽情讲明自己的理由，或者請任何人代为出庭。

凡依照規定获得和按应有格式签署并經鉴定的、从外国发来的任何証明和拒付証书都可以作为証据；在王国領土境內于当地

① 英国早年一种排解民間糾紛的司法輔助組織。——譯者

治安推事面前依相同方式按照規定格式提出的宣誓书也可以作为証据。

不服的一方可以向前述六名法官上訴，委托律师得在法官面前提出辯护，一經这六名法官判决即不得再上訴。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弭止无数爭执，也可以溫和地排解許多糾紛，省却了目前不可胜計的麻煩，使商务糾紛以一种商人的方式根据人所习見的商业慣例和風尙加以解决。

关于海員

值得注意的是，每当我国和任何邻国开战的时候，經常产生了两种极大的麻煩——一是对国王而言，一是对商业而言。

一，給国王带来的麻煩是：他不得不征召海員入伍，硬逼着他們当海軍；这种强拉人上战舰的办法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流弊，如：

1. 貽誤了我們的海軍戎机，我們的舰队因缺人而經常迟迟不能出动，以致时常处于不利的地位，結果使多次精心筹划的远征都不能奏捷。

2. 有若干海軍队伍都成了非正規軍，因为軍官受賄解除了能干水手的軍职，用許多生手和不能胜任的人濫竽充数。

3. 由于水兵强征队队长的态度蛮横而有些人又执意不肯应征，不断地发生强力压迫、爭吵等現象，甚至常常演成凶杀。

4. 出自英国国民共有的自然原則——痛恨强迫，因此，嫌恶当兵深入人心。

5. 經常打着征兵的幌子綁人出国、打家劫舍和偷窃的事例，最近已經屢見不鮮。

因此，国王和臣民都分别受到了类似性质的各种侮辱和損害。

二，对商业来說，由于人手缺乏，海員向商人索取极高工資，簡

直是說一不二，商人只好拿出这笔浩大的費用。其实，人手并不眞正缺乏，因为在雷厉風行的征兵当中，如果一条商船需要用人而且能庇护他們的話，要多少人馬上就有多少人，如果不能庇护他們，就連一个也雇不到了。这些人对为国效力却是避之惟恐不及的。

前一类流弊已經使国王从开战以后在下列三个特殊方面花了三百万英鎊以上：

1. 水陆征兵和为此雇用小船所花的費用。

2. 船只由于缺人只好滞留港內，同时，却要为船員的工資和給养支出浩大的費用。

3. 誠恐夏季缺人，只好整冬維持着全部海軍，軍餉和給养全部照发，这种办法已經实行好几年了。此外，还要付出大量的賞金和其他籠絡海軍軍心的費用。

第二类流弊，卽商人付出的高額工資从开战以后已經花了二百万英鎊以上。販煤业卽其一例。煤商在战爭头三年每放一次洋卽須付給一个普通海員九鎊工資，而在以前只需三十六辨士，按照販煤业各次航行动用的船只和每船八个船員数目来計算，往少的方面算，只販煤业一行的海員一年的工資差額就有八万九千六百鎊。

对于其他航行来說，水手月薪差額为五十先令，前桅員月薪差額为五十五先令，在此以前，他們的月薪只有二十六先令。此外，水手們現在对于伙食也挑三剔四了，商人只好忍气吞声；他們反对領半薪，甚至当船长命令他們做一些他們喜欢做的事的时候，他們都不大买賬；不，就連国王本人也休想叫他們中意。

为了消除这些时弊，我提出下列計划，实行这个計划，海員沒有理由不滿意，也絲毫不会受到損害，但是，却可以防止目前所受的損失，省下一笔因海員奢侈浪費而糟蹋掉的巨款，因为如果說揮

霍无度減少了王国公共总財富的話，那么，海員們就不能算是好公民，他們并沒有因国王或商人付給了他們巨額款項而显得更富足。

計划的內容如下：

議会通过法案設立一个管理局或法庭，該机关受海軍法庭管轄，并隶屬于海軍大臣，或者独立掌权，只隶屬于一个議会当局，如公共賬目統計委員会。

全国海員都要在这一管理局或法庭或它的若干分支机构（該局为此将設立分局或分处，派駐王国各港）进行登記并受到直接雇用；他們将按照能力大小被分为各种各样的等級，依据他們的資格領取相应的工資，如茶房、壮工，仆役、高級海員、乘艦练习生、軍官、舵工、船主、跟班等。

其詳細情况如下：

1．任何船只的船长或船主除了該局介紹的水手以外，不得雇用其他任何海員或携带他們出海。

2．不論是海員或其他人等，除了向該局申請当水手以外，不得直接受雇；每一高級海員月薪为二十四先令，下級海員按比例遞減，閑散时領取半薪并可为自己工作，但一經該局征召即須立即到职，并报明所去地点。

3．因为在别处无法找到工作，水手将不会逃亡。

4．一切船只在海关結关后将領到一張証明，凭証向海員管理局領用海員，局內海員济济，往往可供选擇，而不会鬧人荒；該局将毫无刁难或拖延地把海員交与船长或船主；船主和海員双方都有选擇对象的完全自由，只不过必須服从該局专职官員做出的决定。

［附注］ 船长和船主过去为使海員在他們准备走以前能留在船上，不得不花相当浩大的費用，而今这样一来，这笔費用便可以节省下来。同时，以后再毋須操心覓求海員，他們在一天之內就能

全部到船;因为带着証明书到管理局去的船长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去挑选他的海員;否則,管理局把証明书发到海員住处,就会把他們送到船上来集合。

5. 雇用这些海員的船长或船主将按每人月薪二十八先令(超过工資的四先令用来支付閑散海員的半薪)付錢給管理局(而不付給海員本人),对下級海員的工資則按照相应比例遞減。

6. 一切有关水手叛变的糾紛,或其他船长和海員之間的爭执都通过上訴上述特意成立的法庭加以审理。

7. 一切工資和时限的折扣,一切海損、停付和貨物的損失等,都由議会同一法案明令公布并照印出的公共規章加以調整;通过这种措施,海軍法庭上一切爭执不休的訴訟(这类訴訟簡直无穷无尽)都可以被防止。

8. 对于一切获准报关和裝貨的船只,不得拒絕撥給海員,当提出要求和送出海关发給的証明以后,撥給人員的时間不得耽擱五天以上;逮捕和扣留等一般案件不在此例。

这种制度的后果

1. 实行这种制度后,公众便不会缺乏海員,强征制的一切費用和麻煩都可以被避免。

2. 工資过高和水手的飞揚拔扈加于商业的难忍的压力可以被消除。

3. 該管理局应該收取下列各項款額,把它們作为公共基金存入銀行,供給国家使用,除了議会命令以外,任何人不得动用;在議会閉会期間,成立一个委員会經常代为查賬,一个出納局掌管基金,上述机构概由議員組成,每届議会更换一次:

甲,商人向管理局預付所用海員的工資,比該局每月发給海員

的工資多四先令。

乙，考虑到海員工資的降低，因而运費也降低到以往的水平或与之接近，船主或商人在全部貨物进口时每吨运費交税四十先令，根据全部貨物和港口按比例規定，用計算加納里群島葡萄酒的吨重为基准計算貨重，特殊运費按以往所付运費的比例計算。

[附注] 这种办法可以順利实行而不会造成負担；因为工資如果回降到原先的水平(或者接近原先的水平)，运費也会同样降低，这样，商人就可以行有余力地繳納这笔錢。举例說：从牙买加到倫敦的运費原先是每吨六鎊十先令，現在却是十八鎊到二十鎊；弗吉尼亚来貨的运費原先是每吨五鎊到六鎊十先令，現在却是十四鎊、十六鎊和十七鎊；巴布达島①来貨的运費原先是六鎊，現在增加到十六鎊；奥波托②来貨原先的运費是两鎊，現在增加到六鎊等。

上述这一笔款項是一种基金的一大笔資本，我們可以假定它由公正的人掌管和經营使之周轉流动。此外，商人在由王国的任何港口运貨出国或載运外貨到港时，都按照其全部貨物的眞实价值繳納4%(鎊)的捐税，貨物的价值务必眞实无欺，必要时須宣誓保証。据此，上述管理局有义务付款賠偿一切損失、海損和各种意外，賠偿款額按照目前流行的保險慣例如数付出，不打任何折扣，不作任何爭論或拖延；上述4%的税率是依照开往巴布达島的航程規定的，执行时根据具体航程依照印行和明令公布的規章法令酌量增减。

实行这种办法以后，上述管理局根据明显的理由只保留这样的权力，即：管理局有权指揮所有不同的船只如何和护航队一齐航

① 巴布达島，英屬西印度群島中的島屿。——譯者

② 奥波托，葡萄牙北部港口。——譯者

行或等待护航队，規定其时間长短和方式如何；該局并有权为护航队着想(具有某些限制)扣留船只以便編成船队。

上述这些規定适用于海上的一切商业。但往来国內各港的沿海貿易和近海捕魚业不在此例；对它們应該作如下安排：

首先，就煤来說，煤船按二十八先令月薪得到海員的供应、并有足够数量的护航队和起自泰因茅斯沙洲到內河的适当停泊点，这样，它們就毋須結成船队航行，而可以按照風向和气候条件放心出航，一路上有軍艦保护，軍艦应該不断地游弋巡邏于各停泊点之間。結果，煤船走完航程所用的时間不但和以往一样的短，而所支付的費用也和以往一样的低廉，这就使煤的每乔倫[①]售价低到十七先令，和以往十五先令的煤价相去不远。

所以，每乔倫(紐卡斯尔标准)煤在紐卡斯尔向指定的国庫繳納十先令，这笔錢在貨物运抵目的地时将依約得到补偿，倫敦的固定价格是：在浦尔[②]是每乔倫二十七先令，售給用戶时是三十先令；这个价格一点也不算貴，特別是在战时，因为以往战时的煤价从未有过这样的低廉；有关官員应該发布告示限制售煤者不得超过定价。

此外，考虑到护航队的花費，所有运煤船都应該按照管理当局同意的船只的价值，繳税1%(鎊)，同时，护航队司令横征暴斂的一切护航費一律予以廢除，如果船只(并非貨物)純粹因遇敌而遭受損害，管理局将賠偿其全部損失。

如果要着手进行这个实驗，这些項目确需某些解釋，而且，海員的景况也将因此而有所改善；这种办法至少可以比最近登記海

---

① 乔倫(Chaldron)，旧煤量单位，在英国等于三十二到三十六蒲式耳。——譯者

② 泰晤士河倫敦桥正下面的部分，在这里指运到倫敦后的批发价格。——譯者

員等鼓励方法更容易使海員乐意为任何公事效力。

理由是：实行这种办法以后，王国的所有海員都成了国王雇用的公仆，由雇用他們的国王手上領取工資；誰要雇用他們非得通过国王不可；商人通过国王之手雇用他們，把他們的工資付給国王；同时，英国的海員也不会有一个人失业（順便說一句，这就可以防止他們到国外寻找工作）；如果他們并沒有实际出海，他們仍有半薪可領，并且，可以从事制造場、棧房和海軍中的工作，从而使凡百事宜条理井然。

如果要装备一支舰队或分舰队，它們在一个星期以內便可以配齐人手，因为英国的全部海員都在手边；他們也不再会厌恶服役；因为海員之所以在战时退縮、躲藏和躊躇不前，并不是由于他們不願为国王效力，也不是因为軍舰上的职务比商船上的更加劳累，或者害怕危險；問題在于工資；为国王效力每月只拿二十四先令，从商人那里每月却可以拿四十到五十先令，这才是眞正的原因。而海員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替王国效力，在战場上卖命只能領二十四先令月薪，他們又何乐而不为商人服务，既不冒那种危險而又能領五十先令呢？如果不能扭轉这种情况，对海員所作的一切鼓励都是枉費心机；因为这些鼓励只会使他們飞揚跋扈，助长他們的奢侈浪費。

一般地說，这項措施对海員也不会带来什么損害；因为終年有职业，每月領二十四先令工資，閑散时还有半薪可領，这对海員来說实在比他們現在每月拿四十五先令要好过，考虑一下他們有多么长的时間往往賦閑在岸上而一文不名就可以了然了。此外，海員工資过高对商业虽然是一項不堪承受的負担，然而，这并沒有使水手們明显地富裕起来；所以，他們現在可以象以往那样滿足于二十四先令的工資。

另一方面，商业可以因此而显著复兴，难以承受的高昂运费可以降低，公众可以从建議中提到的款項上获得优厚的利益，如：

1. 商人雇用的所有海員月薪多出四先令，假定經常受雇的海員有二十万人（因为就屬于英国的所有船只看来，不会比这个数目再少了），則每月可收入四万鎊。

2. 对一切进口的貨物按每吨运費征收四十先令。

3. 对一切进出口貨物的价值征税 4%。

4. 对一切在紐卡斯尔裝船的煤，每乔倫征收十先令，对运煤船征收 1% 船价的税款。

这四項每年究竟会給財政部带来多少收入是很难計算的，我这本书已經快結束，所以不打算細算这笔賬了。可是，我相信从这場战爭爆发以后，还不曾有过一項税收能和它相比。

不錯，公众要从这笔錢中支付閑散海員的半薪，并且，还要賠偿一切海損和船貨損失，不过，这些支出的数目虽然可能相当龐大，但是和前述付款相比仍然不多；因为 4% 的保險費既然为数不多，所以，誰都不得拒絕保險。我相信誰都会承认：让保險商垮台的不会是保險費太少，而是保險对象的数目太少；我敢大言不慚地肯定：假設对全部进出口貨物征收 4% 保險費，誰都可以做全国的总保險商，而那笔保險費也决不会損害商人。

这样，以这种方法筹得的巨額收益使什么地方都不会感覚到負担，无論是穷人或富人都不会花更多的錢买煤；进口的外貨价錢可以更少，我們自己的貨物运到市場上去时也会更加便宜；船主由船上、商人由貨上都能够获利更多；由于有公共基金賠偿，海上的損失再也不会使任何人遭殃。

这項計划还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利益：我們由于能在战时把运費和貨价保持得和太平年月一样的低廉，我們便可以胜过一切邻

邦，乃至于荷兰人本身；这种利益的深远意义不是随便一想就能体会的，它对我国的对外貿易将发生重大的影响。因为，如果我們的每吨貨能够以五十先令的脚費运到卡迪斯[1]，而荷兰人在其他地点要花八鎊或十鎊等运費，他們在貿易方面还会有什么本領呢？所以，我們的貨物就能够售价低廉，比我們的邻邦获利更大。

除了这項建議以外，本来还可以再提几項，其中，有些对王国的一般貿易大有裨益，有些有利于特殊的行业，对公众也更为有利；然而，对仅仅是我一己之見产生的事物，我不打算談得过分詳細。

如果政府一旦动手試行这些建議，无疑，获得的成就必将大大超过我提出的这些，我也看不出实行起来会有多大困难，或会招致什么不滿，所以，我就此带住，与其說是希望毋宁說是祝願它早日得以实現。

結 束 語

在檢視了本书若干章以后，我发現有些东西不能再往深处探究了，它們可能因为沒有得到充分的說明而不免有缺陷，如果誰要指責这一点，我只能說我現在是爱莫能助。我一直力图使本书切題，献出的只是一篇作者可以信手写来的随笔，我不能再有什么补充了。至于愚見是否失之謬誤，虽然我还沒有发現，我却也不敢担保处处都絕对沒有差錯。然而，我决不願意对我为之提不出充足理由的任何事物加以肯定。如果我錯了，請发現了这种錯誤的先生把他自己更高明的見解另行公諸于世，千万别殫精竭力地

① 西班牙西南部港口。——譯者

在这上面苛求作者，因为我要声明：我将不会和他在这类問題上打笔墨官司。

至于本书的建議可能招致的反对意見，我在某些地方已經提到了我想到的一些。我决不敢妄自尊大到以为不会再有人提出其他反对意見，但是，我确实相信：即使有，也决不会推翻本书中所制訂的任何計划，証明它們不切实际。我也不怀疑誰都会承认本书中的大部分建議都大大有利于国計民生，也許，比我所提的好处还要大。

至于那些专为挑作者"毛病"讀书的人，他們会喋喋不休地指責什么文体卑下啦、論点錯誤啦、表达枯燥啦等等，我对他們要說的話不多。我想，我已經对本书作了仔細的修改，可是，有些小錯漏了过去是在所难免的，現在已經来不及弥补了。至于語言，我已經力求使本书的英語符合于文章內容的格式，而不求文体謹严的藻飾，我宁願按照随笔短論的性质采用輕松灵活的笔法，而不想曲意追求文字的完美——我只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够达到这种要求，而不敢自命为文章大师。